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驿站长

Станционный смотритель

[俄国]普希金



驿站长

〔俄〕普希金　著

李　江　译

前　言

普希金是俄国十九世纪初最伟大的文学家，是使俄国文学获得世界声誉的第一个人。他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后来的俄罗斯著名小说家冈察洛夫说他是“俄罗斯艺术之父和始祖”。在普希金之前，俄国几乎没有纯粹俄国风格的小说，而他的《棺材店老板》、《驿站长》等小说一发表便成为经典之作。他创立了俄国文学的语言规范，成为真正俄国的民族语言。

他打破了风行欧洲两个世纪以来的古典主义表现模式，使文学成为个人情感的自由表达方式。他率先把个人情感带进到文学的视野中，在文学中表现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乡村是他作品之中最常见的背景，他把自己最质朴的情感都寄托到乡村的纯洁生活和恬静闲适的环境中，表现了他对上流社会喧嚣浮华生活的反对；普希金使文学的目光从古典主义式的宫廷生活和贵族生活转向了“俄罗斯”的民族生活。爱情是其创作的最主要题材，从对爱情的描写中，表达了他对生命的热爱，对自由的无限美好的幻想，对强权发出的愤怒的抵抗。

普希金在他短暂的生命旅程中为俄国文学树立了一座座丰碑，也为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普希金代表性的短篇小说有《别尔金小说集》、《杜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等，《别尔金小说集》中尤以《驿站长》最具文学价值。《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在前几辑中我们已结集出版了，现在，我们将普希金的两部短篇小说《别尔金小说集》与《杜勃罗夫斯基》合为一册，结集为小说集《驿站长》奉献给广大读者，希望大家能从中得到一次美的享受。

一九九八年七月

别尔金小说集[1]

普罗塔斯科娃夫人：
我的老伴呀，小时候就喜欢听故事。
斯科季宁：
米特罗方和我一个样。

——《纨绔子弟》

① 《别尔金小说集》完成于一八三〇年秋，是普希金创作的第一组散文作品。全称是《已故的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小说集》，一八三一年十月出版时定名为《别尔金小说集》，一八三四年再版时署名便改为普希金了。

出版前言

我们在准备出版这部伊·彼·别尔金的小说集时，就想对读者介绍一下已故的作者，或许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读者理解他。我们在此前拜访过玛利亚·亚历山大罗芙娜·特拉菲林那，——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的亲属和继承人。但是她没有向我们提供太多的帮助，因为她和这个作者也素未谋面。她指点我们去向一个德高望重的伊凡·彼得罗维奇的老朋友请教。按照她的指点，我们写了一封信。以下就是回信。我们原文刊登出来，既表达我们对这两个朋友之间的深厚友谊以及对知己的尊重，也可以提供一个值得信赖的材料。

某某先生：

你们十五号的来信，我于本月二十三号已经收到。来信中要求我提供老友和同乡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的生平、职业、家庭和成就以及性属的材料，我很高兴为你们效劳。现在就把我和他交往过程中间的所见所闻记录如下。

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于一七九八年出生于戈留辛诺村，他的双亲都是善良、淳朴的人。她的父亲是彼得·伊凡诺维奇·别尔金少校，他的母亲是拉菲林家的彼拉盖雅·加弗里洛芙娜。他没有多少钱，但是生活十分简朴，是个善于管家的人。他的儿子在一个农村神甫的教育下成长。正是这个先生让他产生了对俄罗斯文学的爱好。一八一五年他入伍，在步兵轻骑兵团服役，一直到一八二三年。他的双亲几乎是一起过世，所以他只有回到戈留辛诺的田庄上居住。

伊凡·彼得罗维奇管理家业之后，因为年轻而且善良，

所以把他父亲制定的规矩放松了。他撤换了原来严谨、有能力的村长，仅仅是因为村民们对他不满，让一个会讲故事的老妇人代替。这个夫人十分无能，她是所有村民的朋友，他们根本就不怕她，她总是放任他们，并且与他们勾结，让伊凡·彼得罗维奇用代役制度代替了劳役制度。于是，村民利用他的宽容，开始是要求放宽条件，后来就要求用胡桃、橘子之类的东西代替租金，甚至拖欠。

我是他父亲的朋友，所以提醒他、帮助他恢复他父亲原来的规矩，甚至有一次还当着村长的面去查账。但是当他看到农民的数量增加，而租金的数目却减少时，他就不让我继续查下去。当我盘查村长时，他却在呼呼大睡，我十分气愤，以后就任其发展，再也不去管他了。

但是，我们的感情并没有因为这个而减少：因为我对他的好心和懒惰十分理解，这是年轻人的一贯毛病。他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我当然喜欢他，而他也十分尊敬我，在他死之前，我们几乎天天都见面，尽管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完全不同。

伊凡·彼得罗维奇生活简朴，洁身自好，从不醉酒（这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他喜欢女人，但十分羞涩。

除了这些作品之外，他还有许多作品，有的在我这里，有的被女管家用做别的了。例如，去年冬天给窗户蒙的纸就是他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你们现在收集到的都是他的处女作，这些小说讲述的都是时间的事情，但是人的名字都已经改变了，村子的名字则有的是真的，比如说有时提到我们村子的名字。但是，这并非有其他的用心，而只是因为没有太多的虚构能力罢了。

一八二八年，伊凡·彼得罗维奇得了感冒，结果导致热病，尽管经过我们当地一位能够治疗鸡眼等等顽固疾病的

名医的治疗，他还是去世了。他临终前是在我的怀里，仅仅三十岁，他的坟墓在戈辛留诺村的公墓，与他的双亲埋葬在一起。

伊凡·彼得罗维奇中等个、灰色眼睛、褐色头发、高鼻子、苍白而消瘦的脸。

先生们，我所了解的朋友和同乡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的。如果我的信件对你们有所帮助，请不要提及我的名字，因为，尽管我十分尊敬作者，但是我认为他没有必要去取得作家的称呼，而我已经这么老了，这对我也不是很适合。至此，表示真诚的感谢。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于涅纳拉多沃林

我们理解并尊重作者的朋友的意愿。我们对他给我们提供的材料深表谢意，敬请广大读者珍视里面的至诚至善。

一　枪

我们开枪了。
——巴拉丁斯基[①]
我发誓，我要在决斗中打死他。
（他开枪，我还可以开枪）
——《野营之夜》[②]

一

我们驻扎在××小镇。军官的生活大家是都明白的。早晨上操，然后是马术训练，再上团长家或犹太人开的小饭店吃午餐，晚上喝酒打扑克。在××镇没有一家慷慨地招待宾客的家族，也没有一个待嫁的姑娘，在这儿，除了军装，再也没有别的了。

属于我们社交圈子的，只有一个人不是军人。他三十五岁上下，因此我们把他视为长者。丰富的经验使他在我们面前拥有许多长处，再加上他平常脸色阴沉，性情狂躁，因而对我们年轻人的思想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的身世显得很神秘，他似乎是俄罗斯人，但又取了个外国名字。他曾经当过骑兵，也很幸运；但是他退伍并住在这荒凉的小镇上的原因却不为人知道。在这儿，他生活清淡同时又挥霍无度，他习惯于步行，着一身穿旧了的黑礼服，但他的家却高朋满座，招待我团全体军官。虽然，餐桌上只有一个退伍老兵所烹调的两三道菜，但香槟酒很多，像小河一样够你喝的。谁也不清楚他的身份和身世，但谁也不敢问他。他有不

① 巴拉丁斯基（1800—1844）：俄国诗人。
② 《野营之夜》：俄国作家别斯土舍夫-马尔林斯基（1797—1837）的小说。

少藏书，大都是兵法书，也有小说。他乐意借给别人却从不索回，他借书也从不归还原主。他每天的主要事情便是开枪打靶。他房间里，墙壁上弹痕累累如同蜂窝。各种类型的手枪收藏甚丰，这倒是他住的这间陋室里惟一的奢侈品。他有令人不可思议的熟练枪法，如果他想从某人帽子上一枪把苹果打下来，我团谁都会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脑瓜作为垫子。我们常常谈论决斗。西尔维奥（我就叫他这个名字）从不加入这种闲谈。如果有人问他决斗过没有，他只冷淡地回答，决斗过，却不说详细，可见他是讨厌这类问题的。我们揣测一定有人成为他那可怕的枪法的不幸的牺牲品，所以他良心很压抑。不过，我们从没怀疑他会胆小，有些人的长相让人一看就会消除上述的怀疑。一个意外的事件使我们全都大吃一惊。

一天，我们十几个军官在西尔维奥家用餐，像平常那样喝酒，就是说灌了许多。饭后我们便请主人做庄打扑克。他谢绝了好久，因为他几乎从不赌博。终于他吩咐拿来扑克，往桌上倒出五十个金币，然后开始牌局。我们团团而坐，赌博开始了。西尔维奥有个赌博时完全沉默的习惯，从不争执，也不说明。如果赌家有时记错了，他便立即补足余款或记录下来。我们早已知道他这个习惯，从不妨碍他自行其事。但是，我们中间有个新任军官，他也来赌，漫不经心地多折了一只角。[①] 西尔维奥拿起粉笔，照自己以前的作法，把账结清。那军官以为他糊涂了，开口说明。西尔维奥默默地仍旧发牌。军官忍不住了，抓刷子把他以为不对的数目抹掉。西尔维奥拿了粉笔再记下。那个被酒精、输钱以及同事的笑声弄得气愤的军官，认为自己受了屈辱，愤怒地一把抓住桌上的铜烛台，对准西尔维奥扔过去，西尔维奥险些被打中。我们乱了手脚。西尔维奥脸色发白地站起来，两眼闪着光火，说道："亲爱的先生，请出去！上帝保佑，这事好在在我这儿。"

---

① 表示赌注加倍。

我们预料这个新同事定会被打死，这是必然的结局。那军官走出去，一边说，他要听庄家先生任意吩咐。赌局再继续了几分钟，但大伙感到，主人已没有心情，便都放下手里的牌，纷纷回宿舍，一路谈论又要有补缺的职位了。

第二天在跑马场上，我们正互相打听那个中尉是否死了，他本人却来到了我们中间。我们便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他说，他还没有得到西尔维奥的任何通知。这就怪了。我们便去找西尔维奥，发觉他站在院子里，正对准钉在门上的爱司牌接连射击，一发接一发。像往常一样他接待了我们，昨晚的事，一句话也没有说。过了三天，中尉还活着。我们吃惊地问：难道西尔维奥不决斗了？不错，西尔维奥没有决斗。那种冷淡的解决法居然使他如愿，他心平静了。

在青年人看来，这些事大大地损害了他的形象。胆量不足比别的更难得到青年们的谅解，他们惯常把胆量当成人类最重要的美德，而别的罪孽都可以忽略。可是，不久这一切都渐渐平息，西尔维奥也恢复了以前的威望。只有我一个人是例外，不能够再跟他亲近了。我天生就有浪漫的幻想，这之前，我比任何人更敬重此人，他的生活神秘，他本人在我看来简直是一部冒险小说里的主角。他爱我，至少，他只对我一个人没有用他习以为常的尖刻的言辞来讥讽，跟我交谈各种事情，总是真诚而快乐。但是，打从那个不幸的夜晚以后，我始终认为，他染污了名誉，而没有洗刷掉只能怪他自己，这个想法一直没有消失，使我难以像从前那样对待他。我不好意思看他的脸。西尔维奥太聪明了，并且有经验，他不会不觉察和猜出原因。看来，这件事伤了他的心，我至少发现有两三次他想跟我说明，我回避他，西尔维奥也就算了。从这以后，我只有跟同事们在一起的时候才跟他见面，以往那种真诚的谈话中止了。

城里心不在焉的居民，很难体会到乡下和小城镇的居民熟悉的那许多感受，例如等待来信的日子：每逢礼拜二、礼拜五，我

们团部办公室便全是军官。有的人等钱，有的人等信，有的人等报。在那儿，邮件往往当场拆开，新闻当即流传，办公室便呈现出一派非常热闹的景象。寄给西尔维奥的信附寄我团，他也就经常到那里去。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急不可耐的拆开来。他浏览了一遍，眼睛发亮。军官们各看各的信，没有注意他。“先生们！”西尔维奥向军官们说，“不得已我要立即离开这里。今晚我就要动身。我希望，诸位不至于拒绝邀请，到我那里最后一次聚餐吧！我希望您也来。”他转向我继续说，“一定来呀！”说了这话，他便急忙走了。我们约好在西尔维奥家里碰头，然后各自走散。

我于先前说好的时间到了西尔维奥那里，几乎全团军官都已到了。他的行李已经整理停当，房间里只剩下四堵墙壁，光光坦坦，全是弹孔。我们在桌边坐下。主人精神焕发，他的兴致激发了大家。酒塞子接二连三蹦出来，大酒杯在冒气泡，我们祝愿离人一路顺风和幸福。等到我们从餐桌边站起来，已经是傍晚了。大伙儿都在取帽子，西尔维奥跟他们说再见，当我正要走出门的那一瞬间，他抓住我的手让我留下。“我想跟您谈谈。”他轻声说。我就没走。

大家离开了。剩下我跟他，相对而坐，不作声，抽烟。而西尔维奥心神不定，那种疯狂性的快活已经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了。阴郁的脸苍白，眼睛发亮，那神色活脱脱是个魔鬼。过了几秒钟，西尔维奥开腔了。

“说不定，咱们以后再也不会重逢了。”他对我说，“离别以前，我想跟您解释一下。您可能已经注意到，我是很少理睬别人的意见的，但是我爱您，我觉得，给您脑子里留下一个不公正的印象，那会使我伤心的。”

他沉默了，动手装他那已经烧光了的烟斗，我默默低下眼睛。

“您不能理解，是吗？”他接下去说，“我并没有向那个无理的酒鬼要求决斗。您会同意：我有权选择武器，他的命就由我控制，

而我却几乎毫无损失。不过我本可以把自己打扮成大度，但我不愿讲假话。如果我能够对付他而完全没有一点风险，那么我决不会饶他一条命。”

我吃惊地望着西尔维奥。他这么推心置腹让我反而有点不知所措。他再往下说：

“事情是如此：我无权去送死。六年前我挨了一记耳光，仇人至今还活着。”

这话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好奇。

“您没找他决斗吗？”我问，“大概，有什么将事情解决了？”

“我跟他决斗了，”他回答，“请看，这就是决斗的痕迹。”

西尔维奥站起来，从硬纸盒里取出一顶带金色流苏的红帽子（这便是法国人称为警察帽的东西），他戴上，帽子在离额头约一寸处有一个弹孔。

“您清楚，”他又说，“我当时在骑兵团服役。您知道我的性格：我习惯了出风头，小时候便养成了这种强烈的性格。我们那个时候，斗殴惹事算是风尚，我便是军队里第一个喜欢惹事的。喝酒以海量自夸：我比布尔佐夫，那个杰尼斯·达维多夫曾经写诗赞颂过的人还要厉害。我们团里决斗是经常的事情：一切决斗的场合我都参加，要么作为公证人要么作为当事者。同事们尊敬我，而经常调换的团部的上司却把我当成摆脱不了的祸根。

“正当我心安理得地（或者不安地）享受我的荣誉的时候，我团新调来一位青年人，他有的是钱，并且出身豪门（我不愿说出他的姓名）。我一生从没有看见过这得天独厚的命运骄子！您想想看，年少，机灵，英俊，寻快活时疯狂，逞能时不害怕，显赫的姓氏，花钱如流水，也永远花不完。请想想看，他在我们中间有多大的冲击啊？我的优越地位不稳固了。惑于我的虚名，他便寻求我的友谊。但我对他很冷漠，他也就无所谓了。我恨他。他在团里以及女人堆中的得意使我完全沮丧了。我开始跟他作对，对于我的挖苦话他也用挖苦话来回敬，并且他的挖苦话，我私下估计总

是突然而且有趣味:因为他只不过是寻开心,而我却带着仇恨。临了,有一天在一个波兰地主的舞会上,我眼见他成了所有女士们注目的中心,特别是那个跟我有过私情的女主人,我便对他吐了一句赤裸裸的鄙话。他红脸了,打了我一个耳光。我和他都奔过去抽刀。女士们吓得晕过去。我们被人扯开,当天晚上我们就去决斗。

“那时正黎明。我带了三个公证人在约好的地方站着。我焦躁地想见到仇人。春天的太阳升起了,天气热起来。我看见他从远处走过来。他着军服,挂佩刀,一个公证人陪着他。我们迎上前去。他走过来,手里捧一顶装满了樱桃的帽子。公证人量好十二步距离。我应该先放枪,可是,气愤使我平静不下来,我不敢肯定我会打得准,为了让自己有时间冷静下来,我让他先开枪。对手不同意。于是决定抽签:他占先,他真是个一贯走红的命运骄子呀!他瞄准,一枪打穿我的帽子。轮到我了。他的命运终于由我支配了。我盯住他,一心想要搜寻他身上一丝恐怖的迹象……他站在枪口前,从帽子里挑选熟透了的樱桃一粒一粒送进嘴里,吐出果核,吐到我跟前。他无所谓的态度使我气愤。我想,当他根本就不珍惜生命的时候,夺去他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一个毒计掠过我的脑子。我放下手枪。‘您目前对死好像并没有时间理睬,’我对他说,‘请回家吃早饭吧!我不想干扰您。’‘您根本没有干扰我,’他反驳说,‘请开枪吧!不过,也随您的意,您还有权放这一枪,我任何时候都听从吩咐。’我回转身向公证人宣布,我今天不打算放枪,决斗就此中断……

“我退伍以后便躲到这个小镇上来。从此以后没有一天我不想到要复仇。现在复仇的时候到了……”

西尔维奥从兜里掏出他早上收到的那封信给我看。有个人(大概是他的代理人)从莫斯科写信给他说,某某人物就要跟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姐结婚了。

“您清楚,”西尔维奥说,“那个人物该是谁吧!我这就上莫斯

科去。我们倒要看看，他在结婚前夕对死神是不是也像从前边吃樱桃边等死那样心不在焉。”

说这话的时候西尔维奥站起来，把那顶帽子扔到地上，接着便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活像笼子里的一只老虎。我没动弹，听他说，一些奇怪的互相冲突的感情使我激动不已。

仆人进来说马已经备好。西尔维奥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亲吻告别。他坐上车，车里放着两只箱子，一只装手枪，另一只装生活用品。我们再次道别。马便飞跑着消失了。

二

没几年，家道中衰使我移居到 H 县一个穷乡来。我料理家务，心里却暗暗地怀念以前那种热情自在的生活。最难受的便是要在完全的孤寂中打发秋天和冬天的夜晚。晚饭前还可以找村长谈天，驱车到各处巡视一番，或者，检查一下新的设施，时间好歹还可以消磨。但是，一到天黑，我可不清楚该怎么办了。我从柜子里和库房里找到的仅有的几本书，早已倒背如流。管家基里洛芙娜所知道的一切故事，早已对我讲过许多次了，村妇们的歌使我忧郁。我开始喝不甜的甜酒，但喝了头痛。我得承认，我担心会变成一个空虚的酒鬼，就是说，混账的酒鬼。这号人在我们县里我已经见得够多了。我没有别的近邻，只有两三个“混账的”酒鬼。他们一说话就不断打饱嗝和叹气，孤独比起和他们在一起还好受些。

离我们那儿四俄里有一座富裕的田庄，是伯爵夫人的产业。但是那里只有她的管家料理，伯爵夫人仅仅在她结婚的那年来过一次，并且只住了不到一个月。可是，在我过孤独日子的第二年春天，传闻伯爵夫人跟她丈夫夏天要下乡来。实际上，六月初他们就到了。

有钱的邻居回乡，对于乡下人来说，简直是了不起的事。地主们和他们的家奴们两个月前直到三年以后都要以此为话题。

至于我，年轻貌美的女邻居到来的消息使我很高兴，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她。因此，在她到达后的第一个礼拜天，我吃过午饭后便驱车去××村拜会他们，以最近的邻居和最乐意效劳的仆人的身份拜会。

佣人把我领进伯爵的书房之后，就到里面报信去了。高大明亮的书房装饰得富丽堂皇。墙边放着一行书柜，每个书柜上都摆着一个青铜雕像；花岗岩砌成的壁炉上面是一块特别大的镜子；用绿呢子蒙着的地面上还铺着地毯。我在简陋的房子里住惯了，面对眼前华丽的摆设都已不适应了，而且又很长时间没有到过有钱人的家，心里有些害怕，我忐忑不安地等候着伯爵，好像一个外地人等候大臣召见似的。门被推开了，一个三十多岁，风度翩翩的男人走了进来。伯爵落落大方，满面春风地来到我面前，我鼓足了勇气，刚要把自己介绍给他，伯爵却抢在了我的前面，我们两个人坐下谈了起来，他说起话来平易近人，立刻我就觉得不再拘束了，而且我也慢慢地恢复到平时的样子，忽然伯爵夫人来到了这里，她的出现使我变得比刚才更加如坐针毡了。她真的是美貌绝伦。伯爵忙把我介绍给她，我非常想表现得自然一点，可是越想做出洒脱自如的样子，就越显得很拘谨。伯爵和夫人为了腾出时间让我恢复原态和适应新的朋友，就两个人聊了起来，把我当成一个特别要好的邻居，无拘无束的。于是我就在书房里来来回回地走了起来，观看着里面的藏书和绘画。我在画画方面是个外行，可有一张画深深地吸引了我，这张画画的是瑞士风光；吸引我让我惊叹不已的不是这张画太好了，而是这张画被两发子弹击穿，一发打在另一发上。

我不由自主地对伯爵说：“枪法真是太好了。”

伯爵连忙回答：“没错，”说完之后他接着问道：“枪法棒极了。您的枪法也不错吧？”

总算碰到了我所了解的话题，真让我高兴，就连忙回答：“还可以，三十步内射击纸牌百发百中，不过，得用自己的手枪。”

伯爵夫人听了之后神情专注地说："真那样吗？你怎么样，亲爱的，三十步内能击中纸牌吗？"

伯爵回答说："让我们俩什么时候比试比试吧，当初我的枪法很好，但是四年了我没有摸过一次手枪。"

我说："啊，如果那样的话，我可以发誓，您现在即使站在二十步以内的地方也打不中纸牌；每天都要练习打枪，我是深有体会的。我在自己所在的部队里可以说是一个神枪手。有一回，我在一个月里都没有拿过手枪，因为我的手枪坏了送去修理，伯爵，您想会什么样？等到枪修好后，我首次举枪射击，打一个离我二十五步的瓶子，接连打了四回都没击中目标。我们有一个骑兵大尉，喜欢开玩笑，爱说笑话；他那时正好在我旁边，就对我说：兄弟，瞧这样，你是不愿意伤害瓶子吧。对的，阁下，一定要重视枪法训练。否则的话再高超的枪法也会变得很生疏。我碰到过一个神枪手，天天上午最少要打三枪。他那样做都习惯了，像用餐前的一杯酒似的。"

伯爵和夫人见我说得眉飞色舞的，也兴奋起来。

伯爵听我说完之后问道："那个人的枪法到底怎么样？"

"阁下，我告诉您：比如，偶尔，他在墙上看见一只苍蝇，您认为可乐吗，夫人？……我没骗您，句句实语……他一发现苍蝇，就叫：'库兹卡，把手枪送过来！'库兹卡忙把上了子弹的手枪递给他。他抬手一枪，苍蝇就被打进墙里去了！"

伯爵说："这样的枪法太让人佩服了，他叫什么名字。"

"伯爵，他叫西尔维奥。"

伯爵一下子蹦了起来大声说："西尔维奥，您也认识他？"

"阁下，他是我的朋友，我怎么能不认识呢？我们团里的人都把西尔维奥当成自己的兄弟。但是我都有五年没见过他了。这么说，伯爵，大约您也与他相识吧？"

"相识，非常了解。他是不是和您提过……也许没有；我猜，不会的，他没告诉过您一件很不寻常的事吗？"

“伯爵，是他在舞会上让一位富家公子抽耳光的事吗？”

“西尔维奥和您谈起那个富家公子是谁了吗？”

“没有，阁下，他没告诉我……哎哟，阁下！”说到这儿我想到是怎么一回事了，连忙又说：“对不起……我真不知道……难道会是您吗？……”

伯爵黯然神伤地说：“就是我，这张被击穿的画记录着我俩的最后一次见面……”

这时伯爵夫人突然说：“噢，我的伯爵，求求你，别再提了，听到那些我很害怕。”

伯爵并没有停止，他满不在乎地说：“不，我要一五一十地说出来；他既然知道我把他的朋友得罪了，也应该让他知道西尔维奥如何向我复了仇。”

说着说着，伯爵搬着椅子向我身边靠近了一点，然后讲起了那个让我十分好奇的故事：

“我是在五年以前结的婚。结婚之后，我们俩就在我们现在待着的这座房子里度蜜月。在这里我度过了人生最甜美的时光，也经历了一件一生最不愿回想的往事。

“一天傍晚，我和妻子一起骑着马到外面玩；跑着跑着，她的马突然莫明其妙地发起了脾气，她害怕极了，就把马缰递给我，自己走回庄园；我只好骑着马先回来了，我骑着马走进院子，发现院子里停着一辆马拉的旅行车。佣人对我说，有个人呆在我的书房里，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只说找我有事。我连忙来到这间屋里，在昏暗的光线下我看见一个满面风尘长着大胡子的人；他站得离这个壁炉很近。我走到了他面前，努力在脑海中搜寻他的影子。那个人颤动着嗓音说：‘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伯爵？’‘西尔维奥！’我一下子喊了出来，说真的，一认出他我立刻就觉得浑身毛骨悚然。他接着说：‘就是我，该轮到我打枪了；我就是为这一枪而来；你准备好吧！’我看见在他的侧面兜里有一只手枪，于是丈量了离他十二步的距离，站到了那边的墙角里，

希望他在我太太没有回来之前，赶快开枪。西尔维奥慢慢地不愿意开枪，他要求点燃蜡烛，我吩咐人把蜡烛点亮了。然后我关上了门，命令什么人都不能进来，让他开枪。他拿出了手枪。瞄准了我……我计算着时间……我想着我的妻子……恐怖的一分钟过去了！西尔维奥又把枪放下了。他说：'真遗憾，我的枪内装的不是樱桃核儿……是沉甸甸的子弹。我一直觉得，咱们不像在决斗，而像在杀人；我不愿意开枪打手无寸铁的人。咱们重来吧；还是抓阄，看轮到谁先开枪。'那时候，我的头昏昏沉沉的……仿佛我好长时间都不愿意……最终我们还是又拿出一支枪装上了子弹；叠了两个纸团放在西尔维奥那顶曾被我击穿的军帽里；我又抓到了一号。他皮笑肉不笑地说：'伯爵，你的运气太好了。'他那时的一笑在我心里是个永恒。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了，他又是怎么强迫我那样做的……总之我开了枪，子弹射到了这张画上。（伯爵指点着画上的弹孔，激动得满脸通红，而伯爵夫人吓得脸色煞白；我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

伯爵接着又说："我打了一枪，感谢上帝，那一枪没打中；于是西尔维奥……说真的，那时他样子十分凶狠……他用枪对准了我。门忽然被撞开了，玛莎冲了进来，她大叫着跑到我身边抱住了我的脖子。她的到来，立刻使我提起了精神，我对她说：'亲爱的，大概你没看出来吧？我们是开玩笑呢！瞧都把你吓坏了，赶快去喝点水，然后再回来；我再把自己的这个老朋友、老伙伴介绍给你。'她仍然不相信，就扭过身面对着凶狠的西尔维奥说：'先生，我丈夫是在说实话吗？你们一定是开玩笑吗？'西尔维奥回答她说：'太太，您的丈夫经常爱开玩笑。有一次他开玩笑，抽了我一个耳光，又有一次开玩笑，在我的军帽上打了个洞，这一次开玩笑，向我打了一枪，结果没打中；如今该轮到我开玩笑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瞄准了我……在玛莎的眼前。玛莎猛然离开我跪倒在西尔维奥身边。看到她那样子，我疯狂地喊了起来：'起来，亲爱的，真是太丢人了！'我又大声地对西尔维奥说：'好

心的先生，您不要再愚弄这个苦命的女人了！您到底打不打枪？’西尔维奥回答说：‘不打了，今天我已很满足了，因为我看到了你惊恐万状的样子，还强迫你又对我打了一枪，一切就截止在这儿吧！你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我，就让你的良心自我谴责吧。’说完他就朝外走，走到门边又停了下来，回头瞧了瞧被我击穿的那张画，差不多没瞄准就对着画打了一枪就走了。我太太吓得晕倒在地上。佣人们没人敢截住他，全都满脸惊恐地看着他。没等我醒过神来，西尔维奥已站在了台阶上，让车夫赶过马车，他坐上去就离开了。”

伯爵沉默了。故事的结局我也知道了，它的开头曾让我激动万分。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都没有碰到过西尔维奥。听说，在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起义的时候，他领导过一支民族独立运动部队，在斯库列尼战役中他阵亡了。

暴 风 雪

一八八一年岁末,在那个让我们刻骨铭心的年代,好心的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在属于自己的涅纳拉得庄居住。他为人慷慨大方,在周围地区都出了名,周围的人经常去他的家里大吃大喝,陪着他的夫人打打纸牌,还有的人是想见他的女儿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一个身材苗条,面容姣好的十七岁女孩。她称得上是一个富有的尚待闺中的千金小姐;因此好多人想和她结婚,或者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娶到她。

法国的文学作品深深地影响着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使她变得非常的多愁善感。她看中的是一个陆军准尉,那个人出身寒门,在乡下度假。那个年轻人也同样地对她有情有义;女孩的双亲发现了两个人眉来眼去的样子,就不让自己的女儿和他接触,并且从那以后对他置之不理,他在他们眼里,比那个刚撤职的陪审官还差。

他们这对情人就只好鸿雁传书,而且天天不是在松树林里就是在破旧的教堂边约会。他们在那里有时候信誓旦旦;有时候埋怨生活太不公平;有时候还制定出很多种计划。时间一天天的在他们两个的寄信、约会中过去了。于是,两个人都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我们俩人分开就都活不了了,可是铁石心肠的父母又不允许我们在一起,我们难道就不能违背他们办事吗?一定是男的先想出了这个好主意的,然而却正合这位追求罗曼蒂克的千金小姐的心。

到了冬天的时候,他们不约会了,可是信件的传递更频繁了。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来的每一封信中都写着要娶她,和她悄悄成家之后就离开这里,过一段时间再回到父母身边,父母见到这对情人那么地忠于爱情,婚姻的路上又那么的不平坦,

再狠的心也会受不了的，到时候肯定会对他们说：“孩子们，快回来，回到我们身边吧！”

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犹豫了很长时间，一个个私奔的打算商量好后又取消了。后来她总算答应：到了约好出走的那天，她不去吃晚餐，假装头很难受，藏在自己的房间里。玛丽亚的女佣也加入了这个秘密的行动：她们两个一定要设法从后门溜到花园里，到时候花园外会有雪橇等在那里，她们坐上雪橇，驶出涅纳拉得庄大约走五俄里，就到了扎得林村，直奔教堂，而在那里弗拉基米尔正在等候她们的到来。

第二天就要出走了，当天晚上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一夜未眠。她整理行囊，包裹衣服，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自己的好朋友——一个感情丰富的女孩；还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父母。她和双亲辞别的信写得情真意切，告诉他们自己这么做也是无可奈何，怨只怨自己在爱情面前低了头，信的结尾写着，她觉得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有一天最最亲爱的父母能让她重新回到他们的身边。两封信上她都盖上了图拉印章，上面刻着两颗发光的心和她高贵的名字。黎明时分，她才躺到床上，模模糊糊地睡着了，可噩梦仍时不时地把她吓醒。在梦里她有时候看见自己才乘上雪橇要去结婚，父亲就跑过来拦住了她，拉着她在雪地上飞快地跑了一会儿，就把她推进一个深渊……她心惊胆战地迅速地掉了下去；有时候又看见弗拉基米尔倒在草坪上，他面无血色，满身是伤，都已生命垂危了，用凄切的声音请求她马上和他结婚……还有一些不合逻辑的，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幻觉不断地向她袭来。最后她起了床，脸色看起来更惨白，并且脑袋真的疼了起来。父母见她与以往不同，就很不放心，一直关切地问：“玛丽亚，你为什么这样？玛丽亚，你哪不舒服？”所有这些都让她很难过。她不愿意让父母担心，就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可是怎么装也不像。天快黑了。这是她在家里待的最后一天了，想到这里不免伤心起来。她一副精神颓废的样子，默默地向亲人和周围的一

切告别。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玛丽亚的心咚咚地跳着，她颤抖着声音说，不吃晚饭了，就站起来想回自己的房间。父母亲了亲她，还像平常一样祝她晚安，当时她几乎掉下了眼泪。她走进闺房，在安乐椅上一躺，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女佣劝她静下心，振作起来。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半个小时以后玛丽亚就要从家里永远地走出去，离开自己的房间，永远同安逸的千金小姐的生活告别了……外面狂风大作，雪花纷飞，风呼呼地叫着，吹得百叶窗抖动起来，劈啪作响。她觉得周围的一切十分恐怖，预示着灾难。过了一会儿，家里静悄悄的，人们都睡着了。玛丽亚围好披肩，穿上温暖的外套，拿起自己的首饰盒，走到了后门的台阶上。拿了两个包裹的女佣走在她身后。她们迈下台阶，走到了花园里。狂风卷着大片大片的雪花打在她们的脸上，好像在尽力地阻止女孩不要做这件越轨的事。她们冒着漫天的大雪、迎着凛冽的寒风走出了花园，路边有一辆雪橇等在那里。风雪中马不停地抖动着四蹄，弗拉基米尔的车夫在雪橇的前面随着马来回走动着，防止它乱跑。他帮着玛丽亚和女佣乘上雪橇，又放好包裹和首饰盒之后就拽紧了马缰，马风驰电掣般跑了起来。我们暂时把小姐的一切交给她自身的命运吧！交给车夫捷列什卡驾车技术的高低吧！再说说我们那位陆军准尉吧！

一天里弗拉基米尔一直都在东奔四走地忙碌着。早晨他去扎得林庄找到了神父，费尽周折才和神父说好，接着就到周围的乡绅中找证婚人。他首先找到的人名叫德拉文，是一个四十岁的退伍骑兵少尉。他愉快地答应了。而且德拉文说，过去他对这种冒险的事非常不喜欢，因为他当骠骑兵的时候，他们中经常有人做这样的事找乐子。他让弗拉基米尔留下吃午餐，还对他说，其它两名证婚人也不用去别处找了。果不其然，午餐之后，就有两个人走进了德拉文的家；一个人名叫什米得，他是个土地丈量员，穿着马刺，脸上长着长胡子；另一个人他的父亲是县警察局长，他是个十六七岁的男孩，新近加入了枪骑兵。他们两个不仅

同意做证婚人，而且还向弗拉基米尔发誓：誓死追随他，愿为他的事上刀山下火海。弗拉基米尔喜出望外地拥抱了他们之后就回家去准备。

天已经很黑了，弗拉基米尔把待人诚实值得信赖的捷列什卡找来了，对他进行了详尽仔细的交代，就让他驾着自己那辆三马雪橇去涅纳拉得庄了；又让人备好了一辆一匹马拉的小雪橇，他自己驾驶着直接前往扎得林村，玛丽亚一两个小时之后就会赶到那里。那条路他经常走，到那里最多用二十分钟。

可是弗拉基米尔刚走到村外的田野里，就突然刮起了狂风，一会儿又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刺骨的寒风，冰冷的雪花无情地打在他的脸上，蒙住了他的视线。顷刻间路就被大雪盖住了，四周所有的东西也在模糊的世界中消失了。黑暗之中雪花纷飞，天与地都连在了一起。弗拉基米尔驾着雪橇跑到了田野里，奋力从地里挣脱出来之后，却怎么也找不到路了，马拉着雪橇到处乱跑着，不是碰到雪堆上，就是漏进大坑里；有时还会把雪橇扣过来。弗拉基米尔但愿自己不要走错了方向。可是已经走了半个多小时了，却还没走到扎得村前的那片树林。他驾驶着雪橇继续向前走着，走了十来分钟，仍然见不到那片树林。反而来到了一个沟壑纵横的地方。狂风大雪无休止地下着，天地间仍是混沌一团，马跑得很累了，弗拉基米尔也汗流浃背，还不时地掉进半人多深的雪坑里。

后来弗拉基米尔发觉行驶的方向错了。他停下来深思熟虑之后，判定应该向右行驶。他于是就赶着马拐向右边。马精疲力尽地向前走着。在这条路上他又走了一个多小时，离扎得林村应该很近了。可是，他走啊，走啊，田野好像没有尽头。路上走过了数不清的雪堆和大坑，雪橇经常底朝上，弗拉基米尔只好不时地将它抬起。不知又走了多久，弗拉基米尔确实开始着急了。

总算在一侧发现有一片黑糊糊的东西。弗拉基米尔赶着马向那里走了过去。走到前面一看，原来是一片树林。他心想，感

谢上帝，终于要到扎得林村了。他沿着树林边走着，希望很快走上自己了解的大路或者走过树林，扎得林村就在它的后面。他一会儿就找到大路，来到了一片漆黑的树林里。幸好冬天的树林稀稀落落的，里面的风也没有外面的猛烈了。路很好走，马跑的速度也快了起来，弗拉基米尔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

可是，他一直不停地走着，仍然见不到扎得林村的影子，树林没有个边际。弗拉基米尔惊慌地发觉，原来自己走进了一片不熟悉的树林里。他彻底绝望了，使劲地用鞭子抽打着马；可怜的马也想快点跑，但是不久就跑跑停停了，再过了一会儿就走得很慢了，任凭懊恼的弗拉基米尔怎样抽打也无济于事了。

眼前越来越开阔了，弗拉基米尔总算走出了树林，还是见不到那个村子。大概已是午夜时分，他哭了，驾驶着雪橇继续向前乱闯。风停了，雪止了，乌云也悄悄地散开了。眼前呈现出一片高低起伏的原野，原野上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借着明朗的夜色，他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村庄，只有四五户人家。于是弗拉基米尔就扬鞭策马走向那个村子。走到了村口的一间房子前，他跳下雪橇，迅速地来到窗前拍了起来。过了一会儿，窗户打开了，有一个白胡子老人探出了头。“干什么？”“这里离扎得林村有多远？”“你问的是扎得林村吗？”“对呀，有多远？”“很近，至多十几俄里。”听了这话之后，弗拉基米尔双手抱住了脑袋，纹丝不动，仿佛死神降临了。

接着老人又问弗拉基米尔，“你从什么地方来？”他无心回答他的问话，只是说：“大叔，麻烦您弄两匹马，将我送到扎得林村好吗？”老人回答说：“我这里没有马。”“那您能找个人给我做向导吗？我愿意付钱，出多少都可以。”“如果那样的话，我可以让我的儿子给你带路。”老人说着就关上了窗户。弗拉基米尔就等在那儿，片刻之后，他又拍打窗户。窗户又打开了，老人又探出了头。“还有什么事吗？”“您的儿子准备好了吗？”“这就出来，正在穿衣服呢。你是不是很冷？进来暖和暖和吧！”“不用了，叫您的

儿子早点出来吧。”

门吱的一声开了，一个健壮的年轻人走了出来。他在前面走，手里拿着木棍，他有时告诉弗拉基米尔应该走哪条路，有时又用木棍伸进一个个雪堆中找路。弗拉基米尔问他：“现在几时了？”年轻人说：“快到黎明时分了。”弗拉基米尔沉默了。

他们终于来到了扎得林村，村子里的公鸡喔喔地叫着，已经是白天了。教堂的门并没有打开。弗拉基米尔把领路的年轻人送走了，就来到院子里找神父。院子里没有他的三马雪橇。他得到的会是什么样的消息呢！

涅纳拉得庄上那好心的一家人怎么样了呢？让我们再走回来看一看吧！

他们一家是平平安安的。

两位老人都起床了，他们走进了客厅。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身上穿着厚绒布上衣，头上戴着一顶圆形小帽；他的太太普拉斯柯维娅·彼得洛芙娜穿着棉睡衣。喝完早茶，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吩咐一个女佣去玛丽亚的房间，瞧瞧小姐现在怎么样了，晚上睡得好不好。女佣看过之后就来禀告说，昨晚小姐没休息好，但是现在不错，一会儿就会来到客厅的。果然，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推门走了进来给父母请安。

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见到女儿连忙问：“玛丽亚，脑袋还疼吗？”“不太疼了，爸爸。”玛丽亚回答。太太又问“玛丽亚，昨天你会不会是煤气中毒了呢？”玛丽亚回答说：“可能是吧，妈妈。”

玛丽亚白天一直好好的，可是到了晚上她就病了。让人去城里请大夫。第二天天快黑的时候大夫才赶到，那时病人正神志不清叨唠着。她得的是热病，而且很严重。可怜的玛丽亚半个月以来一直在与死神抗争。

亲人们没有一个知道曾有过一次没有成功的私奔，玛丽亚出走前夜写的两封信都烧毁了；那个女佣怕惹老爷、夫人不高

兴，一直守口如瓶。神父、德拉文、什米得和县警察局长的儿子都十分谨慎，一定是不会说的。车夫捷列什卡一直不乱说话，就是喝多了也一样。于是，这个秘密就被六七个参与者保守住了。可是玛丽亚却在说胡话的时候说出了自己的一切。只是她说的话没有头绪，就连一直守在床边的妈妈，都认为是这样的意思：女儿对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很痴情，恋爱就是她的病因。她和玛丽亚的父亲以及几个朋友反复商量，最终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一定是玛丽亚命该如此，天作之合是分不开的，贫穷没有罪，女儿不是和金钱在一起生活，而是和人在一起生活，很多、很多。当我们没法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说几句歌功颂德的话一定特别有效。

那时玛丽亚的病情减轻了。弗拉基米尔却一直没有来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的家。他非常怕他们还像从前那样对待他。因此这对夫妻就派人去找弗拉基米尔，将他们同意婚事的喜讯告诉他。可是他并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只是寄来了一封糊里糊涂让玛丽亚父母大吃一惊的信。在信中他写着，他这辈子都不会踏进他们的家门，他是个可怜的人，对生活已没有奢望，只求一死，请他们忘了他。不久之后，他们就听说弗拉基米尔归队了。这是在一八八二年。

那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家里的人仍然不敢把它告诉身体还有些不舒服的玛丽亚。她也一直都没谈起过弗拉基米尔。又过了几个月，她在波罗金诺战役死难者和重伤者的名单中，看到了他的名字之后，就昏迷了过去。大家都忧心忡忡的，生怕她是热病复发。总算还不错，玛丽亚昏迷了一会儿就清醒过来了。

不幸的事接踵而来：加夫里拉·加夫里洛维奇身故了，他全部的财产都留给了自己的女儿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可是遗产和最爱的亲人相比它有什么用呢？她真挚地劝慰着可怜的母亲不要太伤心了，自己发誓说永远和她在一起；她们俩搬到另外一个村子里居住，离开了涅纳拉得庄那个让人触景伤情的地方。

那位富有的尚待闺中的千金小姐到了那里，求婚的人又把她团团围住了，可是哪一个人都不会让她另眼相看。母亲偶尔劝她从中选一个喜欢的人；那时玛丽亚就摇摇头之后再也不说话了。弗拉基米尔已经去世了；他在法国人攻入莫斯科之前的战斗中牺牲了。玛丽亚非常重视和怀念他曾经拥有的一切，她珍藏着许多触物生情的东西：他以前看过的书，他画的画，他送给她的诗歌和乐谱。周围的人知道这些后，都惊诧她对爱情的忠贞，他们都带着特别好奇的心等候着，瞧瞧有哪位伟大人物能征服贞节烈女的心。

战争结束了。我们的部队从国外胜利归来。人们都迎上前去欢迎他们。乐团演奏着胜利乐曲：《亨利四世万岁》[1]、提罗尔的华尔兹舞曲和喜剧《乔孔达》中的咏叹调。军官们出征时都未成年，经过血与火的考验之后，都成熟了，变成坚强的男子汉了，现在回来，每个人的衣服上都挂满了闪闪发光的勋章。士兵们高兴地谈论着，话语中还有时夹进几句法国和德国的名词。真是让人荡气回肠的时刻！举国上下都欢腾庆贺。一说到“祖国”这两个字，俄国人都激动不已！重新相聚的眼泪也是甘甜的。那时我们都认为民族的骄傲和拥护皇上是连在一起的！那是皇上最光荣的时刻！

我们的妇女热情洋溢地迎接着英雄们时，是多么让人感动，她们大声地高喊着“乌拉”，那异常兴奋的样子又是多么的迷人。

美丽的围巾也扔上了天空。

那时的军官们都认为，俄罗斯妇女给了他们最高的奖赏。

在那举国同庆的岁月里，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和他的母亲在外省居住，在两大京都祝贺俄罗斯军队胜利回归的隆重场面她们没有看到。可是在小城市和乡村，老百姓欢迎的热情更高。军官到了小城市或者到了乡村，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既对

① 原文为法文。

爱情忠贞又穿戴整齐的男人碰到了他，也会被小姐冷落到一边。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尽管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待人冷冰冰的，但还是被求婚的人围绕着。可是当受伤的骠骑兵上校布尔明来到她的家里时，那些追求她的人就应该后退了。布尔明二十六七岁的样子，胸前佩戴着一枚乔治十字勋章，他的脸色像这里的小姐们说的那样苍白得让人着迷。他此时正在自己的庄子度假，他的庄子离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的庄子很近。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对他格外青睐。如果布尔明出现了，她往常愁眉紧锁的脸上就会露出笑脸。不要说她向布尔明暗示有情；但假如哪个诗人看到她那个样子一定会说：

这不是在恋爱，能是什么？……

布尔明确实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的举止文雅，眼里闪着智慧的光芒，从不死命纠缠，并且生来乐观，谈吐幽默，有女孩子们喜欢的一切优点。他和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在一起时表现得潇洒自如，落落大方；可不管她在做什么，他的目光都跟随在她身边。他看起来既斯文又诚实，可是传闻说他以前是个花花公子，这一消息并没有影响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对他的印象，她和大多数的小姐、夫人们一样，都喜欢顽皮的性格，因为顽皮的人一般都热情奔放。

可是布尔明吸引玛丽亚的地方不只是他的温文尔雅，不只是他迷人的苍白的面颊，不只是他缠满了绷带的手，还有他那深藏不露的心迹最让她充满好奇，最让她倾心爱慕。这所有的一切让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不得不承认，她真的爱上了他；并且他凭借自己的聪明和经验，也应该看出她对他与旁人不同；可是究竟为什么到现在他还没有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为什么听不到他表白爱情？是什么在羁绊着他？难道是不敢表白吗？一个人爱得太真诚了，就胆小了。也许是骄傲，也许是情场老手在故意隐藏？她怎么也想不透。她左思右想后，这样认为：惟一的原因是缺乏勇气。然后她决定给他一些暗示，比如，多送一些深情

的目光，必要时，再给他一点温情。她设想一个让人吃惊的结果，她焦急地盼望着浪漫时刻的到来。秘密，不管是什么样的，都让女人的心觉得不舒服。她的主动进攻果然见效了，它让布尔明更心事重重了，他看见玛丽亚时，一双乌黑的眼睛充满了爱意，所有的一切都让人感到求爱的时刻即将来临。附近的农民都谈论着婚礼，这个婚礼已经决定了：好心的普拉斯柯维娅·彼得洛芙娜很开心，她觉得女儿有了很合适的丈夫。

这天，老夫人在大厅里用扑克算命，布尔明进来问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在什么地方，老夫人说："到花园去看看，我们在这里等候。"布尔明走后，老夫人划了一个十字，心里说"可能今天可以把一切都决定下来。

布尔明看见玛丽亚做在水池旁边的柳树浓荫下，身穿白色的裙子，手上是一本书，就好象是小说之中的女主角。他们说了几句话，玛丽亚就不太言语了，结果他们更加觉得尴尬，只有立刻把感情说出来才可能转变这种尴尬的情况。布尔明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再等待下去，就表明自己很久以前就想倾诉自己的感情，如今请她可以听一下。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低下眼帘，示意愿意倾听。

"我喜欢你。"布尔明说，"我的爱情似火——"（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脸色通红，头低得更下了。）"我很放纵自己，很随便，结果有一个幸福的爱好，想每天都听见你的说话，看见你——"（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想起这是圣—普尔的第一次写情书的话。）"如今我已经不能自拔，以后的日子，我对您所有的回忆，都将是我一生的痛苦和安慰。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恐怖的秘密，并且在我们之间建立一个不可克服的隔阂。""那早就存在了。"玛丽亚说，"我不会成为你的妻子。""我明白，"他说，"我清楚您以前有过一个深爱的男子，但是他已经死了，您为他哀悼了三年。好心的、宝贝玛丽亚！您不要让我的最后一个支柱都倒掉。我认为，您本来可以给我以幸福，如果——您别讲了，您让我哀

伤，我认为，您本来可以作为我的妻子，但，我真可怜，——我已经结过婚！”

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惊讶地看着他。

“真的，”他继续说，“已经三年了，并且我不知道我的妻子是何人，在何处，也不知道是否可以与她再见。”

“您讲的什么？”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叫喊起来。“真是奇怪，您接着说，到时候我也说一说。”

“是在一八一二年，”布尔明说，“我有急事情要去我们军队的驻扎地——维尔纳，一天，当我到达一个驿站的时候，忽然刮起很大的暴风雪，站长和车夫都说应该等风暴平息后再走，我本来已经接受了，但是我莫名其妙地很焦急，如同有人驱使我一般，所以我命令套上雪橇，在风雪之间赶路。车夫建议沿着河岸走，这条捷径可以省三里路。河岸被大雪掩埋，车夫没有察觉，结果我们走到错误的路上去了。风雪依然很厉害，我们到了一个农村，看见一个教堂有灯光。教堂开着门，有几个雪橇停在外面，一些人在台阶上走。‘快过来，’他们一起叫到。我让车夫过去。‘为何你们现在才来？’一个人说，‘新娘都昏迷了，神神也没有办法，我们都想回家了。快来。’我默默地下来，进了教堂。那儿有三支蜡烛，很昏暗。有个姑娘坐在椅子上，有个姑娘在帮她揉额头。那姑娘说：‘您总算来了。’神甫说：‘开始吧？’‘好吧。’我随口说。几个人把小姐扶起，我认为这个小姐很漂亮——我真是莫名其妙地轻浮，真是可恶——我和她站在讲坛，神甫开始工作了。等婚礼结束，又听见说：‘新婚夫妇接吻！’我的新娘转头过来，——忽然她叫喊起来：‘不是他！’然后就昏倒了。证婚人都吃惊地望着我，我急忙出去，也没有人管我，我就上了雪橇说：‘走。’”

“上帝啊！”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说，“您知道那个新娘后来如何？”

“不清楚！”布尔明说，“我不清楚我结婚的地方是那里。那时

候我对这个玩笑也没有太看重，我出来就睡觉了，第二天我苏醒过来的时候，我都到了第三个驿站了。那时候跟着我的侍从后来在军队里死去了，所以我根本不可能找到那个被我作弄过、而现在又残忍地复仇的小姐。”

“上帝啊！”玛丽亚握住他的手说，“是您吗？您没有发现是我吗？”

布尔明面无血色——瘫倒在她脚下。

棺材店老板

我们不是天天都看到棺材，
这不断衰老的世界的白发吗？
杰尔查文

棺材店老板阿得里扬·普罗霍罗夫把全部家具装上灵柩车，瘦瘦的两匹马拉着车由巴斯曼街向尼基塔街走去，棺材老板是在搬家。他把店门关上后就把一张写着出租或出卖的告示贴在大门上，便向新房走去。上了岁数的棺材店老板走近了他那早就被他想得发疯最后总算花了一大笔钱买下的黄色小房时，他有点莫名其妙，而且不乐意。一进新房，就看见屋里的东西很乱；心里又留恋着那又破又旧的小屋，他在那小屋里生活了十八个春秋，里外都收拾得整齐、干净。于是他骂起了两个闺女和女佣，嫌他们干活太拖拉了，他边骂边亲自动手干了起来。工夫不大，就整理得有点样了。供神像的神龛、放餐具的橱柜、桌子、沙发和床都搬到后边房里，并且摆在一定的地方；在厨房和客厅里全是主人的杰作：颜色各异，大小不同的棺材，每个棺材里都装进了丧帽、丧服以及画着火炬的小匣子。大门的上边悬着块牌子，牌上画着一个体态丰满的爱神，手里倒握着一个火炬，在爱神的下面写着："本店出售和包钉白坯棺材、上漆的棺材并且兼出租和修理旧棺材。"姑娘们都进屋去了。阿得里扬到各处仔细看了一遍，满意地点了点头，就在房前坐下，派佣人去烧水、沏茶。

读了很多书的人都清楚，莎士比亚和瓦尔特·司各特全都把挖掘坟墓的人写成快乐、幽默的人，用这种违背事实真相的做法为的是震撼人们的心灵。我们要面对事实，（不能效仿他们的写法，）我们要知道，这个棺材店老板他的性格是非常适合他那

只见死人的职业。阿得里扬·普罗霍罗夫几乎整天耷拉着脸，沉默寡言。只有当他见到女人不工作却扒在窗口偷看过往行人，需要管教她们时，或者是向那些需要买他的棺材的人讨个高价时，他才说话。这时，他喝着第七杯茶，又像以往一样开始了冥思苦想。他心里想的是在上周为退伍旅长举行葬礼时忽然遇上暴雨的情景。好多丧服被雨淋得收缩了，好多丧帽变了模样，以后都没法用了，买新的将需要一笔不小的开销，不这样做不行，因为他以前储藏的丧物，现在也没几件了。他想从年老的女商人特留欣娜身上把这笔费用找回来，那位女商人得重病差不多有一年了。可是她得病后一直在拉兹古里养病。他担心特留欣娜的继承人会违背承诺，会不打发手下人跑很远的路来找他，也许她的继承人会找附近的棺材店把特留欣娜的丧事办妥。

突然，三声秘密会社式的敲门声惊扰了他的思路。“哪一位呀？”他边走边问。把门打开，进来了一个人，那人面带微笑、春风得意地走到棺材店老板的身边。老板一眼看出，这是一位德国的手艺人。“对不起，朋友，”来人说的是生硬的俄语，这听了让人刺耳的俄语直到现在回忆起来也会发笑的，“请包涵，打扰了……想和您早点认识，交个朋友。我是鞋匠，名叫戈特普里·舒尔茨，在街的那面住着，我那栋房子和您的窗户正好相对。明天是我的银婚纪念日，想请您和您的女儿到我家里吃饭。”棺材店老板高兴地接受了。他赶忙请来人坐下喝茶，戈特里普·舒尔茨是个爽快人，所以一会儿，他俩就聊开了，说个没完没了。“你的生意好吗？”棺材店老板问。“哎，”舒尔茨叹了口气，接着回答说，“勉勉强强，还凑合。但是，我的货可比不上老兄：活人可以不穿鞋子，可死人非得用棺材。”“这话不错，”棺材店老板十分肯定地说，他又接着说，“如果活人买不起鞋子，别生气，他会光着脚走路；可是穷人死了，得白送他一口棺材。”他俩就这样十分有趣地聊了很长时间；鞋匠终于站起来，告别了棺材店老板，临出门时又把方才的邀请重提一下。

那天晌午十二点时，棺材店老板和他的两个闺女从新房的旁门出来，向对面的街坊家走去。我不想用现代小说家的写法，要把棺材店老板的俄式长袍，阿库里娜和达莉亚的欧式打扮进行描写。不过还是简单地写两句，两位小姐很重视这次邀请，特意戴上了黄色女帽，穿上了红色皮鞋。

鞋匠又窄又小的屋里坐满了来宾，那些德国的手艺人差不多都带来了妻子和徒弟。客人中，只有一名岗警是俄国做官的，他是芬兰人尤尔科，虽然他的职位很低，但是主人对他却不同。他就跟波戈列尔斯基笔下描写的邮差似的，踏踏实实地工作了二十五年。一八一二年那场大火把古都烧成一片废墟，尤尔科的岗亭也烧掉了。敌人被赶出去，在旧岗亭的遗址上又建起了一座漂亮的新亭子，尤尔科像以前一样，重新手握板斧，身着警服在岗亭的四周巡逻。在尼基塔城门一带居住的德国人都知道他，他们中不少人还在岗亭住过，有的人从星期天一直住到星期一。阿得里扬立刻与他相识了，他想到今后一定会求他，等大伙坐席时，他就和尤尔科坐在一块儿。舒尔茨夫妻和十七岁的女儿洛蒂欣伴着朋友们吃饭，有时起来招呼朋友，有时又跑到厨房去端菜。人们一瓶又一瓶地喝着啤酒。尤尔科大吃着，他一个人吃的东西足够四个人吃的。阿得里扬也不客气；可他的两个女儿却很斯文。多数人用德语交谈着，酒桌上很热闹。主人忽然站起来，他边打开酒瓶边高声用俄语说：“朋友们，为我的贤妻路易莎的健康干杯！”啤酒向上翻腾着气泡。主人热情地吻了年已四十的爱妻的那又红又润的脸蛋，大伙也抢着向路易莎碰杯。主人大声说：“为在座的朋友们的健康干杯！”朋友们纷纷向他致谢，又干了一杯。紧接着又开始了一遍遍的祝酒：为每个朋友，为莫斯科和整整一打的德国小城，为所有的行业和单独为每个行业，为师傅和学徒们的健康而干杯。阿得里扬喝了一杯又一杯，越喝越高兴，也激动地举着酒杯祝酒，还和别人开玩笑。一位胖面包师忽然站起来高声说：为我们的顾客的健康干杯！”大家都高兴地接

受了。客人们又开始互相敬酒，敬来敬去。当人们敬酒时，尤尔科转身对身边的棺材店老板高声说："大哥，为你的死人的健康干杯！"大伙儿哄堂大笑，棺材店老板觉得自己丢了面子，皱起了眉头。可能没有人注意他的变化，大伙继续喝酒。敲晚祷的钟声时，大家才散席。

大多数人都醉了。胖面包师和面似红山羊皮封面的装订工搀扶着尤尔科把他送回岗亭去，因为他们虽醉了也没忘记俄罗斯的那句俗话：善良会有好结果。棺材店老板回到家里还在生气。"混账，"他想着想着竟然出了声说，"我这行比不上哪一行？难道棺材匠和刽子手画等号？那帮异教徒笑什么？那圣诞节小丑莫非是棺材匠？我本想请他们为我庆贺新居，让大伙美餐一顿，哼，妄想！还不如请我的顾客，把那些信正教的死人统统请来！""我的天呀，您在说胡话吧？"这时女佣边帮他脱鞋边说，"我的老爷子，您在瞎说什么呀？快画十字吧！您要请死人到新房里来，这多可怕呀！""真的，我一定要请，"他又接着说下去，"来吧，我的恩人们，明天晚上我家举办宴会；我会竭尽全力地款待你们。"棺材店老板说完便倒在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

天麻麻亮，阿得里扬被人叫醒了。这天夜里女商人特留欣娜死了。她的管家派人给阿得里扬送来了信。棺材店老板因此拿出十戈比的银币赏给了来人。他急忙把衣服穿好，雇了一辆马车向拉兹古里赶去。几个警察已站在死人的门口，几个商人模样的人也在这里来回地走着，就像那发臭的死尸会招来乌鸦一样。死者被放在灵床上，脸蜡黄蜡黄的，尸体尚好没有腐烂发味。有些亲戚、乡民拥挤在开着窗户的停放死人的屋里。神父借着烛光在读挽歌。阿得里扬走到特留欣娜侄儿跟前，跟这个时髦的年轻的商人说，丧葬用品已经准备妥当，马上会送来。这位年轻商人对他说不想讲价钱，只是希望他应该公平。棺材店老板跟以往的做法一样，向他发誓决不会多要钱；他却向管家挤了挤眼，就忙着回去操办了。他乘坐着马车在拉兹古里和尼基塔城之间跑了一

整天，到了傍晚才把一切办好，并把马车辞退，步行回家。他在明亮的月光下很快就走到尼基塔城门边。在教堂旁边他被我们已经很了解的尤尔科叫住，当他认出这位是棺材店老板时，就立刻走过来向他道晚安。这时已是深夜。当棺材店老板快到家门时，他隐隐约约见到有个人推开门，走进了他家。阿得里扬很纳闷儿，“这是怎么回事？”又想，“是谁找我有什么事？要么是小偷来偷东西？要么是我那两个傻丫头的情人？总之决不是好事！”棺材店老板刚想求助于尤尔科时，又看见走来一个人，刚要往里走，可是看见主人跑来了，就停住脚步，还把三角帽脱下来。棺材店老板觉得见过这个人，没有细看。他喘着粗气说：“欢迎，请进去吧。”那个人用低沉的语气答道：“老兄，请你前面带路！”棺材店老板也没时间客气。进了门，就跑上楼梯，那人在后面跟着。他感觉他那几个房间里好像都有人在活动。“真是怪了！”他想到，于是飞快地跑进屋里……他一进来，吓得两条腿就软了。满屋都是死人。月光照亮了他们那蜡黄而且发青的脸、陷下去的嘴唇、无光而且半睁的眼睛和高高的鼻梁……他壮足了胆认出这些死人的丧事都是他给办的，并认出同他一块儿进来的客人就是前些天死去的旅长，他入葬那天下着大雨。他被这些男男女女围住，向他行礼向他问好，只有一个穷男人穿得破破烂烂，老老实实地站在角落里，他是前不久免费安葬的，所以不好意思走过来。其他人都穿着华丽的衣服。女的都戴着有缎带的包发帽；当官的没刮胡子，但穿着制服；商人的长袍更讲究了。旅长代表着这伙人说：“你瞧，普罗霍罗夫，我们都赴你的宴请；只有那些肉已烂得剩下骨头架子，动不了的才只好呆在家里，不过其中也有一个他实在太想来您家了，就忍不住也跟来了……这时从众人中挤过来一副小小的骷髅，他来到阿得里扬面前。他的头骨笑着对棺材店老板点了下头。他身上这儿挂一片红呢子片，那儿挂块淡绿的呢子片，还有破烂的麻布片，像挂在杆子上似的，他的腿骨在又肥又大的靴筒里来回撞着，就像石杵在石臼里面捶来捶

去。骷髅对普罗霍罗夫说："你不认识我啦，我就是那个退伍的近卫军中士彼得·彼得罗维奇·库里尔金，我就是在一七九九年第一个用你棺材的人，那是一口松木棺材，你却把它冒充橡木卖给我。"中士说着便张开双臂要抱他，他惊恐地大叫起来，用力把中士推开。那中士晃了晃摔倒在地上，骨架子全散了。死尸堆里响起了叽叽咕咕的愤怒声音，为了同伙，他们对阿得里扬大骂，还要动手打；可怜的主人阿得里扬被他们吵晕了，几乎被挤得出不来气，他再也无力撑住，就摔倒在中士的骨头堆上，不省人事了。

棺材店老板睡觉的床铺早就被太阳晒着了，他睁开双眼，看到女佣在烧茶炊。想起昨晚的事，心里还在发颤，特留欣娜、旅长、库里尔金中士的影子还在他脑海中时隐时现。他静静地等待着，想让女佣先开口跟他说话，跟他说说昨夜发生的种种怪事的后果。

"老爷子，你睡得好香呀，"阿克西尼娅边说边递给他晨衣，她接着又说："一大早就有两个人找过你，一个是做裁缝的邻居，一个是当地的岗警，那岗警说今天是他的命名日，可你睡得太香了，我们没舍得叫醒你。"

"已故的特留欣娜家里有人来过吗？"棺材店老板问。

"已故的特留欣娜？莫非她死了？"阿克西尼娅奇怪地反问。

"你真糊涂！昨天不是你帮我办理她的丧事的？"棺材店老板阿得里扬有点生气地说。

"你怎么啦，老爷子？昨天喝醉酒莫非现在还没醒？昨天给谁办过丧事？"阿克西尼娅也有点生气地反问着，接着她又说："昨天你到德国佬家里去，在那儿喝了一整天的酒，醉成烂泥似的，一到家里，就栽倒在床上，一直睡到午祷钟都快响了的时候。"

"真是这样吗？"棺材店老板十分轻松地说。

"一点不错，"女佣阿克西尼娅答道。

"哦，那么，把茶水快点给我，再去叫来我的两个丫头。"

驿站长

卑微的职位，
驿站的主人。
——维亚泽姆斯基公爵

谁都诅咒过驿站长，谁都和他们吵架过，谁都在极度愤怒之下索要那混账的本子，好在本上记下自己被欺骗、侮辱、轻视的意见。难道谁不把驿站长看成人间渣滓？难道他们不像已死的书吏或者至少也像穆罗姆强盗？然而，假如我们尊重事实，假如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也许就对他们谅解了。驿站长是怎样的人呢？他是十四等的小芝麻官，人也就当然是第十四等，凭他们的头衔不挨打就不错了，而且不一定每次都有这样的好运（这要看诸位读者自己了）。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开玩笑似的称这小官是驿站的主人，而这号主人的权利有哪些呢？难道他们不是实实在在的苦役吗？这驿站长时刻也得不到轻闲。旅客在孤独的旅途中会碰到不少让人心烦的事，而他们会把这些全部抛到驿站长头上。赶上坏天气，恶劣的道路，遇上坏脾气的车夫，或者马无力拉车——这一切一切责任都在驿站长。旅客一进他的贫穷的屋，就用仇恨的目光看着他；他如果能很快地将来之不善的旅客送走，就是他的运气；但如果遇上连马都没有，……上帝啊！那会既辱骂又威迫，简直是劈头盖脸地来一通！哪怕是顶着雨，踩着泥泞的路，也得逐门逐户地去；在狂风暴雨的天气里，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为了避开向他怒吼或推打着的旅客，他都要躲进门廊里，哪怕只躲开只有片刻的工夫也好。要是遇到将军来了，驿站长更是怕得要命，胆战心惊的，他得放出驿站里仅剩下的两辆三套马车，其中一辆是邮件专车，那也得给他用。将军坐车挥鞭而

去，连一句客气话也没有。那将军也就刚离开五分钟，车的铃声就响起来！……那信使扔在他桌上的是驿马使用证！……我们如果认真思索这一切，就不会生驿站长的气，我们会深切地可怜他们。再者：二十年来我的足迹遍及俄罗斯；差不多每个驿站我都到过，我和几代车夫都混得很熟，我不熟悉的驿站长那简直太少，我差不多和每个驿站长都共过事。我已经汇集了不少旅途中所见的趣事，希望能够在近期出版。现在我只想说，大伙儿是极端错误地评价了驿站长这种人。这些被人误解的驿站长，绝大部分是心地善良的人，是热心的人，是善于和别人来往的人，是不追求虚名的人，也是不好贪财的人。从他们的言谈话语里（过往的先生们却看不起他们），可以得到不少有意思和有好处的东西。我吗，说句实话，我愿意听他们讲的每一句话，却不想耳闻某一位因公而路过的高等大官的高谈阔论。

不用猜，我的好多朋友就是驿站长这种让人尊敬的人。其中有一位我至今还怀念他。当年有些缘故，我们曾相当要好，现在我向读者说说友好的的事。

我在一八一六年五月有事路过某省，走的是现在早已消失的大道。我官职极低，只能搭坐驿车，还要付出两匹马的使用费。因此驿站长们对我的态度非常不好，我虽花费了很大气力，也只能争得很少的薪水。当年我还年轻，火气旺，每当本来是为我备好的马却被站长套到高官老爷的车上时，我就十分恨站长的这种作法。在省长的宴会上，那鬼机灵的差役先给大人物送饭，我被轮为最后，我很生气，看不惯这种作法。久而久之，后来就觉得这样做很正常了。说实话，如果不用官敬官的准则办事，而另行一套，比如像智者要互相尊敬的准则，那还不乱了？我们想想，差役到底应该如何？下面还是讲我们的故事。

那天天气闷热。离某驿站还有三俄里时，开始还下着绵绵细雨，可后来突然间变为倾盆大雨，我被大雨淋得像落汤鸡似的，费了好大的劲才赶到驿站，我知道，进驿站后首先应换上干衣

服，然后就应该喝杯热茶。“喂，杜尼娅！”站长急忙喊着，“快把热茶端来，再给送些鲜奶油来。”他刚吩咐完，只见一位十四五岁的小丫头从里间出来，又急转身往过道里跑。我被她的漂亮的容貌惊呆了。“她是您的爱女吗？”我问站长。“是的，”他回答，接着他说，“她是个聪明伶俐，又十分乖巧的孩子，跟她那死去的妈妈完全一样。”他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接着他拿起笔把我的驿马使用证登记下来。他的房间虽然又破又旧，但收拾得很整齐、干净。我认真地观看着墙上的一些画。这些图画画的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第一幅画的是头戴睡帽的年轻人放纵、淫乱的不良行为；他坐在桌边，周围全是混账朋友和下贱女人。另一幅是，这青年已经贫困，衣着褴褛，头戴三角帽做牧猪人，和猪一道吃东西，满脸哀伤懊悔。最后一幅是他回到父亲身边；和蔼的老人身着睡衣帽，急步出来欢迎儿子；省悟的儿子跪在地上；远处，一个大师傅在杀牛仔，哥哥在询问仆人这快乐的原因。每幅画下都有适当的德文诗。所有这些，连同那凤仙花、床和多彩的床罩，以及那时四周的一切，都刻在我的心里。如同我现在看到的这赤脸、精神抖擞的五十多岁的主人，他的破旧礼服和褪色绶带上的三个奖章仍浮现在眼前。

我尚未把前面的车夫打发走，杜尼娅已把茶炊端来。这个小家伙才看第二次，就明白我对她的感受。她低垂蓝眼；我和她闲聊，她说起话来很大方，如同见识多的大姑娘。我请她父亲喝潘趣酒；给杜尼娅一杯茶；三个人聊天，如同老熟人。

车已备好，但我对站长和他的女儿依依不舍。最后我和他们道别；父亲祝福我，女儿送我上车，在过道上我请她同意，让我亲吻她；杜尼娅允许了……

从那一次后我屈指可数的亲吻，没有一次比得上这一次，让我这般思念、沉醉。

几年后，我又有事经过那里，故地重游。我想到老站长的女儿，想起能与她重逢，心中格外开心。但我又想，或许老人已退

休，杜尼娅也出嫁了。我甚至还有他已去世的想法，这令我在前往驿站的路途中，有一种哀伤的预料。

在驿站边停下，我一进房子马上就看到那几张浪子悔悟的画，桌子和床依旧，但窗户上花没有了，并且全都很陈旧和杂乱。站长蒙着棉衣在大睡；我的进入吵醒了他，他坐起来……真是萨姆松·维林；但他老得太多；在为我登记马匹使用证时，我看到他的白发，长久未刮的脸上的深纹，驼背，真是惊讶不已，为何三四年就让一个精神的男人成为衰老的老人？“你还记得我吗？”我问到，“我可是熟人。”“或许吧！”他阴沉着脸说，“这种大道来来往往的人多。”“杜尼娅好吗？”我问。老人皱着眉。“不知道。”他说。“她嫁人了？”我问。老人假装没听见，仍然读着我的使用证。我停止追问，吩咐送茶。我有点迷惑不解，想明白就里，所以盘算着潘趣酒大概可以让这老人说出来。

果然不出所料：老人没有反对我请他喝酒。很明显，酒排遣了忧愁。刚第二杯他就健谈起来，他记起了我——没准也是假装——然后他讲了一段故事，这当时让我觉得有趣而且让我受到冲击。

“看来你熟悉我和杜尼娅？”他说，“无人不晓啊！杜尼娅！她本来多好！从前，无论是哪个过路人都称赞她，无人说她的坏处。夫人们有的送她手巾，有的送她耳环。老爷们故意在此停留，表面上为了午饭或晚饭，实际上是为了多看她几眼。经常有气愤的老爷看到她就怒气全息，和气地说话。先生，您是否知道，那些送急件的邮差、信使和她一聊就是老半天。家务事都是她做，扫地洗衣做饭，全都做得妥贴。我这老昏头，对她爱不完；我又怎能不爱她、疼她，她的生活怎么不开心？但是命定的天祸是难以抗拒的。”然后他仔细地说起了他不幸的经历。

三年前的一个冬日黄昏，站长在一个登记册上描线，女儿在里面补衣，这时有辆三套马车来了。有个头顶吉尔吉斯帽、穿着军大衣、包着围巾的人来要马。那时马都分配了。这人听说这样，

就高举马鞭，大声嚷；对此司空见惯的杜尼娅从里面出来，和气地问那人是否要些食物。杜尼娅的出场取得了过去一样的结果。他心平气和了，答应等待，并且要吃晚饭。这过路人摘下湿透的帽子，脱去围巾和大衣，原来是个俊美、留着黑须的青年骠骑兵。他紧挨站长坐下，然后开心地同站长和女儿聊天。吃晚饭时，马也回来了，站长命令马上给过路人套马；但是等他回到屋，年轻人生病了，头痛欲裂，根本不能成行……如何是好？站长让他睡自己的床，然后打定主意，假如他不好转，明天早上就让人进城请大夫。

第二天，病人情况更糟，他的跟班到城里请大夫，杜尼娅用浸醋的手巾扎在他头上，在他床边做女红。站长在的时候，病人就呻吟着，一言不发，但他连喝了两杯咖啡，一边呻吟，一边想吃午饭，杜尼娅一直守护他。他时不时喊口渴，杜尼娅便端给他一杯她亲手调的柠檬水。病人喝得有滋有味，趁每次递还杯子的机会，他照例伸出软绵绵的手捏一捏杜尼娅的小手儿，以示感激不尽。午饭前大夫来了，给病人按了脉，用德国话跟他谈了一阵子，然后用俄国话宣布，病人只需好好保养，再过两三天就可以上路了。他给了他二十五个卢布的出诊费，并请他一道用膳。医生没有推辞。他两位胃口挺大，喝了酒，然后分手，双方得意。

再过一天，骠骑兵完全康复。他分外高兴，一个劲儿寻开心，要么找杜尼娅打趣，要么跟站长开玩笑，不然就自个儿吹吹口哨，跟过往客人闲聊天，帮助把他们的马使用证登记入册。如此这般，他更赢得了忠厚老实的站长的欢心，到第三天早晨，站长竟舍不得跟这个逗人怜爱的小伙子分手了。那天是礼拜日，杜尼娅打算去做祷告。骠骑兵的马车套好了。他跟站长道别，大大方方付了食宿费，再跟杜尼娅道别，自动提出要送她到村口教堂去，杜尼娅犹疑不定……“你怕什么？”她父亲说，“大人又不是狼，不会把你吞掉。跟他坐车去教堂吧！”杜尼娅上车坐在他身旁，仆人跳上赶车台，车夫一声吆喝，马儿便起步了。

可怜的站长糊涂，他怎么能允许他的杜尼娅跟骠骑兵一同坐车走呢？他怎么会那样懵懂，当时他的脑瓜干吗不顶用了？还没有过半个钟头，他心疼了，绞得痛，惶惶然失魂落魄，终于忍不住了，拔腿就去教堂。他到了那里一看，人都散了，不见杜尼娅，庭院里没有，教堂门口也没有。他急忙走进教堂，但见神父从祭坛上走下来，执事在灭烛，两个老太婆还在角落里祈祷。杜尼娅还是不见！可怜的父亲搜罗浑身气力才打定主意去问教堂执事：她来做过没有？执事回答：没来。站长往家走，已经半死不活了。只剩下一线希望了：杜尼娅由于少不更事而自作主张，也许滑溜到下一站，上她教母家做客去了。他忧心忡忡，坐等那架三套马车回来(就是他允许她坐上去的那一辆呀！)黄昏时候车夫终于回来了，喝得烂醉，他带来一个致命的消息："杜尼娅从那一站又往前走了，跟骠骑兵一道。"

这一击，老头儿可受不住了。他颓然往床上一倒——就是年轻拐子手昨晚睡的那张床。此刻站长回想种种情景，猜透了那病是假装的。这可怜人生了一场厉害的热病。把他送到C城就医，调来了另一个人暂时代理他的职务。正是那个给骠骑兵按脉的医生现在给他治病。他向站长说，那年轻人根本没病，当时他早就猜出了此人居心不良，但他不敢吭声，因为怕挨鞭子。不论这德国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吹嘘他有先见之明，他的话反正一点也不能安慰可怜的病人。病刚刚好转，站长便向C城邮务局长请假两个月，对谁也不说自己的打算，便徒步出门寻找女儿去了。他从马使用证上得知大尉明斯基是从斯摩棱斯克动身前往彼得堡去的。那个送走明斯基的车夫说，杜尼娅一路哭哭啼啼，不过，看来她倒心甘情愿。"说不定，"站长暗自思量，"我会把我的迷途的羔羊领回家。"心怀一线希望，他到了彼得堡，住在伊兹曼诺夫团的驻地，他的老同事、一个退伍军士家里，立即开始寻找女儿。

不久他打听到大尉明斯基正在彼得堡，住在杰姆特饭店。站长决定去找他。一天清晨，他走进明斯基的前厅，请求通报大人：

有个老兵求见。那勤务兵一边擦着上了楦头的靴，一边说，老爷正在睡觉，十一点以前不会客。站长走了，到了指定的时刻他又回来。明斯基本人出来见他，身穿晨袍，头戴鲜红小帽。“怎么，老兄？你要干吗？”他问站长。老头子心里嘣嘣直跳，泪珠儿往上涌，嗓门发颤，仅仅挤出一句话来：“大人！……请您做做好事吧！……”明斯基眼角飞快地瞟了他一眼，脸红了，抓住他的手把他引进书房，手倒闩门。“大人！”站长接着说，“覆水难收，至少，请您把可怜的杜尼娅还给我吧！您把她已经害够了，别毁了她！”“我做过的事，你扳不过来了，”年轻人说，神色狼狈，“我对你有错，我乐意请你原谅。但是，要我离开杜尼娅，你甭想。她会幸福的，我向你发誓。你要她干吗？她爱我，她对从前的环境已经厌了。不论是你还是她——你们都不要忘记，事情已经发生过了。”然后，他给站长袖口里塞了点儿东西，打开门，于是站长自己也搞不清不知怎地就到了街上。

他发呆，好久站住不动，后来他发觉袖口里塞了一团纸。他取出来展开一看，却原来是几张揉得皱巴巴的五卢布和十卢布的钞票。他眼眶里又涌出了泪水，这是愤怒的眼泪！他把钞票捏成一团，往地上一扔，用鞋跟使劲地踩，愤然而去……走了几步，停住脚，想了想……再回转身……但钞票已经没了。一个衣冠楚楚的后生，看到他，跳上马车坐下，对车夫一声喊：“走！”站长不去追赶。他决定回到他的驿站去，但他想，动身前他跟可怜的杜尼娅至少总得再见一次。为了这事，两天以后他又去明斯基那里。但这一回勤务兵很严厉地对他说，老爷任何人也不接见；拿胸膛把他从前厅里顶出来，使劲砰地关门。老头站着，站了一会，只得走！

就在这一天黄昏时候，他在受难大教堂做了祷告，沿着街走过去。突然，一辆华丽的马车急驰而过，站长认出了车上坐着明斯基。马车停在一栋三层楼房的大门前，仆人下车跑上了台阶。一个幸运的念头在站长脑子里一闪。他转过身，走到车夫跟前。

“这是谁家的马车，老弟？”他问，“是明斯基的吗？”“正是。”车夫回答，“你要干吗？”“是这么回事，你家老爷吩咐我送张条子给他的杜尼娅。可我记不得他的杜尼娅住在什么地方。”“就在这儿，第二层。不过，你的条子来迟了，老兄！现在，老爷本人已经在她那儿了。”“不要紧，”站长说，说不清什么滋味在心头，“谢谢你的指点，不过，我还有我的事情要办。”说了这话，他就走上楼梯。

门关着。他按了门铃，一颗心沉沉地等了几秒钟。钥匙响了，门对他打开。“阿芙朵・萨姆松诺芙娜住这儿吗？”“是这儿，”年轻的女仆回答，“你找她有什么事？”站长不答腔，走进客厅。“不行！不行！”女仆叫起来，“阿芙朵・萨姆松诺芙娜有客。”但站长不听她的话，一直朝前走。头两间房里很暗，第三间房里有灯。他走到开着的门边，停住脚。房间陈设华丽，明斯基坐在那出神。杜尼娅周身珠光宝气，穿着时髦，侧身坐在明斯基靠椅的扶手上，模样活像个英国马鞍上的女士。她情意缠绵，注视着明斯基，一绺他那乌黑的鬈发缠在自己指环闪烁的纤指上。可怜的老站长啊！他从来没有见过女儿竟有这般美艳。他情不自禁从一旁欣赏着她。“谁呀？”她问，没抬头。他还是不吭声。杜尼娅没听到回答便抬头……她大叫一声，跌倒在地毯上。明斯基吃了一惊，弯下身去把她抱起，突然，见到老站长站在门口，他便放下杜尼娅，向老人走过来，浑身打战。“你要干吗？”他对站长说，咬牙切齿，“你干吗老缠着我？你这土匪！或许，你要杀我吗？出去！滚！”一只有劲的手一把揪住老头的衣领，只一推，他便到了楼梯上。

老头回到自己的住处。他的那位朋友要他去告状。但是，老头想了想，摆摆手，决心忍气吞声算了。两天以后他从彼得堡回到自己的小站，重操旧业。“眼看三年了，”最后他说，“我失去了杜尼娅，一个人过活，得不到她的一丝风声、半点消息。她活着，还是死了，天晓得！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这种姑娘，她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末一个，过路浪子拐了去，养一阵子然后扔掉了事。这种傻丫头彼得堡多的是，今日遍身罗绮，一眨眼，明日就跟穷光

蛋一道去扫街了。我有时想，我的杜尼娅或许已经沦落了，想到这点，不由得把心一横，但愿她快点死掉……”

以上便是我的朋友老站长所说的故事。说这故事的时候，他好几次泣不成声。他用上衣的下摆怆然地擦掉泪水，就像是季米特里耶夫的叙事诗中的那个热心肠的捷连季奇一样。他掉泪，部分原因倒要怪果露，他灌下去足有五杯。不过，无论如何，这一滴滴泪珠儿强烈地感动了我，使我久久不能忘怀老站长，使我久久惦记着可怜的杜尼娅……

前不久我又路过××小地方。我记起了我的朋友。我打听到他管理的那个站已经撤销了。我问：“老站长还在世吗？”没有谁能够肯定回答。我决定去寻访我那熟悉的老地方，便租了马到了×村。

那是深秋时节。灰蒙蒙的云层布满天空。冷风从收割了的田野上吹来，刮落枝头的红叶。进村时太阳快落山了，我在驿站小屋旁边停车。门厅里（可怜的杜尼娅曾经在这儿吻过我）走出来一个胖大娘，她对我的问题回答说：老站长过世快一年了，他原先的房子里住下了一个酿酒师傅，她便是那人的老婆。我感到白跑了一趟，并且惋惜白花掉的几个卢布。“他怎么死的？”我问酿酒师傅娘子。“喝醉死的，老爷！”“他埋在哪里？”“就在村子边上，挨着他老伴的坟。”“带我到他坟上去看看行吗？”“干吗不行？喂！万卡！你跟猫玩得也够了，来！领这位老爷上坟地去，把站长的坟指给他看。”

她说这话的时候，一个遍身褴褛的红头发小孩跑到我面前，他马上带我去坟地。

“你认得过世的老站长吗？”路上我问他。

“怎么不认得！他教我削笛子。从前（愿他进天堂！），他从酒店出来，我们就尾随其后喊：‘老爷爷！给几个花生吧！’他就把花生给我们吃，还老跟我们玩。”

“过路旅客记得他吗？”

“现在走这条路的少；有时就是陪审官来一遭，但从不管死人。夏天有位太太来，提起过老站长，还去过他的墓地！”

“什么太太？”我想问个究竟。

“长得很好看，”小孩子说，“她坐六套马车来过，有三个小少爷、一个奶妈和一只黑狗。她听说老站长过世就哭，对孩子们说：‘你们老实地在这里，我去墓地看看。’我本来想给他指路，但那太太说：‘我知道的。’还给我一个银币，五卢布的，真是善良的太太……”

我到了墓地，这里没什么遮挡的东西，只有个木头十字架。我从未见过如此荒凉的坟墓。

“这是老站长的坟。”男孩说，他登上一个坟堆，上面立着一个有铜像的黑十字架。

“那太太来过这里吗？”我问。

“来过，”万卡说，“我很远看她。她伏在此处，呆了很长时间。后来那太太去村里叫了神甫，给了他钱，然后坐车走了，给了我五卢布，真是善良的太太！”

我也给他五卢布，并且觉得此行不虚，那七个卢布也不放在心上了。

小姐扮农村姑娘

杜申卡，你怎么打扮都好看。
波格丹诺维奇[1]

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列斯托夫的田庄位于一个偏僻的省里。年轻时他在近卫军里服役，一七九七年初退伍后回到乡下，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那儿。他跟一个破落贵族小姐结了婚，当他正在离庄园很远的猎场上时，她难产死了。管理田产的事务很快就使他忘记了烦恼，他自己设计建造了一栋房子，办了个织呢厂，进项增加两倍，他便自认是这地区最有智慧的人了，对这一点，周围地主也不便反对，因为他们时常携带全家老小和一群狗到他家做客。他穿件棉绒短外套，过节就换一件土制呢礼服。他自己记账，什么书也不读，只看一份《参政院公报》。一般说来，他和所有人都合得来，尽管他很傲慢。只有一个邻居跟他合不来，此人名叫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穆罗姆斯基，是个真正的俄国老爷。他在莫斯科耗费掉大部分家产，这时妻子去世了，便回到自己最后一座田庄上来。在这儿他仍然那样，只不过换了新形式罢了。他建造了一个英国式的花园，他把余下的家当全都投到这里。他的马夫全部是英国打扮。他为女儿请了个英国小姐作家庭教师。他田里的农活照抄英国耕作法：

照搬外国的办法，

---

① 波格丹诺维奇(1743—1830)：俄国诗人，这里的诗句引自他的长诗《杜申卡》第二部。

不长俄国的庄稼。[1]

虽然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的花费大大减少,但进项并未增加,即使在乡下他也想得出借贷新债的办法。大家都认为他的确是个聪明人,因为他是省内头一个想出把产业抵押给监护院的人。这个办法当时在一般人看来,是很巧妙并且要承担风险的。在指责他的人当中,别列斯托夫算是最厉害的一个。厌恶改革是别列斯托夫的性格中的一个突出特点。一谈到他邻居这个英国迷他就生气,不断找机会指责和挑剔。要是他带客人参观他的田产,客人称赞经营得当,他便回答说:“是啊,先生!”他就以一种嘲讽的神色说,“我这儿跟我的邻居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那儿可完全不同。英国人的破产我们可学不会!可我们用俄国老办法,好歹填饱了肚子。”这番戏言由于邻居们的热情,再歪曲事实,就传到了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的耳朵里。那位英国迷就像我国报刊的作者那样受不了别人的批评。他发火了,把这位吹毛求疵的评论家叫做狗熊和土包子。

当别列斯托夫的儿子回到乡下父亲身边的时候,这里的情况大致如此。他儿子在某大学学习,打算参加军队,但父亲不答应。年轻人觉得自己不适合做文职。父子互不相让,年轻的阿列克赛便暂且过过乡间大少爷的日子,蓄了唇须以备不时之需。

阿列克赛本是个俊美的年轻人。倘若他从来没有穿过一身军服,倘若他不是在骏马上出足风头,反而趴在办公桌上抄抄写写,那就太可惜了!目睹他狩猎时一马当先,不顾道路曲折而横冲直撞,邻居们便一起地说,这小子永远不能造就成一个古板传统的科长。小姐们爱看他,有的还神魂颠倒。不过阿列克赛很少关心她们。她们便认为他如此冷淡大概是因为他在谈恋爱。果

---

① 引自俄国作家沙霍夫斯科依(1777—1846)的讽刺剧《莫里哀!你那决上无可比拟的天才……》。

然，从他一封信里抄下的地址便在大家中间传开了：

“莫斯科，阿列克谢耶夫修道院前铜匠萨维里耶夫家，阿库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库洛奇金娜收，恳请您务必将此信交A·H·P·”

在农村没有呆过的读者不可能设想农村的小姐们是多么的美啊！他们在新鲜的空气里和自家花园的果树荫下成长和受培养，她们从书本里吸取世界和人生的道理。孤寂、自由、读书这三者很早就发展了她们心头的感情和咱们心不在焉的美人儿所不理解的感情。马车的铃铛，对于农村小姐不亚于一次非凡的事情，坐车进城一次竟好比开创了人生一个新的篇章，客人的拜会留下了长久的、有时竟是永远的回忆。当然，谁也可以嘲笑她们的奇怪的脾气，别人的讥笑是不能抹杀她们根本的优点的，主要的是：性情独特，个性鲜明。没有这一点，照让－保尔[①] 的说法，人类的优越便不复存在了。京城的妇女们可能受到更好的教育，但上层社会的积习很快就把她们的性格棱角磨去，把她们的灵魂铸造成像首饰一样的模子。说这个话，并非是一个断言或者指责，不过，“我们的观察继续适用”[②]，诚如古代评论家所说。

阿列克赛在那些小姐们的心中会引起什么反响，那是不难猜想的。他是第一个在她们面前表现为郁闷和绝望的人，第一个向她们抱怨没有生趣和青春花朵已残的人，此外，他还戴了一枚乌黑的骷髅头戒指。这一切在这个省显得过分奇异。众家小姐对他都浮想连篇。

不过，最爱他的是我们那位英国迷的女儿丽莎，（或者，按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的叫法：蓓西）。两家父亲没有交往，她还没见过阿列克赛哩！而此时所有邻居的女孩子都把他挂在嘴边。她芳龄十七，一双黑黑的眼睛把她黝黑的可爱的小脸蛋装点得更

---

① 让－保尔（1763－1825）：德国作家。

② 原文为拉丁文。

加漂亮生动。她是父亲的独生女，因而娇宠坏了。她任性，调皮，可把父亲逗乐了，但却把家庭女教师杰克逊搞得很是头疼。这位小姐是个传统、保守的年近四十岁的老处女，脸上扑粉画眉，一年读两遍《帕美拉》，薪俸二千卢布，就能够在野蛮的郁闷地方生活！

女仆娜斯佳服侍丽莎，她年纪要大一点，但跟她小姐一样活泼。丽莎十分爱她，把心里的一切秘密都倾诉给她，跟她合谋想出许多鬼花样。一句话，娜斯佳在普里鲁琴诺村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地位比法国悲剧中的任何贴身女仆的地位要高得多。

“让我今日就去做客。”一天娜斯佳给小姐穿衣服时说。

“好呀！到哪里去？”

“去杜基洛沃村，上别列斯托夫家。今日是他们家的厨师娘子的命名日，昨日她来邀请了我。”

“看！”丽莎说，“两家老爷不和，仆人却彼此吃喝。”

“老爷们的事跟我们有啥关系？”娜斯佳顶嘴，“并且，我是您的女仆，又不是您爸爸的。您又没有跟别列斯托夫少爷吵过架。两个老爷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娜斯佳！你就想办法去看看阿列克赛·别列斯托夫吧！回来好好告诉我，他相貌和性格如何。”

娜斯佳答应了，而丽莎一整天不耐烦地等她回来。黄昏时娜斯佳回来了。

“啊！小姐！”她走进房就说，“我见到了别列斯托夫少爷了，仔细地看了。我们整天在一起。”

“讲详情？你讲讲！从头讲！”

“好吧！我们去了，有我，有阿尼西亚·叶戈洛芙娜，有涅尼拉，有杜尼卡……”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后来呢？”

“您听我说嘛！我从头讲。我们这就去了，到那里正赶上开席。房子里全是人。有科尔宾诺村的人，有札哈列耶沃村的人，

女管家带了几个女儿也到了，还有赫鲁宾诺的……”

“得了！别列斯托夫呢？”

“别着急！我们这就入席了，女管家坐第一个，我挨着她，她女儿可气炸了，我才不管哩！”

“哎哟，娜斯佳！你尽唠叨些无关的事情，烦不烦！”

“您可没耐心，小姐！等到我们从餐桌旁边站起，……我们足足吃了三个钟头，饭菜丰盛呀！奶油冻，青的、红的……吃完我们就到花园里去捉迷藏，这时少爷来了。”

“怎么样？说是他很英俊，是吗？”

“的确很英俊哩！身量好，个儿高，脸蛋绯红……”

“是吗？可我还以为，他是白净脸哩！你觉得他怎么样？郁闷，忧愁吗？”

“您怎么啦？我平生还没见过玩起来这样疯狂的人！他居然想跟我们捉迷藏。”

“捉迷藏！不！”

“就是。您猜他还想出了什么新办法？抓住谁，就接吻！”

“胡说！娜斯佳，你胡说！”

“真的！反正我没胡说。我几乎被他抓住。他就这样跟我们混了一天。”

“那么，为什么别人说他在恋爱，对谁也不理睬呢？”

“那我可不知道了，小姐！不过，他对我可总是看，对女管家的女儿也一样，还有对柯尔宾诺村的巴莎也一样。真是胡闹，他谁也不放过，是个混账鬼！”

“这倒真奇怪！可你听说他在家里的事情吗？”

“他们说，少爷好，心地好，又开朗。就一个缺点：太喜欢女孩子了。不过，我看嘛，这也算不了什么，到时候他会郑重的。”

“我也想见见他哩！”丽莎叹息说。

“那还不容易？杜基洛沃村离咱们不过三俄里。您就走到那边去散散步，或者骑马去也行，你定会碰到他的。他每天早上带

枪去打猎。”

“不行,那可不行。他还以为我要找他哩! 况且,我们两家父亲闹翻了,所以我无论如何不能跟他交往……哦,对了!娜斯佳!你猜怎么着? 我可以打扮成乡下姑娘!”

“好!你可以穿一身厚厚的褂子,套一件长长的袍子,到杜基洛沃村去。我肯定列别斯托夫会找你。”

“我土话说得好。啊! 娜斯佳,我的好娜斯佳! 这个办法好!”丽莎便躺下睡觉,心里盘算马上动手实现那幸福的计谋。

第二天她就着手实践,打发人去市场买回粗麻布、蓝棉布和铜钮扣,娜斯佳帮忙裁好一身小褂子和长袍子,叫所有女仆都来帮忙,到傍晚衣服就准备妥当。丽莎穿上新装,站在穿衣大镜前,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动人。她反复表演自己的角色,走上前深鞠躬,然后摇头,活像一只泥塑的小猫,再土气地说话,微笑,拿衣袖遮住脸,这一番表演让娜斯佳赞不绝口。只有一件事使她不好办:她想打赤脚走过院子,可是草根刺痛她娇嫩的脚,而砂粒和碎石子更难受。娜斯佳又来帮忙了,她量了小姐的脚的尺码,跑到田野里找放牧人特罗非姆,要他按尺码做一双树皮鞋。第二天,天没亮丽莎就醒了。一家人还在酣睡。娜斯佳在门口等牧人。起床的号角吹响了,村里的牲口经过老爷的房前。特罗非姆走到娜斯佳跟前,交给她一双小的、花俏的树皮鞋,收下了她给的半个卢布的酬劳。丽莎悄悄地把自己打扮成村姑,又对娜斯佳小声交代怎样瞒过杰克逊小姐,然后走上后门台阶,穿过菜园到了田野。

彩霞在东方照耀,一团团金色的云朵好像在恭候太阳,如同一群大臣恭候皇帝上朝。晴朗的天空,早上新鲜的空气、露珠、微风和鸟儿的欢歌使丽莎的心头充满了婴儿式的快乐。她生怕遇见认识她的人,她好像是足不着地在飞翔。走近父亲领地的边界上小树林的时候,丽莎放缓了步伐。她应当在这儿等候阿列克赛。她的心跳很强烈,自己也不知道原因,不过,咱们少年调皮时

所经历的提心吊胆的味道却正好是主要的趣味。丽莎走进了树林。一阵阵枝叶沙沙的声音在欢迎她的到来。快活的心情渐渐和缓下来。她沉醉于甜蜜的幻想中去了。她想……但是，一个十七岁的小姐，于春天早上六点钟，一个人呆在树林里想的是什么，谁又可以描述呢？接着，她朝前走，心里胡乱想着，路旁两排参天大树浓荫。突然，蹦出一条好看的猎狗向她吠叫。丽莎吓得尖叫。这时有人嚷一声：

“别动！斯波卡！到这儿来……”[①] 灌木丛后出来一个年轻的猎人。“亲爱的！”他向丽莎说，“别害怕，我的狗不咬人。”丽莎已经从惊慌中清醒过来，便立即趁机行动。“不！少爷！”她说，装作又怕又躁，“我害怕！您看它那样子，又要过来了！”阿列克赛（读者已经认出是他了）这时对年轻的村姑用心地上下打量了一番。“你害怕，那我就送你。”他对她说，“请允许我挨着你走，好吗？”“当然可以，”丽莎回答，“你怎么走都行，反正路是大家的。”“你从哪儿来？”“从普里鲁契诺村来。我是打铁的华西里的女儿，来采蘑菇。”（丽莎提着一只绳子吊的小篮子）“少爷！你可是杜基诺沃村的，是吗？”“一点也不错。”阿列克赛回答，“我是少爷的跟班。”阿列克赛想把他们的关系拉近。可是，丽莎望着他笑了。“你说谎，”她说，“别欺骗我。很显然你就是少爷。”“你有什么理由？”“根据全部情况。”“怎见得？”“连少爷跟用人还分不出吗？穿着不同，说话不同，连叫狗也不用我们的语言。”阿列克赛越来越喜欢丽莎了。他跟好看的村姑们习惯了，他想来拥抱她，但丽莎从他身旁跳着躲开，立刻做出庄严冷淡的模样。这一来，虽然把阿列克赛逗乐了，但却止住了他的妄想。“假如您想要咱们日后做朋友，”她严肃地说，“那么，请您放老实点。”“是谁教你这么能说的？”阿列克赛哈哈大笑，“莫不是我的朋友、你小姐的侍女娜斯佳吗？教育却原来是这么被流传的！”丽莎怕说漏，便立即改过

① 原文为法文。

来。“看你想到哪里去了？”她说，“难道我从来没有去过老爷府邸吗？说不定我什么都见过、听过。不过嘛！”她接着说：“尽跟你说话，忘记采蘑菇了。好了！少爷，你走那边，我走这边，请你原谅……”丽莎想走开去，阿列克赛抓住她的手。“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宝贝？”“我叫阿库莉娜，”丽莎回答，手指头使劲地从他手里挣开，“放我走，少爷！我该回家了。”“哦？我的好朋友阿库莉娜！我一定要去找你爸爸铁匠瓦西里，到你家去串门。”“你怎么啦？”丽莎急忙拒绝，“别去！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去！假如家里知道了我一个人在林子里跟你少爷说过话，那我就会完蛋了！我父亲铁匠瓦西里一定会打死我的！”“可我一定得跟你再见。”“好吧！我抽空再来采蘑菇。”“什么时候？”“明天也行。”“亲爱的阿库莉娜，我想吻你一下，可我没有那胆子。那么明天，就在这个时候，对不对？”“对。”“你该不会欺骗我吧？”“不会的。”“那你发誓。”“好吧！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我会信守诺言。”

年轻人道别了。丽莎走出林子，穿过田野，溜进花园，慌慌张张跑进了账房，娜斯佳正在那儿等她。她换了衣裳，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那性急的女仆的问题便到客厅去了。客厅里餐桌已经摆好，早餐已经上来了。杰克逊扑过了粉，绑着腰，如同高脚杯，正拿刀子把面包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父亲表扬女儿起得早散步好。“天亮就起床对健康最好了。”他说。接着他便举出几个长寿的例子，那是从英国杂志上读来的。他说，凡是活了一百岁的人都不喝酒并且无论冬夏一天亮就起来。丽莎没有听他说。她思想早离开这里，回到早晨相会的一切情景之中去了，想到阿库莉娜跟年轻猎人的整个谈话过程，良心开始不安。她试图想说服自己这些谈话并非不合理，这次胡闹的行为决不会带来任何恶果，可是良心胜过理智。她答应明天再去，这件事让她心里受折磨。她本可以完全不兑现自己庄严的誓言。不过，阿历克赛如果等她不到，会到村子里来找铁匠瓦西里的女儿，那个阿库莉娜，胖乎乎的麻子姑娘，那样一来，就会识破她轻浮的阴谋。想到这里，丽

莎害怕了,她只得下决心,明天早上再假装阿库莉娜到林子里去。

阿列克赛却兴奋地整天想着那新相识的姑娘,夜里睡了,那个黑黑的美人儿也在他的左右徘徊。天刚亮,他就穿好了衣服。也没给猎枪上好子弹,他就到了田野上,身旁跟着那只忠实的斯波卡,跑到了约定的地点。他焦急地等了她半个钟头左右。终于,树木丛中有蓝色的长袍子闪现,他看见了,立刻就朝阿库莉娜跑过去。她微笑,以报答他的狂喜。但阿列克赛当即看出她脸上忧愁与难过的迹象。他想知道为什么。丽莎承认,她以为她的行为不得体,她不安,今天她不想不遵守诺言,而这次相会是最后一次了,她请求他断绝这种对他们毫无意义的交往。这当然是用农民的土话说出来的。但感情对于一个村姑实在是太奇特了,使得阿列克赛十分惊讶。他尽力发挥自己说话的技巧,一心想说服阿库莉娜,说她的愿望是正确的,答应她永不让她因他而后悔,保证一切都服从她,千万请求她不要让他的惟一的幸福失去:单独会见她,退一步说,即使隔天或一周两次也行。他说这话,着实动情,这时他确实爱上她了。丽莎听他说,一言不发。“答应我一句话,”她终于开口说了,“你可得永远不到村里去找我,或者去打听我。除了我指定的时间外答应我不找别的机会见我。”阿列克赛以上帝发誓,但她笑着止住他。“我不要你发誓,”丽莎说,“你答应一句话就够了。”这以后他们便友好地一边交谈,一边在森林里漫步,最后莉莎说:时候到了,他们分手吧。阿列克赛一个人留下来,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村姑只见两次就把他支配了。跟阿库莉娜的交往对他来说具有一种新的魔力,虽然这个古怪的乡下姑娘的指示他感到是个重负,但他脑子里从没闪现过违背承诺的想法。阿列克赛虽然手上戴了迷信的戒指,并且跟人有过秘密通信,还有过郁闷的绝望情绪,但他实际上倒是个热血青年,有一颗纯朴的、能感受纯洁喜悦的心。

假如我随手写下去,那我一定要仔细地描写年轻人如何幽

会和互诉衷肠，依靠之感与日俱增，他们的行为和对话等等；可是我知道，我的大多数读者绝不会分享我的这一番乐趣。一般说来，那类烦人的描写会让人发腻。因此，我就从略了。两个月还不到，我的阿列克赛就已经爱得发昏，而丽莎也差不多，只是比他冷静些罢了。他俩沉湎于眼前的快活，几乎不想将来。

从此永远在一起的念头在他俩脑子里经常出现，但他们从不说。理由很显然：阿列克赛无论如何喜欢美丽的阿库莉娜，但他总不会忘记自己跟这村姑之间的距离；而丽莎呢，她看到两家父亲之间的仇怨可能永远不会化解，不敢指望他们会和好。此外，她的自尊还在作怪，有一种模糊的浪漫的希望，但愿见到杜基洛沃村的少爷跪在普里鲁琴诺村铁匠女儿的脚底下。突然发生的一件大事，几乎让他俩的关系彻底改变了。

一个晴朗寒冷的早晨（我们俄国的秋天这种日子是经常的），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列斯托夫骑马出门去，通常他总是带着三条猎狗、一名马夫和几个手执响器的小仆人。正当此时，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穆罗姆斯基也看到天气好，吩咐套上那秃尾的牝马，骑上它在自己英国式的田野上奔驰。到森林边他看到自己的邻居穿着狐皮里子的高加索外套，傲慢地在马上，那人正等着打兔子，小仆人们大喊大叫，敲打响器把野兔从灌木丛中轰出来。如果格利高里·伊凡诺维奇能料到这个偶发事件，那他肯定会掉转马头走另一条道。结果他正碰上了别列斯托夫，发觉自己跟对方不过只有手枪射程那么远了。毫无办法。穆罗姆斯基本是个有教养的欧洲人，他走近自己的冤家跟前，彬彬有礼地向他表示欢迎。别列斯托夫也是很热情地回礼，如同被拴上链子的一头狗熊按照驯狗熊人的命令向观众们致敬一样。正在这时，一只兔子从林子里跳出来，在田里飞跑。别列斯托夫和马夫放开嗓门大叫，放出几条狗，自己则跟踪追击。穆罗姆斯基的马从来没有上过猎场，受惊了，便狂奔。穆罗姆斯基经常吹嘘自己是个好骑手，这时放马奔驰，私下着实高兴能借此机会摆脱掉这

个令人不愉快的对手。但他没有发现前面有一条沟，突然拐到一边去，穆罗姆斯基坐不稳了。他被摔下来，重重地跌倒在冰冻的地上，他只得躺着咒骂那混账的秃尾巴畜牲。那畜牲感到没有了骑手，清醒过来，立刻站住。伊凡·彼得罗维奇跑到他跟前，问他摔伤了没有。此时，马夫抓住笼头牵来了闯祸的马。他扶着穆罗姆斯基跨上鞍子，而别列斯托夫则请他到自己家里去。穆罗姆斯基不能拒绝，因为他觉得自己欠了人家的情。这样别列斯托夫洋洋得意地回家了，打了一只兔子，又抓来受了伤、几乎变成俘虏的敌人。

两位邻居用早餐时非常友好地谈话。穆罗姆斯基请别列斯托夫借一辆马车给他，因为他摔得很厉害，以至于不能骑马了。别列斯托夫把他一直送到门外，而穆罗姆斯基非得等他答应明日一定去普里鲁琴诺村吃午饭，跟阿列克赛·伊凡诺维奇一道，才肯离开。这一来，旧仇似乎由于秃尾牝马的一惊而解决了。

丽莎来迎接格里高里·伊凡诺维奇。“怎么了，爸爸？”她惊讶地说，“为什么您脚拐了？您的马呢？这辆马车是谁的？”“看你猜得着！我亲爱的”。[1] 格里高里·伊凡诺维奇回答，然后把所发生的事情一一对她讲了。丽莎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没等她醒悟过来，他就宣布：别列斯托夫父子明天要来吃午饭。“您说什么？”她说，脸色苍白，“别列斯托夫父子！明天到我家吃饭？不，爸爸！无论如何我不出来。”“怎么？你疯了，”父亲不以为然，“从何时你居然这么羞涩，也许，莫非你对他们有着深仇大恨吗？你就像个浪漫小说里的人物啦！别孩子气了……”“不行，爸爸！我也决不会在别列斯托夫父子跟前露脸。”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只得耸耸肩膀，不再跟她枉争，因为他明白，跟她斗是斗不出结果的，于是回房休息，在这次值得纪念的游猎以后也该歇歇了。

丽莎维塔·格里高力耶芙娜回到自己闺房里，立刻叫来娜

---

① 原文为英文。

斯佳。两个姑娘把明日要来客的事情讨论了好久。倘使阿列克赛认出受过好教育的小姐就是自己的阿库莉娜，那他会怎样想呢？对她的行为、人品和智慧会有什么看法呢？丽莎倒很想看看，这次出乎意外的陡然会见会给他产生怎样的印象……一个好主意在她脑子里一闪。她当即对娜斯佳说，她俩高兴得不得了，并决定照办不误。第二天吃早饭时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问女儿，她是不是还坚持要躲避别列斯托夫父子。

“爸爸！”丽莎回答，“如果您一定要求的话，我就接待他们，但是我有个要求：不论我在他们面前如何出现，也不管我做什么，您可不能骂我，也不能露出一点惊讶和不满的样子。”

“又在想什么了！”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笑着说，“也行！好，好！我同意，你怎样去做都按照你的意思。你这个黑眼睛的捣蛋鬼！”他边说边吻了一下她的额头。丽莎便跑开准备去了。

下午两点正，一辆六套马车驶进院子，开到翠绿的园地边缘。老别列斯托夫走上台阶，两旁有穆罗姆斯基家的两个穿制服的人搀扶着。他儿子跟在后面一同走进餐厅，那儿宴席已经摆好。穆罗姆斯基尽其可能地热情招待邻居，提议他们在饭前去参观一下花园和养兽场，就带领他们沿着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撒了细沙的道路走去。老别列斯托夫感叹竟为了如此荒唐的癖好而花费的劳动和时间，但怕失礼，他没有说。他儿子既不赞同抠门的地主的比较，也不同情傲慢的英国迷的虚荣。他望眼欲穿，正等着主人的女儿出来，他已经听说过不少有关她的情况，虽然，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的心已另有所属，但是，年轻的美人儿却永远有打动他的力量。

回到客厅，三人就座。两个老的便回忆往日的时光和自己工作时的逸闻趣事，而阿列克赛却心里琢磨，丽莎出场后，他要扮演怎样的角色才正合适。他觉得，冷漠的心不在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好的办法，这么一想，他就决心这么做了。门打开，他转过脸去，神态冷漠，自以为是，那种架式即使情场女子看了也会心

惊。很可惜，进来的不是丽莎，而是杰克逊，她扑了粉，束了腰，低垂眼睛，屈膝行礼。这一来，阿列克赛姿态优美的军人亮相全无意义。当他还没来得及镇定下来，房门又打开，丽莎进来。她父亲便给客人作介绍，但他突然呆住了，忙不迭咬咬嘴唇……丽莎，他的黑黑的丽莎，白粉一直擦到耳根，眉毛描得比杰克逊小姐还要黑；一头卷曲的假发，比她本人的头发颜色浅许多，蓬松高耸，就像路易十四头上戴的扑粉的假发；袖肩高耸，好像庞巴杜夫人[①] 的肥大裙子；腰肢束紧，就像个字母X；而尚未典当的她母亲的所有钻石首饰全都戴上，手指间、脖子边、耳垂下全都闪烁生辉。阿列克赛不可能认出这个可笑的小姐就是他的阿库莉娜。他父亲走上前吻了她的手，他也不得已跟着过去，当他接融她的白嫩的纤细手指的时候，他感到她的手发抖。同时他也来得及观察她的小小的脚，那是特意摆弄出来，显得十分漂亮。这双脚倒是稍稍减轻了他对她装束的厌恶。至于她雪白的皮肤和乌黑的眉毛，由于他心地单纯，看第一眼也就看不出来，往后也不曾怀疑。

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记得自己的诺言，尽力不露出惊讶的神色。但他的女儿的恶作剧使他觉得滑稽，他好不容易才没笑。而冷漠的英国小姐倒笑不出来。她猜到了莉莎用的香粉和眉黛是从她抽屉里偷去的，因此，她粉白的脸盘透出了红晕。

她对年轻的淘气姑娘生气地瞪了几眼。而那个淘气鬼却装着没有看见，打算以后再找个时间向她作详细的解释。大家在餐桌旁入座。阿列克赛继续心不在焉地沉思。丽莎矫揉造作，透过牙缝说话，娇滴滴像是唱歌，并且只说法国话。她父亲不时出神地望着她，不明白她搞的什么阴谋，但觉得这一切实在有意思。英国小姐则生气，一言不发。惟有伊凡·彼得罗维奇好像在家里一样：吃了两个人的饭量，喝的也不少，讲笑话讲得自己发笑，并

① 庞巴杜夫人（1721—1764）：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

且谈吐越来越亲切，不断打诨。终于他们从餐桌边站起身，客人离去后，格利高里·伊凡诺维奇哈哈大笑，抛出一大堆问题。“你怎么想到要捉弄他们呢？”他问丽莎，“你要知道，香对你倒相配。我不懂女士们化妆的秘密，不过假如我是你，我也要擦粉的，当然不会擦得太多，淡淡的一层也就行了。”

丽莎正为自己计谋的成功而开心。她拥抱爸爸，然后跑去安抚气愤的杰克逊。那老小姐好不容易才给她打开房门并听她作说明。丽莎说，在陌生人面前，她不想露出那么黑黑的皮肤，而她又不敢请求杰克逊小姐……但她深信，小姐善良，一定会原谅她的……杰克逊小姐气消了，吻了吻丽莎，为了表示原谅，送了她一小盒英国香粉。丽莎欣然接受，不住致谢。

读者一定预料到，次日清晨，丽莎赶赴丛林幽会。“少爷，你昨日去老爷家了，是吗？”她马上对阿列克赛说，“你看小姐如何？”阿列克赛说没注意。“真遗憾！”丽莎说，“我想证实一下大家的话……”“大家怎么说？”“别人都说我长得像小姐，是吗？”“胡说八道！她那么丑怎么可以与你相提并论。”“啊，少爷，这话你没说对，小姐又白，装扮入时，我哪比得上？”阿列克赛发誓说再白的小姐也比不上她，而且为证实这一点，就把小姐的样子说出来，又评价说很滑稽，丽莎不禁笑起来。“但是，”她叹息一声说，“小姐尽管滑稽，但相较而言，我只是个不认识字的女仆而已。”“啊！”阿列克赛说，“别担心！如果你肯的话，我现在就教你认字。”“那我们就试一试吧！”丽莎说。“好，亲爱的，马上进行也可以。”他们坐下来，阿列克赛把铅笔和本子拿出来，阿库莉娜对字母很快就掌握了。阿列克赛对她的学习能力大为惊奇。次日她想学写字，开始时还控制不住铅笔，但马上就能写字母了。“真少见！”阿列克赛说，“我们的学习方法比兰开斯特的还棒。”结果，第三次学习时，阿库莉娜已经可以读卡拉姆津的小说《贵族小姐娜塔丽雅》了，而且时而谈谈自己的意见，让阿列克赛惊叹不已；她还摘写一些名言写在一张纸上。

一周后，他们互通信件，邮箱是一棵老橡树的洞，娜斯佳做信使，阿列克赛写信寄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恋人弯弯曲曲的平常用的蓝纸信。阿库莉娜看来适应了写字，进步很大，理智也在成熟。

这时，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列斯托夫和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穆罗姆斯基越来越融洽，成了至交好友。原因之一在于：穆罗姆斯基觉得伊凡·彼得罗维奇死后，留下的遗产会让他的儿子阿列克赛成为当地的大财主，尽管穆罗姆斯基怪僻（或者按他说是英国式的傻气），但也有许多优点，好比说：会找门路；他的亲戚普隆斯基伯爵也很有权势，没准会帮阿列克赛一把，西穆罗斯基也会乐意（别列斯托夫想着）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嫁女儿。俩人前此仅是心里计划，后来表达出来，就互相祝贺，决定让这事成功，并各自开始谋划。穆罗姆斯基难办的是他要说服蓓西亲近阿列克赛，从那次有意义的午饭后，她们还未见面呢。看来他们之间互无好感；因为阿列克赛也再未来拜访，别列斯托夫来的时候，丽莎都不露面。但穆罗姆斯基觉得如果阿列克赛每天都来的话，蓓西会爱他的，日久生情是人之常情。

别列斯托夫倒不忧愁这事的成功，这天晚上他就叫儿子来；他抽一会烟，想了一阵说：“阿廖沙，你为何没提从军的事了？你不再想当骠骑兵了？……”“不，爸爸。”阿列克赛毕恭毕敬地说，“我觉得你不希望我从军，我应该服从您。”“好，”伊凡·彼得罗维奇说。“我明白你很顺从我，这让我坦然；我不愿让你为难……让你去做文官……；我想先让你去成家呢。”

“和谁？”阿列克赛很惊讶。

“穆罗姆斯基的女儿丽莎。”伊凡·彼得罗维奇说，“这妻子很少有，对吗？”

“爸爸，我不愿意成家。”

“你不愿意，我却想过很多次了！”

“但我根本不喜欢丽莎。”

“慢慢就会爱上她的，日久生情。”

“我可能不会让她满意。”

“别说这些，哦？你就这么听从爸爸的话吗？”

“随便，我不想成家。”

“你一定要成家，否则我就不认你这儿子，遗产也没你的份！我会卖掉、花光、分文不剩！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没决定就别来见我。”

阿列克赛明白父亲很固执，他的念头用刀子也刮不去——就像塔拉斯·斯科季宁说的那样。但阿列克赛和他父亲一样固执。他回到屋里，想父亲可能的行动，想到丽莎小姐以及父亲对他的气愤的威胁，然后是阿库莉娜。他首次发现自己爱得有多深；他忽然起了个念头：和她结婚，用自己的双手去生活。他越想越觉得这办法好。这段日子因为下雨，他们很久没在树林相会了。他用清晰的字词和热情的言语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所处的困境，并且向她求婚，他马上投递信件到邮箱——那树洞，然后安心地睡了。

次日，阿列克赛打定主意去找穆罗姆斯基，要说明白。他想得到他的同情，支持自己。“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在吗？”他骑马到普里鲁契诺村，“不在，”仆人说，“老爷清早就出去了。”“真不凑巧。”阿列克赛想，“那丽莎呢？”“她在，少爷。”于是阿列克赛下马，让仆人照顾马，自己未通报就进去了。

“所有都可以结束了，”他边想边进了大厅；“我当面摊牌。”他进去……猛地呆住了！丽莎：……不，阿库莉娜，动人的阿库莉娜，没穿粗布袍，而是白睡服，在窗前读信。她聚精会神，竟然没察觉他进屋。阿列克赛兴奋地大叫。丽莎吓了一跳，抬头叫了一声，想走开。他冲上前拦住她。“阿库莉娜！……”丽莎想挣开……“放开我，少爷，您疯了吗？”[①] 她用劲挣开，反复地说。“亲爱的阿

① 原文为法文。

库莉娜！”他一次又一次说，一边亲吻她的手。杰克逊小姐看到如此场景不知所措，此时，门开了，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进来。

“啊”！格里高力·伊凡诺维奇说，“看样子，你们已决定了。”

读者一定不会怪我不再多说这故事的结尾吧。

杜勃罗夫斯基

第一部

第　一　章

许多年前，有一位俄国贵族，叫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罗夫，他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他的财产、门第和社交的范围使他在他所在的省里很有影响。邻居们对他的一向稀奇的需要都愿意满足他，省里做官的人对他都很敬重。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对别人的恭维如同接受供奉一般心安理得。他的府第总是高朋满座，人们都愿意从这个贵族的热闹、放纵的生活之间获得好处，为他的悠闲的生活增添色彩。谁都不敢不赴他的宴请，也不敢不按时到他府第问候。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在生活中间却像一个粗俗的人一样。他是一个被环境宠坏的人，他总是任性，暴躁的脾气随时发作，他也听之任之，经常想出一些迟钝的人所想不到的名堂。虽然他的身体非常健壮，但是，在一周里面，他总是有一两天会受到消化不良的折磨，而且每晚必要喝醉。在他府第的厢房中，有十六个女用人，在那里做女人的活计。厢房都用木头条围着窗户，大门上锁，由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亲自掌管钥匙。关在房子里的姑娘，在一定的时间里由两个老妇人看守，到院子里面走一走。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经常把姑娘们嫁出去，然后再买几个新的来代替。他对农奴和用人的态度有时厉害有时放纵，他们对主人的富有和名声有一种虚荣感，这样他们对待别的邻居就很高傲。因为他们有主人的强大的保护。

特罗耶库罗夫最喜欢的三件事情是：在他的广阔的土地上骑马闲逛，没完没了的喝酒，作弄人，而且这些作弄人的名堂层

出不穷。它一般针对的是这里新来的居民，只有安德列·加普里罗维奇·杜勃罗夫斯基没有被作弄过。杜勃罗夫斯基是一个退役的中尉军官，他住在他的隔壁，有七十个农奴。尽管杜勃罗夫斯基门第并不高，但是特罗耶库罗夫，这个对声名煊赫的人也不理睬的人，却十分尊敬他。他们曾经是同事，所以，特罗耶库罗夫了解他是恩怨分明、刚毅果断。他们的生活不同，所以有很长时间都没有见过面。杜勃罗夫斯基因为家境不好，所以退役，就居住在自己仅有的一个农庄里面。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听说后，就提议要他住在自己的领地里面，但是杜勃罗夫斯基只是感谢他的好意，仍然保持穷困而自主的景况。几年以后，退役陆军上将特罗耶库罗夫回到自己的农庄，他们愉快地相会。从此两个人形影不离。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对任何人都没有拜访过，但是却和同事经常来往。他们年纪一样，门第相当，受过相同的教育，品行和喜好也有一些相近。有些地方，俩人也一样：都经历了爱情，结了婚，没过多久又妻子死去，都有一个小孩。杜勃罗夫斯基的儿子在彼得堡读书，基里拉的女儿陪伴在爸爸身边。特罗耶库罗夫经常对杜勃罗夫斯基说："伙计，安德列·加普里罗维奇，如果你的伏洛奇卡学好，我就把玛莎[1]许配给他，即使他很穷困，我也不在乎。"安德列·加普里罗维奇拒绝说："不，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我的伏洛奇卡配不上玛丽娅·基里洛芙娜。他这样的破落贵族，做一个娇滴滴的小姐的用人，不如娶一个破落贵族，那还可以做主人。"

对于骄傲的特罗耶库罗夫和贫穷的邻居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们都十分羡慕，更对后者的骨气感到惊奇：在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吃饭时，他可以直率地表示自己的不同看法。有几个人想学他的样子，不再仅仅是听从吩咐，结果被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态度弄得再也不敢这样。只有杜勃罗夫斯基是一个例外。但是，

---

① 玛丽娅·基里洛芙娜的昵称。

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情把这种情况打破了。

有一年的初秋，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想到远方的一个狩猎场去狩猎。临行前，他吩咐看狗的和马夫要在凌晨五点前就预备好。营帐和做饭的用具已经提前运到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吃午饭的地方。主人陪着客人到关狗的地方巡视，那里养着五百多条猎犬。它们被照顾得很舒服，正在叫喊着，称赞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大方。这里还设立了一个为狗看病的地方，有一个为名种的狗生养和哺乳的房间，主持的是军医季莫什卡。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很以这里的漂亮的设备而自豪，所以只要有机会，他总要带别人来参观，这些人里面，有的已经看过二十次不止了。他被大家包围着，由季莫什卡和其他的养狗人陪同，在这里巡查。他时而在一个狗窝前停下，时而询问狗得病的情况，时而严肃的忠告，时而召唤几条他亲近的狗，温柔地言语几句。客人们早就认为，夸奖他的狗是他们当仁不让的责任，只有杜勃罗夫斯基例外，他默默地皱眉。他也很喜欢狩猎，但是他没有钱，所以只养了两条猎犬和一些灵猩，所以看到如此体面的狗窝不禁有些嫉妒。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为何皱眉？难道你不喜欢这里？"他说，"不，这里很好，大概你的用人的居所还没有它们好哪！"一个养狗人觉得受到侮辱。"上帝保佑，主人对我们很好，我们对自己的居所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但是，事实如此，即使有的庄园主用土地来换这些狗窝，也不会吃亏。他肯定会吃住都好一些。"听到自己的奴隶这样直率的话，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哈哈大笑起来，客人们也附和着，尽管这养狗人的话也包含他们在内。杜勃罗夫斯基脸变得苍白，一声不吭。此时，有人把一些刚刚养出来的狗崽让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看，他就看狗崽去了，命令保留两只，其他的都丢到水里去。这时，没有人注意到安德列·加普里罗维奇走了。

大家回到房子后，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开始吃晚饭，这才发现杜勃罗夫斯基不见了，就让人去叫他。结果有人说安德列·加

普里罗维奇回家了。特罗耶库罗夫命令马上去找他，并且一定要拉他回来。他一辈子都和杜勃罗夫斯基一起去狩猎，因为他是辨别猎犬性格的行家，而且也会处理在狩猎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骑马去追赶他的人回来，大家还坐在桌子边，他汇报安德列·加普里罗维奇不想回来。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和以前一样，喝了酒就发火了，他又派遣那个用人去对安德列·加普里罗维奇说，假如他不回这里，他们的友谊从此断绝。用人出发，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站起来让宾客离开，然后就睡觉去了。

第二天，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德列·加普里罗维奇离开了。这时有一封叠好的信，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让书记读信，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阁下：

如果您不送养狗人巴拉莫史卡来对我道歉，我不会去波克罗夫斯克；至于对他的处罚或则宽容，那是我的事情，我无法忍耐您的仆人和您的嘲讽，因为我不是丑角，而是历史久远的贵族。期待您的意见。

安德列·杜勃罗夫斯基

按照现在的规矩来说，这是一封失礼的信，但是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生气的不是信的言辞和语气，而是它涉及的问题。“他说什么？”特罗耶库罗夫光着脚从床上跳下来，气愤地说，“要我的仆人去道歉？让他来处罚？他说的什么？他知道我是谁？我要让他知道他的行为的后果，到时候，他后悔都来不及！”

于是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穿戴完毕去狩猎，仍然和从前一样气派，但是狩猎不成功。打了一天，只见到一只兔子，狗还没有追上。原野的午餐也不愉快，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觉得味道不好，所以还把伙夫揍了一顿，客人们也挨了骂，回家的路上，他有意地在杜勃罗夫斯基的领地里呼啸而过。

过了两天，这对邻居关系仍然没有好转。安德列·加普里罗维奇没有到波克罗夫斯克去，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缺少他，也觉得郁闷，所以为了泄愤，把他辱骂了一通。当地好心的贵族又把这些话告诉杜勃罗夫斯基。这样，和好就不可能了。

有一天，杜勃罗夫斯基巡视自己小小的田庄，他听见白桦树林有伐木声，过了一会又听见树干倒下去。他上马冲进林子，正好碰见几个波克洛夫斯克的农民正在从容地偷盗他的树木。那几个农民见到他赶快跑。杜勃罗夫斯基跟他的车夫抓住了两个，捆着带回家去。他们的三匹马也作为战利品。杜勃罗夫斯基很气愤，以前，特罗耶库罗夫手下这帮的流氓，从来不敢在他的领地内胡作非为，因为他们知道他跟自己主人的关系友好。杜勃罗夫斯基看到，现在他们趁两家反目才这样，他决定不惜背离战争法的一切而惩罚俘虏，就用此林中的桦树条打了一顿，马匹则留下，合并到自己牲口里去。事情当天便传到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那里。他十分气愤，在盛怒时刻他恨不得带领全体家奴去攻打基斯杰涅夫卡（这是他邻人的庄园的名字），将它彻底打碎，把主人俘虏在自己的庄园里。这般大动干戈，在他也不是第一次，但他的思维很快改变了。

他拖着重步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偶尔看一眼窗外，门外有一辆三套马车，一个头戴皮帽，身穿厚呢大衣的矮子下了车，朝管家住的厢房去。特罗耶库罗夫认识此人是陪审员沙巴施金，便命令把他叫来。不久，沙巴施金站在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前面了，他讨好似的恭候他的命令。

“你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特罗耶库罗夫说，“你有什么事情吗？”

“我要进城，大人！”沙巴施金说，“这就来找伊凡·杰米扬洛夫，您有何吩咐。”

“你来得好！你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我正要你办件事。喝杯酒再说。”

这种亲热不禁让陪审员受宠若惊。他不愿喝酒，立即专心的听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话。

“我的邻居，”特罗耶库罗夫说，“是个自以为是的小地主，我得把他的田产夺过来，你看该如何做？”

“大人！倘若有文据，或者……”

“胡说！哪来的文据？只有老子的命令！要排除一切法律，把它夺过来，就这么办！让我想想。这产业原来属于我，一个叫斯比岑的买去，又转卖给杜勃罗夫斯基的父亲。从这里可以有办法吗？”

“难，大人！这买卖完全合法。”

“你好好想想。”

“比方说，如果大人能想法子把邻人占有产业的记载或地契弄到，……”

“我明白了，不过问题是——他的文件起火的时候都烧了。”

“文件烧掉了？那太好了！——在这种情况下，请一切按法律办事，肯定让大人满意。”

“是吗？好，看你的！我指望你帮助，我的回报你不必担心。”

沙巴施金深深鞠了一躬后走了。从这天开始，他便为这件预谋的案子奔波。由于他极富有心计，大约过了两周，杜勃罗夫斯基从城里接到一张传票，叫他立即把关于他拥有基斯杰涅夫卡的事情汇报清楚。

安德列·加甫里洛维奇被这突发的事情弄得莫名其妙，当天他写了一封语气相当粗暴的信，宣称基斯杰涅夫卡是他死去的父亲财产，他继承它是根据遗产继承法，与特罗耶库罗夫毫无关系，任何其他人想占有他的财产都是造谣和勒索。

此信在陪审员沙巴施金的心里产生了极好的感觉。他看出，第一：杜勃罗夫斯基不知道打官司的奥妙，第二：这样的火爆和鲁莽的人是很容易让他吃亏的。安德列·加甫里洛维奇再仔细地研究了陪审员的提问，认为必须仔细地加以答复。他写了一份

很规范的诉讼书,但后来却说明它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案子在延迟,安德列·加甫里洛维奇以为自己在理,所以对这场官司不太重视,他不愿也不能用钱去贿赂,虽则他常常讽刺律师不要良心,但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也会变成诽谤的牺牲品。另外,特罗耶库罗夫也很少关心他策划的官司的结果——沙巴施金为他在跑,打出他的名字恐吓和贿赂法官,随意曲解一切法规。结果一八××年二月九日杜勃罗夫斯基接到县检察局的一张传票,命令他立即前往××县法庭听候他,即杜勃罗夫斯基中尉与陆军上将特罗耶库罗夫之间的田地诉讼的判决,并且签字表示服从或者不服。这一天杜勃罗夫斯基进城,路上特罗耶库罗夫赶过他。他们彼此不服地看了一眼,杜勃罗夫斯基在自己仇人的眼中看出了不怀好意的笑。

第　二　章

在城里,安德列·加甫里洛维奇在一个熟悉的商人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去县法院。谁也不关心他。然后是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进来,书记们起立,将羽毛笔夹在耳朵上。法庭里的官员们十分恭敬,特地为他搬来一张椅子,表示对他官位、年纪以至伟岸身体的敬仰。他在开着的大门边坐下——而安德列·加甫里洛维奇则紧贴墙而立。一俟安静。书记便高声宣读判决。我们将判决书全文录下,任何人都会高兴地看到在俄国居然有许多办法可以夺走我们本来绝对具有所有权的财产。

一八××年十月七日县法院审理:近卫军中尉安德列·加甫里洛维奇·杜勃罗夫斯基违法占有属于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罗夫上将产业,这产业位于××省基斯杰涅夫卡村,有男农奴××名,草场及农地××俄亩。原

告特罗耶库罗夫上将于去年即一八××年六月九日送本院诉状，说其先父八品文官、勋章获得者彼得·叶非姆之子特罗耶库罗夫于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任总督府省秘书之时，从贵族文书法杰伊·叶戈尔之子斯比岑处购得田产，位于××区基斯杰涅夫卡村（据人口普查，村名是基斯杰涅夫卡移民村），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该村共有私产之男农奴××名，以及园林耕地、荒地、森林、草场，名叫基斯杰涅夫卡河河上之鱼场，以及该田庄所有农地以及主人的木屋一栋，总之，凡从先父，贵族出身的县警官叶戈尔·杰连季之子斯比岑处继承的财产一并包括，并未保留任何农奴和田地，全部卖出，地价二千五百卢布，当日于××县法院备案，书写地契，而其父于同年八月二十六日呈报××县法院办妥一切手续。一七××年九月六日其父去世，其子特罗耶库罗夫上将自一七××年，还是少年之时就服兵役，长年在国外作战，所以其父去世遗产都不知。如今退役，在其父身后所遗之散布于××省××县及××县共有三千名农奴之各处田庄中，发现尚有农奴××名之田庄一处（据此次人口普查，该村实际有农奴××名），连同土地、各项农地竟被近卫军中尉杜勃罗夫斯基强占，而此人并没有文件足以证明其所有权，故此，原告将卖主斯比岑出给其父之地契附于诉状之中呈上，请求将非法占有的田庄之所有权判归原主，并且加以处罚。至于被告非法占有时从田庄所获的收益，原告也请求本院依法判处被告偿还。

经××县地方法院调查审理：该案件中的田庄现占有者近卫军中尉杜勃罗夫斯基已呈递贵族陪审员诉状，诉状称被告所有田庄一处，位于基斯杰涅夫卡村，拥有农奴××名并连同地及各项农地，是继承其父炮兵少尉加甫里尔·叶甫格拉夫之子杜勃罗夫斯基之遗产，此项遗产又是其父于原告之父——当时为总督府文书，后升为八品文官

之特罗耶库罗夫——之手中购得,成交之日,即一七××年八月三十日,原告之父曾给九品文官格里戈里·瓦西里之子索包列夫委托书,该委托书交××县法院备案,被告之父应从索包列夫手中取得地契,该委托书说,特罗耶库罗夫将本人购自文书斯比岑田庄,有农奴××名,连同全部土地均已出让给杜勃罗夫斯基,地价三千二百卢布已付清,将委托人索包列夫代立卖地契约。被告之父依照委托书付清地价时即占有所购田庄,并从此成为法定业主,从此,该田庄与卖主特罗耶库罗夫以及他人等永无关联。然而,地契究竟何时何由何处核实经委托人索包列夫签署交付被告之父——则安德列·杜勃罗夫斯基全不知悉,因他尚处于儿童时期,而其父去世后,该地契未得。他假设,一七××年庄院失火时地契或者与别的文件一同烧毁?此次失火,村人皆知。总之,该田庄自特罗耶库罗夫出卖之日或自索包列夫受权委托之日起,即从一七××年开始,至被告之父亡故之日,即至一七××年止,并进而直到如今,确是杜勃罗夫斯基父子所管,此事周围居民可证明,证人五十二名,皆书面确认,据他们回忆,杜勃罗夫斯基父子拥有上述争讼中之田产已有十多年,从未发生争执,至于业主根据何种条约或法规行所有权却不知。至于前业主八品文官特罗耶库罗夫是否领有该处田产,他们已经无记忆。杜勃罗夫斯基之住宅三十年前夜间失火,确是实情。此外,旁人估计田庄的收入,自当年算起,每年不少于二千卢布。为据理驳斥,陆军上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罗夫于今年一月三日呈交答辩诉状,宣称:被告近卫军中尉安德列·杜勃罗夫斯基虽提出被告之父曾委托九品文官索波列夫代买田庄之委托书,但不但不能出示契,甚至不能依民法十九条及一七五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法令提出该地契签署的确切日期的证据。且依一八一八年五月×日法令规定,委托人已死亡,委托书自然失

效。据理：发生争讼之田庄的所有权归属：有地契者以地契为准，无地契者从速查找旁证。原告基里拉·特罗耶库罗夫已出示地契，足以证实田产确为其父所有，根据法律，理应剥夺杜勃罗夫斯基非法的所有权，并根据继承权判归原告。至于被告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所获的利益，应如数偿还。××县法院审理此案已毕，依据法律诸有关条款，判决如下：

此案经调查属实：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罗夫上将声称目前近卫军中尉安德列·加甫里洛维奇·杜勃罗夫斯基所占的田庄，位于基斯杰涅夫卡村，据最近人口普查，共男农奴××名，连同土地及各项农地，本为其产业，并呈示原本地契，证明确为其父——原总督府秘书后晋升为八品文官——于一七××年从贵族出身之文书法杰伊·斯比岑手中购得，此地契记载，买主特罗耶库罗夫于同年于××地方法院已将该田庄过户，获得所有权，虽则，被告安德列·杜勃罗夫斯基曾出示原告之父给九品文官索包列夫之委托书，委托后者与被告之父签立地契，以为辩驳，然而此委托书不但不能视为不动产买卖，按××法令，甚至临时占有亦违法，况且此委托书因委托人死亡已失效。被告杜勃罗夫斯基自本案起诉之日，即一八××年×月×日起，未能提出任何证据，以证明何时何地依据该委托书签定地契。故本院认定上项田庄农奴××名连同土地及各农地一如现状，根据地契实为特罗耶库罗夫上将的产业。判决如下：剥夺近卫军中尉杜勃罗夫斯基所有权，准特罗耶库罗夫办理过户手续，根据继承法，确认所有权，于××地方法院备案。至于特罗耶库罗夫上将呈请本院向近卫军中尉杜勃罗夫斯基追偿非法占有上项田庄历年所得利益，据老居民证实，该田庄确是杜勃罗夫斯基父子多年来占有，特罗耶库罗夫亦很久未曾对此提出诉讼，根据法律：

凡在他人土地上耕种或筑院，一经起诉且查获实据者，

则被占之土地及所生长之谷物或庄院连同一切建筑一概判归原主。依此，则特罗耶库罗夫上将呈请本院向杜勃罗夫斯基中尉追回历年收获应予以驳回，盖因判归原告者已属田庄全部，并无任何保留，倘于过户之际，发现果有匿藏，而特罗耶库罗夫果有合法与确凿之证据，应准予另行起诉。本判决依法遵循诉讼程序应向原告与被告提前宣读，经警察局传讯，至本院听取宣判并签字，以示服从或不服从。

出席本院两者于本判决书主文签字画押。

书记宣读完毕，陪审员立刻向特罗耶库罗夫鞠躬，捧着判决书请他签字。兴高采烈的特罗耶库罗夫拿过羽毛笔，在判决书上签上“服从判决”。

到杜勃罗夫斯基，书记把判决书递给他。但是杜勃罗夫斯基已经呆住了。

书记再请他签字表示服从，或者，倘若他良心认为自己有理并准备于法定时间内上诉，那么，他可以明确表示不服。杜勃罗夫斯基默默地……突然，他昂头，眼睛发亮，脚一蹬，手猛击过去把书记打倒，接着，他一把拿起墨水，朝陪审官扔过去。大家都吓呆了。他叫道：“什么？不相信上帝的教堂！滚蛋！流氓！”然后，他对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叫道：“闻所未闻，大人！养狗人把一群狗赶进教堂！狗奴在教堂里跑。老子要好好收拾你……”守卫听到闹声跑进来拼命把他压住架出去送进雪橇。特罗耶库罗夫也走了，法院官员送他出来。杜勃罗夫斯基突然疯狂让他受了很大的刺激，他因打赢官司的高兴减弱了。

那些想讨好他的法官没有听到他的感谢话。他当天就回波克罗夫斯克去了。这时，杜勃罗夫斯基病倒在床。好在县里的医生不太差，用水蛭和西班牙牛蝇给他放血。黄昏时病人醒过来。第二天他被送回已经不是他的财产的基斯杰涅夫卡村。

第　三　章

又过了很久，杜勃罗夫斯基的病还没好；但是也不再疯狂了，身体已经衰退。他已记不得从前的事，很少出门，整日出神。叶戈罗芙娜，那位慈祥的老妇人，曾经服侍过他的儿子，现在服侍他。她像管小孩一样照看他，按时催他吃饭睡觉，给他喂饭和安置他睡觉。安德列·加甫里洛维奇默默地服从她，除了她，跟别的任何人不相往来。他已不能思考自己的事了，因此，叶戈罗芙娜觉得必须把这一切情况告诉在近卫军团服役的杜勃罗夫斯基，当时他正在彼得堡。她用账本纸向基斯杰涅夫卡村惟一懂写字的火夫哈里通口授一信，当天就到城里的邮局寄走了。

现在该把小说真正的主角介绍给读者了。

弗拉基米尔·杜勃罗夫斯基是在军事学校受的教育，毕业后就当上近卫军步兵少尉。父亲不惜一切为了儿子过体面生活，所以这个年青人从家里收到的钱比他所期望的要多得多。他欠了赌债，不大考虑未来，并且打算迟早要找一个富有的姑娘——这便是贫穷的青年的理想。

有一天晚上，有几个军官正斜坐在他房里的沙发上，叼着琥珀烟斗正在云里雾里，这时他的勤务兵格里沙递给他一封信，他一看那信封上的字体和邮戳便大吃一惊。他慌忙拆信，读到如下的内容：

> 我的主人弗拉基米尔·安德列耶维奇！我，你的老保姆，决定告诉你，你爸爸的健康情况。他很不好，有时胡乱说话，整天像个蠢孩子似的坐着——生死未卜，全靠上帝保佑了。你快回来吧！我们会派车到沙村去接你。听说地方法院会把我们交给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罗夫，说

什么我们是属于他家的，可我们从来都是属于你们家的——闻所未闻有这等事。你住在彼得堡，应该把这件事奏明皇上，他不会让咱们受欺凌的。

你忠诚的仆人和保姆

奥里娜·叶戈罗芙娜·布兹廖娃

附：我给格里沙附上母亲的祝福，他服侍你好不好？我们这儿下雨已经一个多礼拜了，牧人罗季亚在米科林节前过世了。

弗拉基米尔·杜勃罗夫斯基反复读着这几行混乱的文句，心潮澎湃。他幼年母亲去世，八岁便被送到彼得堡，几乎还不认识自己的父亲，由于这一切，他对父亲总是怀着幻想似的柔情，平静的快乐享受得越少，对生活的热爱便越深。

想到丧父，他的心很痛苦，而他从保姆的信中猜想得到可怜的病人的处境，这使他害怕了。在他的想像中，父亲身陷偏远的农村，由愚昧的老妇人和家奴去照管，有某种灾祸临头的感觉，他受尽灵肉的折磨，正在死去。弗拉基米尔责备自己太粗心了，简直是犯罪。他有好久没有收到父亲的信，也没有想到写信探问一下，还以为父亲出门旅行或忙于家务去了。他下定决心要回家去，倘若父亲的病况要求他留下，他甚至不惜离开军队。他的同事们发觉他神不守舍就都走了。只剩下弗拉基尔一个人的时候，便写了请假报告，然后便抽着烟，陷入深沉的思虑之中。

当天他就为请假的事去奔忙，三天后便上路了。弗拉基米尔·安德列耶维奇快到一个驿站，从这里他要转去基斯杰涅夫卡村了。他心头充满凄凉的预感，他生怕见不到父亲了，他在想像等待着他的将是乡下郁闷的生活，凄凉、孤独、贫穷，为他完全陌生的家务操心劳力。到了驿站，他走进去找站长要马车。站长问清他要去哪里之后便告诉他，从基斯杰涅夫卡村派来的马车在这儿已经等他四天了。接着，老车夫安东马上出现在他面前，记

得小时候就是这个安东曾经带领他进马厩去玩，照看过他的小马。老安东一看见他便热泪盈眶，鞠躬，告诉他老主人还活着，便立即跑去套马。弗拉基米尔·安德列耶维奇谢绝了吃早饭，赶忙出发了。安东赶车，抄小路。主奴之间开始交谈。

"请你告诉我，安东！我父亲跟特罗耶库罗夫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天晓得，弗拉基米尔·安德列耶维奇少爷！……听说，老主人跟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闹别扭，那个人便到法院去——可他自己俨然就是个法官。我们仆人的本不该议论主人，可说老实话，你爸爸当初不该跟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闹翻，鸡蛋碰不过石头嘛！"

"这么说，这个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可以任意做事情吗？"

"那当然，少爷！连陪审官他也根本不放在眼里，县警察局长给他当差。地主们全都上他家表示孝敬，'敲响猪食盆，猪崽挤进门'啦！"

"他要抢夺我家的田产，是真的吗？"

"唉！少爷！我们也听说了。早几天波克洛夫斯克耶村的教堂执事在我们村长家里吃洗礼饭，他说：'你们快活得也够了，快要落进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手心了。'铁匠尼基塔对他说：'得了！沙威里伊奇！别让亲家难过，也别使客人们犯愁。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固然是老爷，安德列·加甫里洛维奇同样也是老爷。而我们全都是上帝和沙皇的臣民。'反正你堵不住别人的嘴巴。"

"这么说，你们是不愿意特罗耶库罗夫来管理你们了？"

"受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管！上帝饶了我们吧！他自己手下人过的日子都够呛，更甭提外人了，不剥一层皮才怪，简直还会吃肉不吐骨头哩！不！求上帝保佑安得列·加甫里洛维奇长寿，倘若上帝真要让他升天，那么，除了你，我们的小主人，我们谁也不要。求你别抛弃我们，而我们要永远跟你。"说了这些话，安东扬起鞭子，抖抖缰绳，马儿便飞奔前进。

老车夫的话使杜勃罗夫斯基深受感动，他默默地又沉思起来。过了一个来钟头。格里沙突然大叫一声："波克洛夫斯克村到了！"杜布罗夫斯基被惊醒，抬头一望：他们是在一个开阔的湖水的堤岸上疾驰，一条小河流出去，在远处山岗之间隐没；一座山上，树木郁郁葱葱，其间掩映着高高耸立的碧绿的屋顶和巨大的石头房子尖突的望楼；另一个山上，矗立着五个圆拱屋顶的教堂和一座古老的钟楼；四周是一些木头农舍，围着篱笆，门前有水井。杜勃罗夫斯基认出了这地方。他记得在这小山上，他曾经跟小玛莎·特罗耶库罗娃一道玩，她比他小两岁，当时就可以看出她定是个美人儿。他想向安东打听一下她的情况，但一种由衷的羞怯使他难以启齿。

接近主人府第的时候，他看见一件洁白的连衫裙在花园的树荫之间飘拂。这时，安东猛抽几鞭，他被城乡车把式所共有的炫耀之心所诱惑，全速飞驶过桥，村庄也一闪而过。出了村庄，马车爬上山，弗拉基米尔看到白桦树林，左侧空地上有一栋红屋顶的灰色小房子，他的心里直翻腾，他眼前就是基斯杰涅夫卡和他父亲简陋的屋子。

十分钟后，他进了主人的庭院。他怀着难以述说的激动心情环顾四周，离开故居至今十二年了！当年在篱笆旁栽下的小白桦，如今已经长成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了。先前庭院里修了三方整齐的花坛，中间有一条宽阔的甬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如今杂草丛生，一匹马在那儿啃草。几条狗汪汪叫几声，一看到安东，就不叫了，摇着毛茸茸的尾巴。一群人从厢房里出来，把他团团围住，吵吵嚷嚷表达他们的喜悦。他好不容易才挤过热情的人群，登上台阶；叶戈罗芙娜在前厅里迎接他，抱着他哭了。"你好哇！你好哇！"他连连说，把老太太搂得紧紧的，"爸爸在哪里？他怎么样了？"

这时，客厅里走进一个高个子老头，苍白，消瘦，穿着长袍，戴着睡帽，步履艰难。

“你好！伏洛奇卡[1]！”他说，声音很虚弱，弗拉基米尔动情地一把抱住父亲。欢乐使病人受到很大的震动，他体力不支，脚站不稳了，要不是儿子扶住他，他准得跌倒。

“你起来干什么？”叶戈罗芙娜说，“连站都站不稳了，可哪儿有人就要往哪儿。”

把老头搀进卧房。他使尽力气跟儿子谈话，但他的思绪搅成一团，说话颠三倒四。不一会他便不做声了，沉沉睡去。他的病情使弗拉基米尔惊讶。他就在这间卧房里安顿下来，要一个人留在这儿陪伴父亲。别人只得由他，这时他们便转而去找格里沙，把他带到下房里，让他饱餐一顿乡下丰盛的饭菜，亲热殷勤之至，问长问短，体贴入微，弄得他很疲倦。

第　四　章

桌上原该是美味佳肴，
如今却停放着棺材寿木。

回家后过了几天，年轻的杜勃罗夫斯基便想着手处理事务，但他父亲不能向他作必要的说明——而安德列·加甫里洛维奇又没有委托代理人。清理他的文件时，儿子只发现陪审官的第一封信和答复这封信的草稿，关于这场官司，从这里头他得不到要领，他相信自己有理，决定等待结果。

此时，安德列·加甫里洛维奇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弗拉基米尔预见到他会支持不住了，于是时刻守护着这个完全像个婴孩的老人。

这时法定的期限已过，没有提出上诉。基斯杰涅夫卡已经归

① 伏洛奇卡：弗拉基米尔的小名。

特罗耶库罗夫所有了。沙巴施金出现了，鞠躬道喜，请示大人何时接收新产业，是大人亲自出马还是委托旁人代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慌乱了。他并非天性贪婪，报复心使他做得太过分，良心有点不安了。他知道，他的对头，他青年时代的老友如今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一回的胜利令他心里并不愉快。他狠狠瞪了沙巴施金一眼，想找个岔子把他咒骂一通，但一时找不到足够的理由作为借口，他便说："给我滚！谁听你胡扯！"

沙巴施金看到他正在气头上，行个礼便赶紧溜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剩下一个人，便在房里来回踱步，打口哨吹着《轰鸣吧！胜利的雷霆！》这支歌，这照例意味着他心烦意乱。

终于他吩咐套上轻便马车，加了衣裳（此时已是九月末），他自己驾车，出了院子。

不一会他就看到安德列·加甫里洛维奇的小屋子了，矛盾的感情充塞他的心胸。图报复的心理多少压抑了较为高尚的感情，但是，后一种感情终于占了上风。他下定决心要跟自己的老朋友讲和，抹掉争吵的痕迹，归还他的产业。这个好主意使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心里轻松多了，他放开马大步向邻居的庄园奔去，马车一直驶进院子。

这时病人正坐在他卧室的床前。他认出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脸上立即露出惶恐之色，血涌上来，惨白的脸变得通红，两眼光火，口吐含糊不清的字句。他儿子正坐在旁边查看账本，抬头一看，他父亲的样子使他大吃一惊。病人惊恐地忿然指指院子。他慌慌张张操着长袍的下摆，打算从椅子上站起来，陡然跌倒。儿子过去，老头失去了知觉，停止了呼吸，他中风了。"赶快！快进城去请医生！"弗拉基米尔喊道。"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要见您。"一个人进来通报。弗拉基米尔向他投去愤怒的一眼。

"叫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快滚，不然，我会命令把他轰出去……滚！"那人快快活活跑去执行主人的命令。叶戈洛芙娜说。"我的少爷呀！"她尖声地说。"你不要脑袋了！基里拉·彼得罗

维奇会把咱们吃掉的。”“别说了！”弗拉基米尔气冲冲地说，“马上派安东进城去请医生。”叶戈洛芙娜出去了。

没有一个人在前堂里，大家都跑到院子里去看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去了。叶戈洛芙娜走到台阶上，听到那个人传达少爷的话。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坐在马车里听着。他的脸色变得如同黑夜，他鄙夷地一笑，向一群人扫了一眼，接着便赶着马慢吞吞地从院子旁边驶过去。他望了望窗户，刚才安德列·加甫里洛维奇还坐在那儿，这时不见了。保姆还站在台阶上，已经忘记了主人的吩咐。大家纷纷议论刚才发生的事情。突然，弗拉基米尔来到人群中间，哭泣地说：“用不着请医生了，爸爸死了。”

大伙儿一阵惊慌。冲进老主人的房里。他靠在弗拉基米尔把他抱上去的围椅上。右手耷拉下来，碰到地板，脑袋低垂到胸口——这具身躯已经没有了一丝生命的迹象，虽则还没有僵冷，但已寿终变形。叶戈洛芙娜放声大哭，人们围着交给他们照料的尸体，给他洗涤，穿上一七九七年就做好了的军服，然后把他放在桌子上，就是在这张桌子旁边他们伺候自己的主人已有许多年了。

第　五　章

葬礼在第三天进行。可怜的老人的尸体放在桌上，盖着寿被，边上点着蜡烛。大厅里挤满了人。发丧时有弗拉基米尔和另外三个人抬棺材。神甫在前面，教堂执事在后面，唱着安魂曲。基斯杰涅夫卡的地主最后一次经过自己的家门。棺材从树林里穿过。教堂离林子不远。天气晴朗但很冷。落叶飘零。

出了树林便看见基斯杰涅夫卡的木教堂和老椴树遮掩的墓地。弗拉基米尔的母亲就埋在那儿，现在，在她的墓旁昨天又挖了一个新墓。教堂里全是基斯杰涅夫卡的农奴，他们来向自己的

主人告别。年青的杜勃罗夫斯基站在唱诗台边。他没哭也不祷告，但阴沉着脸，很吓人。仪式完毕，弗拉基米尔首先上前跟遗体告别，接着仆人也一一跟遗体告别。盖上棺材钉好。娘儿们嚎啕大哭，男人们不时用拳头抹泪。弗拉基米尔和原来那三个仆人抬着灵柩去墓地，全村的人都跟在后面。灵柩入穴，在场的人都撒上一把土，墓穴填好，每人鞠躬然后回去。弗拉基米尔匆匆走了，赶到大家前头在基斯杰涅夫卡森林里失去了踪影。

叶戈罗芙娜以少爷的名义请神甫和神职人员赴丧礼宴会，声明少爷不能陪客，于是，神甫安东、神父夫人费多托芙娜以及神职人员去主人的家，一路上和叶戈罗芙娜谈起过世的人的慈悲心肠，又说到他的继承人以后恐怕不太妙。（特罗耶库罗夫的来访以及如何接待了他这件事已经众所周知，本地政坛人物都说有好戏看。）

“注定的事情难逃呀！”神父夫人说，“要是弗拉基米尔不做我们的主子，那真可惜！他是个好年轻人，真的。”

“不是他还有谁呢？”叶戈罗芙娜插话说，“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发火也是白搭。他的对手可不胆怯：我的孩子会保卫自己，上帝啊，还有好人也会来帮忙。看他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那么嚣张！我格里沙如果骂他：‘滚蛋！你这狗！从院子里出去！’他也会夹着尾巴溜。”

“哎呀！叶戈罗芙娜！”教堂执事说，“你的格里沙怎么骂这些。我宁可去骂几声大主教，决不敢向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看一眼。只要见他就心惊胆战，浑身是汗，脊梁就弯了……”

“人生就如梦呀！”神甫说，“将来也得给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唱挽歌的，跟今天给安得列·加甫里洛维奇唱的一个样，只不过丧事办得隆重些，客人多一些罢了。上帝平等看人！”

“唉！老爷子！我们本来也想请四邻，但是弗拉基米尔·安德列耶维奇不同意。我们家境还宽裕，客是请得起的，但主人这样，叫我们如何是好？因此客人不多，就请你们，亲爱的贵客！”

听到一番亲热的诺言，再加引人垂涎的饭菜在等待，这几位交谈者不由得加快了步伐，就这么顺当地走进主人家，那儿的餐桌已经摆好，伏特加也捧上来了。

这时，弗拉基米尔却在树林深处，一心要用劳累把自己弄得疲倦，从而压抑内心的悲恸。他拼命向前走，也不管是否有路。枝杈时时挂住他、扎他，泥潭不时围住他的双脚——而他毫不在意。终于他走到一个周围长满了树的洼地旁边，一条溪水静静地流过，林子中残留些秋叶。弗拉基米尔停住，在一个冰凉的土包上坐下，他心头的愁绪一个比一个阴暗……他深感自己孤单，未来是一片暗淡。与特罗耶库罗夫为敌，必然带来新的苦难。他这一点点产业就会被剥夺到别人手里——这一来，他便会陷入贫困。他久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看着溪水静静地流，带走几片枯叶，他领悟到人生就是这样——如此相似。最后，他发觉天黑了，便站起来寻路回家。但他还是在不大熟悉的林子里迷失了方向，终于找到一条通往他家的大门。

杜勃罗夫斯基正碰见神甫和神职人员。他想这是个坏兆头，不由得闪开，躲到一株树的后面。他们没有看见他，正起劲地交谈着走过。

“你得远离灾祸呀！”神甫对他老伴说，“我们在这里干什么？结果如何都与你无关。”弗拉基米尔听不清神父夫人回答一句什么。

快到家时，他看见一群人——农民和仆人都挤在院里。弗拉基米尔很远就听见人声鼎沸，有人在讲话。草棚边停了两部马车。台阶上站着几个穿制服的人，看来讨论什么事。

“这是怎么了？”他气愤地问迎面跑来的安东，“他们是谁？想干什么？”

“哎呀！弗拉基米尔·安德列耶维奇少爷！”老头急切地回答，“法院来人要强迫我们离开你，给特罗耶库罗夫……”

弗拉基米尔低下头，人们围拢着不幸的少爷，“你是我们的

父亲，”他们叫喊着，亲吻他的手，“除了你我们不要别的主人，少爷，下令！我们跟法院的人干架不会吃亏。我们死也决不对不起你。”弗拉基米尔望着他们，心头激荡着异样的感情。“站着别动，”他对他们说，“我来跟当官的打交道。”“快去，少爷！”人群中好些人喊道，“叫这帮混蛋丢脸。”

弗拉基米尔走到当官的跟前。沙巴施金戴着便帽，两手叉腰，一双眼睛傲慢地左右看着。县警察局长是个大汉子，五十来岁，脸色通红，留了两把唇须，他见到杜勃罗夫斯基走近前来，咳嗽着沙着喉咙说：“就这样，我向你们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县法院判决，从现在你们都归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罗夫，这是他的代理人沙巴施金先生。你们通通要听话，而女人们得爱他敬他，他可喜欢女人。”说了这句轻薄话，县警察局长哈哈大笑，而沙巴施金和其他的人也跟着笑了，弗拉基米尔憋了一肚子气。“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装出冷漠的样子问那快活的局长。“是这样，”故作深沉的局长说，“我们代表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来接收，没有干系的外人立即滚蛋。”“但是，我以为，你们不必先向我的农奴说，倒应先对我说，向原来的地主宣布剥夺他的所有权……”“你是谁？”沙巴施金插嘴，傲慢地打量他。“原先的地主安德列·加甫里洛维奇·杜勃罗夫斯基已经死了，我们不认识您，也不愿意知道。”

“弗拉基米尔·安德列耶维奇是我们的少爷。”人群中有人说。

“是谁胡说，”警察局长威风地说，“什么少爷？这个弗拉基米尔·安德列耶维奇是什么人？你们的主人是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罗夫。笨蛋？”

“没那回事。”同一个声音说。

“无法无天了！”警察局长大叫，“喂！村长，过来！”村长走上前。

“查看是谁胆敢顶嘴，看老子收拾他！”

村长问大家是谁说的？大家都不吭声，后面几排的叽喳声音越来越大，一下子变成惊人的喊叫。警察局长低了喉咙想来说服。“干嘛老看着他们，”几个家奴喊叫，“孩子们！狠狠地揍！”群众都动了。沙巴施金和其他官员赶忙钻进门厅里，闩上门。

“弟兄们！把他们绑起来！”刚才发话的那个声音又喊道。“大家上前！”“别动！”杜勃罗夫斯基大吼一声。“笨蛋！你们要干什么？会害了你们自己和我。赶快回去，让我清静一下。不要怕，皇上心地善良，我会去求他，他会替咱们伸冤的。我们全都是他的孩子。要是你们闹事和无法无天，他怎么能够保护你们呢？”

年青的杜勃罗夫斯基的几句话、洪亮的声音和庄重的样子产生了效果。人群静下来，接着走了，院子空荡荡。官儿们乖乖地坐在门厅里。最后，沙巴施金偷偷开门，走上台阶，讨好地向杜勃罗夫斯基连连几个鞠躬，感激他好心。弗拉基米尔藐视地听他说完，一句话也不屑于回答。“我们打算，”陪审员接着说，“恳求先生允许我们就在这儿过一夜。因为天黑了，您的农民可能在路上袭击我们。请您做做好事！即使在客厅里睡干草也行，明天凌晨，我们就走。”

“请便，”杜勃罗夫斯基冷冷地回答，“我可不是这儿的主人了。”说了这话，他便走进父亲的房间关上了门。

第　六　章

“一切都结束了。”他对自己说，“今日早晨我还有一席之地和粮食。明天，我得告别我生长而且父亲死去的这栋房子，把它交给杀害我父亲的凶手，弄得我不名一文的那个强盗。”他盯住他母亲的画像。画家画中的她两肘凭栏，身穿洁白的晨妆，头上插一朵火红的玫瑰。“这幅画也会落到我家仇人的手里。”弗拉基米尔这样想，“会把它跟烂椅一道扔进堆房里，或者挂在前厅里

让他的养狗人去取笑和评论，而在她的卧室和父亲寿终的那间房里，会搬进他的管家或女仆。不行！他把我从这栋悲惨的房子赶跑，他也休想得到。”弗拉基米尔咬牙切齿，他心底里冒出一阵阵可怕的念头。官儿们的声音传进他的耳朵，他们要这要那，讨厌地打扰着他的思考。终于，一切复归于寂静。

弗拉基米尔打开柜子和箱子，动手清理亡父的文件。它们大都是账簿和各项来往信札。弗拉基米尔看也不看就撕了。那里头他发现了一个纸包，上书："我妻子的信札"。弗拉基米尔激动地读起来。这是俄土战争时写的，由基斯杰涅夫卡寄往军队的一些信。信中她描述了孤独的生活和家务的操劳，温柔地倾诉别离之苦，召唤他快回家来。有一封信里，她说她对小弗拉基米尔的身体很担心，另一封信里她又为小儿子很早就显示出来的才能而高兴，说她预料小儿子将来前程远大和生活幸福。弗拉基米尔读着读着便忘记了世间的一切，整个灵魂都沉浸在天伦之乐的境界之中。不知不觉时间在消逝，墙上挂钟敲了十一下。弗拉基米尔把这些信放进衣兜，拿着蜡烛走出书房。客厅里官儿们睡在地板上。桌上放着几个喝干了的酒杯，一股酒气弥漫了整个房间。弗拉基米尔很讨厌，走过他们身边要去前厅，门上锁了。没有找到钥匙，他又回到客厅，发现钥匙放在桌上。他打开门碰到一个人，那人躲在角落里，手拿一把闪着寒光的斧头。弗拉基米尔在烛火里面认出是铁匠阿尔希普，"你在这里干什么？"他问。"哎呀！弗拉基米尔·安德列耶维奇，是你呀！"阿尔希普低声回答，"上帝保佑，幸好你拿着蜡烛！"弗拉基米尔惊诧地望着他。"你躲在这儿干什么？"他问铁匠。

"我想，我是来看看他们是不是都在屋里头。"阿尔希普吞吐着低声说。

"干吗拿把斧头？"

"拿把斧头干吗？如今不带斧头那可不行呀！这伙官儿们可都不是好家伙。"

“你喝醉了，扔掉斧头，睡觉去！”

“醉了？弗拉基米尔·安德列伊耶维奇！上帝作证，一滴酒也没喝。听到出事了，哪里还有心思喝。这帮当官的还想要把主人赶出自己的家，听！他们在打呼噜，畜牲！就这么把他们干掉！”

弗拉基米尔紧锁眉头。“阿尔希普！”他沉默片刻，然后说道，“你的想法不对头。不能怪这些当官的。点燃灯吧！跟我来。”

阿尔希普从主人手里接过蜡烛，从炉子后找出灯点燃，俩人便悄悄地从台阶上走下来，沿着院子旁边走过去。巡夜的敲响铁板，狗叫起来。“是谁巡夜？”杜勃罗夫斯基问。

“是我们，少爷！”一个尖嗓子回答，“是瓦西里莎和鲁盖利亚。”“回去吧！”杜勃罗夫斯基说，“用不着你们。”“回去了。”阿尔希普说，“谢谢！少爷！”两个女人回话，马上回家去了。

杜勃罗夫斯基再往前走。有两个人向他走拢来，他们在叫他。杜勃罗夫斯基听出了安东和格里沙的声音。“干吗你们不去睡？”他问。“哪有心思去睡啊！”安东回答，“谁会想到，我们竟然会这样。”

“轻点！”杜勃罗夫斯基打断他的话，“叶戈罗芙娜在哪里？”

“在楼上她那间小房子里。”格里沙回答。

“去！把她带到这儿来，还有，把我们的人都从屋里叫出来，除了那几个当官的，屋里一个人也不让留下。安东！你去套车。”

格里沙去了，过一会便带了母亲一道来了。老太太这一晚没脱衣裳。除了官儿们，屋子里没有一个人合眼。

“都到了吗？”杜勃罗夫斯基问，“屋里头没有剩下一个人吗？”

“除了官儿们，一个也不剩了。”格里沙回答。

“拿些干草和麦秸来。”杜勃罗夫斯基说。

大伙跑进马厩抱回干草。

“放到台阶上。就这样，好！弟兄们，点火！”

阿尔希普打开灯，杜勃罗夫斯基点燃了松明。

“等一下！”他对阿尔希普说，“我刚才匆匆忙忙，好像把前厅的门锁上了，快去打开。”

阿尔希普跑进厅里，门倒是开着的。阿尔希普反而把门倒关了，落了锁，嘴里嘀咕：“开门？那可不成！”于是回到杜勃罗夫斯基身边。

杜勃罗夫斯基把松明凑近草堆，干草着了，不一会整个院子通明透亮。

“哎呀！”叶戈洛芙娜伤心地喊道，“弗拉基米尔·安德列耶维奇！你这是干什么呀？”

“别说了！”杜勃罗夫斯基说，“好！孩子们！再见了！我要走了。祝你们跟新主人过幸福日子。”

“恩人！我们的父亲！”大伙儿喊道，“我们死也不离开你，跟你一道走。”

马已经套好。杜勃罗夫斯基坐上车，跟他们约定以后在基斯杰涅夫卡丛林里相会。安东挥鞭打马，他们便驶出了院子。

刮风了。火吞没了整个房子。通红的烟尘在屋顶上空冉冉升腾。窗玻璃噼啪响，掉下来哐啷一声打得粉碎。一根根燃烧的檩子纷纷往下掉。只听得一声声可怜的嚎啕和惨叫：“起火了！救命呀！救命！”“那可不成！”阿尔希普幸灾乐祸地微笑，观赏着熊熊大火。“好阿尔希普！”叶戈罗芙娜对他说，“去救救他们那帮坏家伙，上帝会有好报的。”

“那可不成！”铁匠回答。

这时，官儿们在窗口出现了，使劲想折断双层的窗框。但整个屋顶哗啦一声垮下来，惨叫停息了。

不一会，大家都到了院子里。娘儿们哭哭啼啼，手忙脚乱，抢救自己的东西，小孩蹦蹦跳跳，观赏火景。火星飞迸，火如旋风般肆虐，附近一栋栋小农舍也烧着了。

“如今好了！”阿尔希普说，“烧得好，是吗？大概，从波克洛夫斯克村那边朝这儿一望，那才好看哩！”

这时出现了新的情况吸引了他。一只小猫在着火的棚子顶上跑，不知从哪儿往下跳，因为四周都是火。这只可怜的畜牲咪咪叫，显然在喊救命。孩子们看着它绝望的样子，笑得要死。“笑什么？鬼东西！”铁匠忿忿地说，“你们不怕上帝吗？上帝创造的生灵正在灭亡，你们却反而傻笑。”于是，他搬过一架梯子搭在棚子的屋檐上，他爬上去救猫。小猫懂得了他的用心，表示感激的样子，一下抓住他的袖子。身上几处着了火的铁匠抱着他所搭救的生灵爬下梯子。“好了！弟兄们！再见！”他对困惑的人们说，“我在这儿没有事情好干了。祝你们幸福，请原谅我的错误。”

铁匠走了。大火继续烧了一段时间，终于熄了。一堆堆不冒火苗的木炭在暗夜里烧得通红。火场周围，身外之物烧得精光的一些基斯杰涅夫卡居民走来走去。

第　七　章

次日，失火的新闻便传遍四方。大家各自有不同的推论。有的说，杜勃罗夫斯基的用人在葬礼宴席上喝醉了才烧着了房子；有的责怪接收的官吏们；更多的人认为，是房子自行着火，连同地方法院法官以及所有家奴全部烧死了。只有几个人明白实际情况，肯定这次可怕的火灾的祸首正是怀有仇恨但是无奈的杜勃罗夫斯基本人。次日特罗耶库罗夫坐车到火灾现场。看来县警察局长、地方法院陪审官、诉讼代理人和书记，此外还有弗拉基米尔·杜勃罗夫斯基、保姆叶戈罗芙娜、仆人格利戈里、车夫安东以及铁匠阿尔希普下落不明。大家都一致证实，几名官吏在屋顶垮下的时候被烧死了。焦骨挖了出来。农妇瓦西里莎和鲁盖利亚说，失火前几分钟他们看见过杜勃罗夫斯基和铁匠阿尔希普。大家都认为铁匠阿尔希普还活着，他肯定是一名主要凶犯。杜勃罗夫斯基身处嫌疑。基里拉·彼得洛维奇向省长写了

一份关于火灾的详尽的描述，一件新的案子又开始了。

不久，新的消息更为人们的好奇和聊天提供了谈论的新话题。在某地方出现了一伙盗贼，周围都很不安。政府对付的措施没有效果。抢劫案时有发生，而且干得越来越干净利落。家居和行路都不安全。那伙强盗用几辆马车白日里在全省行劫，拦截行人和邮车，闯进村庄劫地主，然后放火。首领的聪明、胆量、大方的名声传遍远近。人人讲述他的奇特故事。杜勃罗夫斯基的名字人人都说，全都坚信统领那些匪徒的就是杜勃罗夫斯基。有一件事令大家不解：他对特罗耶库罗夫众多的田庄都不动手，强盗们没有动过他一个草棚和拦截过他一辆车子。素来傲慢的特罗耶库罗夫把这例外视为他在全省的威望的结果，况且他的庄园里有很好的警卫。开初，邻居们私下嘲笑特罗耶库罗夫的骄傲，并且每天期盼那伙盗贼到这个富裕的波克洛夫斯克村，但是，到了后来他们只得同意特罗耶库罗夫，并且承认，强盗对于他有某种奇特的敬意。特罗耶库罗夫很傲慢，每当有杜勃罗夫斯基新的抢劫的消息，他就嘲笑省长、警察局长、队长，说杜勃罗夫斯基从他们身边溜掉而毛发无伤。

十月一日这一天是特罗耶库罗夫的村子的庙会日。在描述这个节日和往后发生的事情之前，我们得向读者介绍几个新人物，或者说，关于他们只是在本书开头提了一下。

第　八　章

读者或许已经猜到了，被一笔带过的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女儿就是本书的女主角。在书中所描写的那个时代，她才十七岁，很漂亮。父亲爱她到了疯狂的地步，但对待她却很自以为是，有时想方法迎合她的小怪癖，有时又待她粗暴，以此吓唬她。他深信女儿对他孝顺，但从来没有赢得她的信赖。她总是把自己的

思想隐蔽起来，因为她永远也不知道父亲对这些思想会有什么反应。她没有朋友，在孤独中长大。邻人的妻室和女儿很少来拜访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因为他的谈话和玩乐只需男人，不要女人。因此，我们这位美人儿很少在她父亲宴请的那帮客人前表现。她家有一间很大的图书室，里面收藏的大部分是十八世纪法国作家的作品，归她自由使用。她父亲除了一本《绝妙的女厨师》之外，从不读书，因而不可能指导她选择读物，于是玛莎便把各式各样的书籍都拿来浏览了一遍，结果自然爱上了小说。她是在家庭女教师、法国小姐米米指导下开始受教育的。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对这位小姐十分宠爱，这种宠幸过分显眼，所以最终不得不把她送到另一个田庄里去，米米小姐给大家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她心肠好，从不利用自己对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影响去做坏事情，这一点她跟那些他时时更换的情人大不相同。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爱她比旁的女人更甚，因此，那个像米米小姐的、南方人的相貌、长着黑眼睛的九岁淘气鬼却在他旁边受教育，被他视为儿子。可是，另有一群赤着脚的小家伙，样子就像是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却在他窗下跑来跑去，被认做奴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从莫斯科请了一位法国教师，这位先生在我们描写的事情将要发生的时候到了波克洛夫斯克村。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对这位先生很中意，因为他相貌堂堂，待人和蔼。他把自己的服务证书和他在那家工作了四年的特罗耶库罗夫的亲戚写的一封信交给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检查过了，只是不满意这个法国佬太年轻，并非他以为这个可爱的缺点不适合教师的行业所必须的耐心和经验，倒是他另有疑虑，决定当即向先生说清楚。为此，他吩咐叫玛莎来（基里拉·彼得洛维奇不会法国话，她便充当翻译）。

“过来，玛莎！告诉这位先生，我请他。不过不准他追逐丫头们，不然，我要叫他这狗崽子知道老子的厉害。翻译给他听，玛莎！”

玛莎羞红了脸，转向先生，用法国话对他说，他父亲希望他谦逊和守礼节。

法国人对她一鞠躬说，如若不能赢得他们的爱，至少也要得到他们的尊敬。

玛莎逐字逐句翻译了他的回答。

“好！好！”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对他们用不着什么爱和尊敬。他的事情就是照管萨莎，教他文法和地理，翻译给他听。”

玛丽娅·基里洛芙娜翻译时把父亲粗鲁的话冲淡了些。于是，基里拉·彼得洛维奇让法国人住进指定给他的一间厢房里。

玛莎对年青的法国佬很不在意，教师在她眼里只不过是奴仆和手艺人一类的人物，而这些人在她眼里根本算不得男人。她没有注意她给德福日先生的影响，他慌乱，战抖，嗓音也变了，她都一概不曾留意。一个突然的事件使她完全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宅第里养了几只狗熊崽，它们是波克罗夫斯克地主的主要娱乐之一。熊崽子在幼小的时候每天被牵到客厅里，基里拉·彼得洛维奇便跟它们逗乐好几个小时，逗得它们跟猫儿和狗儿打架。等它们长大了，便用铁链锁住，以待真正的厮杀，间或把它们牵到主人的窗下逗它们滚空桶。桶子上钉满钉子，狗熊伸出鼻子闻一闻，然后轻轻地碰一碰，钉子扎了它的脚，它生气了就使劲去推，结果更加痛。然后它就会发狂地猛攻过去，直到有人把那白白惹得这可怜的畜牲狂怒的物体拿开为止。有时又把两只狗熊套在马车上，不管客人是否同意，就往马车里塞，然后让狗熊拉车出去，至于到哪里去，就随它们的意思了。不过，令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最开心的是下述娱乐。

把一只狗熊关在一间空房子里，它的铁链子钉死在墙上的铁环上，饿它很久。铁链的长度跟房子的长度差不多，只剩下屋对面一个小角落可以容身并且能躲开那可怕的野兽的攻击。一般总是把一个新来的客人带到这间房子跟前，意外地一下子把他推进去，关上门，让这倒霉的人单独跟那长毛的隐士独处。那

可怜的客人，衣服被撕得稀烂，满身是血，很快就找到那安全的一角，但他有时不得不紧贴墙角一站就是三个小时，眼睁睁看着张牙舞爪的野兽在两步之外对他咆哮、跳跃，像人一样直立，使劲向他猛扑……这便是俄国大老爷优雅的玩笑！教师来后不几天，特罗耶库罗夫想请他也品尝一下狗熊窝的滋味。因此，有一天早上把他叫来，领他走进阴暗的过道里，突然，一扇旁门打开，两名仆人将法国佬一把推进房里锁上。教师醒悟过来，但见一只锁住的狗熊。它嘞哧着，从远处伸出鼻子嗅嗅新到的贵客，然后它前爪竖立对他走来……法国人没有慌张，没有逃跑，等待它的袭击。狗熊走近了，德福日从兜里掏出小手枪，对准它的耳朵放了枪。熊倒下了。大家跑过来，门打开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走进来，对自己闹剧的结果感到惊讶。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想搞清楚这件事，是谁事先向德福日走露了风声？为什么他兜里藏了一枝实弹手枪，他派人去找玛莎，玛莎跑来，把她父亲的问题翻译给法国人听了。

“我没有听说过关于熊的事情，”德福日回答，“但我总带着手枪，因为我不能忍受侮辱。我的地位不能提出洗刷耻辱。”

玛莎惊异地望着他，翻译了他的话给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听了。基里拉·彼得洛维奇什么也没回答，吩咐把狗熊拖出去剥皮，然后，他转向众人说：“倒是一条好汉！他不害怕，确实如此。”从此他喜欢德福日了，也不想再考验他了。

但这次偶然事件却对玛丽娅·基里洛芙娜产生了更深刻的印象。她很震惊：她亲眼看到那头死的狗熊，而德福日站在旁边，镇定地跟她谈话，很从容。她看到，胆量和自尊并非一个阶级所独具的美德，从此她开始尊敬这位年青的教师了，而这种尊敬的感情变得越来越集中。他们之间有了一些往来。玛莎有一副金嗓子，在音乐上有极大的天赋，德福日便自荐给她上课。读者不难猜想，玛莎陷入情网了，不过暂时她还不敢让自己接受罢了。

第二部

第　九　章

庙会前宾客陆续赶到，有的住在主人府第的正屋和厢房里，有的住总管家里，有的住神父家里，第四等的住富农的家里。马厩里挤满了客人的马，院子里和棚子里摆满了各式马车。上午九点钟，钟声敲响了，大家一起向新建的砖头教堂走去。这座教堂是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捐造的，年年用新的贡品摆在那里。有地位的信徒聚集了这么多，以致老百姓在教堂里没有地方，只好站到门口的台阶上和院墙内。礼拜还没有开始，在恭候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他乘六匹马拉的车光临，下了车，严肃地走到自己的位置上，玛丽娅·基里洛芙娜陪伴着他。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到她身上，男人惊异于她的美丽，女人则羡慕她的衣物。礼拜开始。自备的唱诗班高唱赞美诗，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也开口跟着唱，祷告着，目不斜视，当助祭高声说到此教堂创建者之时，他便做出高兴而恭敬的模样，跪在地上。

祷告完毕。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第一个走上前去吻十字架。大伙紧跟。然后邻居们走到他跟前致礼。女士们围着玛莎。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从教堂里走出来，邀请大家到他家吃饭，坐上马车回家去了。客人们也坐车跟着他走了。一间间房子里挤满了客人。新来的客人仍然络绎不绝，他们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挤到主人跟前。小姐们规矩地坐成一个半圆形，她们穿着过时的贵重衣裳，她们全都戴上了珍珠宝石。男人们拥挤在鱼子酱和伏特加周围叫嚷着交谈。客厅里准备在餐桌上摆八十份餐具。仆役

进进出出，摆酒瓶和水瓶，整理桌布。终于，总管吆喝“饭菜已经准备好，入席！”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第一个走上去就座。跟着，太太们按照尊卑依次肃然入座。小姐们挤挤攘攘，像是一群怯生生的羊羔，一个紧挨一个纷纷落座。她们的前面坐的是男人。桌子末端坐着家庭教师，旁边是小萨莎。

仆役按地位高低先后有序地分送菜碟，碰到疑难，则按拉瓦特[①]的骨相学来判断，差不多万无一失。碟子和勺子清脆的响声叮当一片，跟宾客的谈论声融合在一起。基里拉·彼得洛维奇快活地一眼望尽餐厅的盛况，便禁不住全心投入到慷慨的愉悦中间去了。这时，又有一辆六马拉的车驶进庭院。“谁？”主人问。“安东·帕甫奴季伊奇。”几个人同时回答。门打开，安东·帕甫奴季伊奇·斯比岑进来。他五十来岁，很胖，一张圆圆的大麻脸，三层肥下巴，一进门就鞠躬，满脸笑容，正要开口赔罪……“拿餐具来，”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大声说，“欢迎！安东·帕甫奴季伊奇！请坐，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来参加礼拜，吃饭又迟到？这可不像你的为人，你是个虔诚又贪口福的人嘛！”“请原谅！”安东·帕甫奴季伊奇回答，一边把餐巾系到豌豆色长袍的扣眼里，“请原谅！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大人！我本来很早就出发了，可是，还没走到十俄里，突然车子前轮裂成两半，叫我怎么办？幸亏离村子不远，好歹拖到那里。找了个铁匠，总算将就修好了。整整花了三个钟头，实在没有办法。走捷径吧，得穿过基斯杰涅夫卡森林，那我可不敢，只有绕着走……”

“啊哈！”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抢着说，“你老兄当然算不得勇士，可你怕什么？”

“怎么不怕？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大人！怕杜勃罗夫斯基！一不小心就会被他抓住的。这小子机灵！谁也不放过，我落到他手里，不剥掉两层皮才怪！”

---

① 拉瓦特：瑞士作家，他认为可以根据相貌判断身份。

“老兄，干嘛他对你特别呢？”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大人，就是为了过世的安德列·加甫里洛维奇那场案子呗。那不是因为我想讨好您，秉公执法，证实杜勃罗夫斯基父子占有基斯杰涅夫卡田庄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只不过蒙受您的恩典罢了。那个死了的人（愿他早进天国）要跟我算总账，他儿子大概会实现父亲的话的。直到如今，上帝保佑，总共不过抢劫了我一间谷仓，说不定就要来袭击我的庄园了。”

“到了你的庄园，他就会为所欲为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我看，你那宝盒塞满了……”

“您说到哪里去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过去倒是满的，如今都完了。”

“别撒谎，安东！我知道你这个人。你小气，你家里过的日子连一头猪都不如，你又从不请客，只知道从自己农民身上盘剥，你只想发财。”

“您尽会说笑，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大人！”安东·帕甫奴季伊奇笑着说，“我嘛，实不相瞒，完了。”于是，安东·帕甫奴季奇用一块油饼就着主人的挖苦话送下肚里去。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饶了他，转过脸对新上任的警察局长说话，这位长官是第一次来他家做客，坐在桌子那一端教师的身旁。

“怎么，局长先生！您抓得到杜勃罗夫斯基吗？”

警察局长有点怕，一鞠躬，笑一笑，吞吐着终于还是吐出来：“努力吧，大人！”

“嘿！努力？老早就在努力了，可却毫无结果。不错，抓住他干吗？杜勃罗夫斯基打家劫舍对警察局长也不错：出差、侦查、车马，反正可以搞到钱！这么好的大恩人怎么好把他除掉？局长先生，你说是不是？”

“老实话，没错，大人！”局长带着一脸的难看说。

客人全都哈哈大笑。

“我就喜欢说老实话，”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只可惜警察局长塔拉斯·阿列克赛耶维奇去世了。要是他没有烧死，那这一带肯定会安全得多。谁听到杜勃罗夫斯基的消息吗？最近谁在哪儿见到过他？”

“我见过，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一位胖太太尖声回答，“上个礼拜二他在我家里吃了一顿午饭……”

大家的目光全都集中到安娜·萨维什娜·格洛波娃身上。她是个没脑子的寡妇，人人都喜爱她仁慈而开朗的性格。大家怀着好奇准备听她说。

“三个礼拜以前我打发管家上邮局汇一笔钱给我的瓦纽沙。我倒不溺爱儿子，即算想也做不到。可是，诸位也晓得：当了近卫军军官，日子总该像样，所以我就尽量把赚的钱分一些给他。这次我就汇去两千卢布。尽管我不止一次想到杜勃罗夫斯基，但我又想：离城只有七俄里，或许没问题吧！到了晚上，管家回来了，我一看，他一脸惨白，衣服撕得稀烂，马车没了——天啦！我问：怎么？你怎么了？他回答‘安娜·萨维什娜太太！强盗抢了，我差点被杀掉，碰到了杜勃罗夫斯基，他要把我吊死，后来看我可怜，就放了，但却抢得精光，马和车子也抢去了。’我晕了过去。老天爷！我的瓦纽沙怎么办呀？没有法子，只得写封信给儿子讲述这一切经过。信里头只有祝愿，却没有钱”。

“过了一两个礼拜，一天，突然来了一辆马车。一位将军要见我。我当然欢迎！走进来的人，三十五岁左右，黑脸黑发，大胡子，就像是画里面的库利涅夫将军。他介绍说是我亡夫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的朋友和同事。他正好经过，知道我住在这儿，所以必须来拜访朋友的妻子。我热情地、竭尽所能地招待他，我们交谈着，天南海北地闲聊，最后扯到杜勃罗夫斯基。我把那不幸的事告诉了他。将军皱眉。‘这才怪哩！’他说，‘我听说，杜勃罗夫斯基并不见人就抢，倒是专找有名的财主，即使那样，也不全都抢光，总要留一些，至于杀人，谁也没听说过。您说的事很蹊跷。请

把您的管家叫来吧！’派人去找管家，他来了。一见将军，他就呆住了。‘说吧，老兄！把杜勃罗夫斯基怎样抢劫你和想吊死你的详情说出来’我的管家浑身战栗，一头跪下。‘大人？我罪该万死，我糊涂，我撒谎了。’‘那好！’将军回答，‘那你就对太太讲一讲，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我也听听。’管家没清醒过来。‘喂！怎么啦！’将军接着说，‘说吧：你在什么地方碰见了杜勃罗夫斯基？’‘在两株松树旁边，大人！’‘他对你说了些什么？’‘他问我：你是什么人？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好！后来呢？’‘后来嘛，他要信和钱。’‘说下去！’‘我给了他信和钱。’‘他又怎么样？说！’‘大人！我该死。’‘嗯！他又怎么样？……，‘他把信和钱还给了我，对我说：你走吧！赶快送到邮局里去。’‘嗯！可你呢？’‘大人！我罪该万死。’‘我得跟你算账，亲爱的？’将军威严地说，‘而您，太太！请让人快去搜查这个撒谎者的箱子，请把他交给我手里，让我来收拾他。您知道，杜勃罗夫斯基本人就是一名近卫军军官，他不会损害他的同事的。’这一下，我可猜到这人的身份，我无话跟他说了。几个车夫把管家捆在车座上。钱找到了。将军在我家用完午饭，马上就走了，并带走了管家。第二天在林子里找到了我那个管家。他被捆在一株橡树上，一身剥得精光。”

大家默默地听着萨维什娜讲故事，尤其是那帮小姐。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那个强人充满爱慕，把他当成罗曼蒂克的英雄，特别是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因为她是随着拉德克利夫[1]的神奇冒险小说长大成人的。是一位热情的幻想大师。

“安娜·萨维什娜！可你以为，你见到了杜勃罗夫斯基本人吗？”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问她，“那你错了。我不知道在你家做客的是什么人，但反正不是杜勃罗夫斯基。”

“怎么，老爷子？不是杜勃罗夫斯基，还有谁？要不是他，谁敢在大道上拦阻行人进行搜查？”

---

① 拉德克利夫：英国女作家。

“那我可不知道，不过，他可决不是杜勃罗夫斯基。我记得他儿时的模样。不知道他头发如今变黑了没有，但那时他是淡黄鬈发。我记得，他大概比我的玛莎大五岁，所以，他现在不到三十五岁，顶多二十三岁左右。”

“不错，大人！”警察局长发话了，“我兜里正好有一张相貌说明书。注明他是二十三岁。”

“啊！”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好得很！你念念，我们听听。让我们晓得他的特征有好处。万一碰到，也好逮住他。”

警察局长从兜里掏出一张弄得相当脏的纸条，严肃地展开，拖长了声音开口念道：

“据弗拉基米尔·杜勃罗夫斯基昔日的家奴口述，确定相貌如下：”

“二十三岁，中等个子，面容白净，无须，眼睛灰色，头发淡黄，直鼻梁。相貌无特殊之处。”

“就这些！”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

“就这些了。”局长回答，把纸张折叠好。

“祝你走运，局长先生！好一张说明书！照着这张说明书去找，杜勃洛夫斯基包管你不难抓到。谁不是中等个子，哪个不是淡黄头发、直鼻梁、灰眼睛？我敢打赌，你跟杜勃罗夫斯基本人交谈三个钟头，包你也猜不透你跟谁坐着。没什么可说的了！你们这帮聪明的官老爷！”

局长优雅地把纸条塞进衣兜里，赶忙闷声大嚼鹅脯烧白菜。这时间，仆役给每位客人杯子里已经筛过几次酒。好些高加索和齐姆良产的葡萄酒已经拔出塞子，而且因为被称为香槟所以大受欢迎。一张张脸泛红了，声音变得更响亮、更快活、更加混乱。

“不！”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又开腔了，“咱们再也找不到像死去的塔拉斯·阿列克赛耶维奇那样的局长了！他是个精灵鬼，从不粗心。可惜呀！这么一条好汉竟然烧死了。不然，半个土匪也休想逃掉。他会全部抓住，连杜勃罗夫斯基本人也难逃法网。

从他手里拿钱，塔拉斯·阿列克赛耶维奇拿是会拿的，但照样要抓。他向来就是这个作风。没有办法，非得我亲自出马不可了，我得带领我一帮家丁去把那伙强盗捉拿归案。首先我得派二十个人去捣毁森林里强盗的藏身之地。我的人个个胆大，每个人可以对付一头狗熊，见了土匪决不会退缩。”

“您那头狗熊还好吗，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大人？”安东·帕甫奴季伊奇一提到狗熊，他便想起那毛茸茸的老相识，记起拿他当成作弄对象的几回恶作剧。

“我的狗熊米沙升天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它英勇地死了，死在它敌人的手里。看！那一位就是打死米沙的英雄。”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指了指德福日，“请你感谢我这位法国人吧！他为你报了仇……恕我直说，那件事……你还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安东·帕甫奴季伊奇说，抬手搔头，“当然记得。这么说，米沙去世了。可惜呀！多么让人怜爱的家伙，多么机灵！这么好的狗熊再也找不到了。不过，干吗法国先生要打死它呢？”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高兴地开口讲述法国人的功勋，因为他具有一种通过炫耀他身旁的一切而满足虚荣的才能。宾客全神贯注地听着狗熊之死的故事，吃惊地望着德福日，而法国佬却并不知道别人在谈论他的勇敢行为。他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并向自己的顽皮学生上道德教育课。

午宴拖了三个钟头。主人把餐巾往桌上一扔，大家便跟着起立，立即去客厅。那里有咖啡、扑克，以及在餐厅里美美地开了个头而仍需继续的酒宴在召引着他们。

第　十　章

将近晚上七点钟，有几个客人想走。但被潘趣酒弄得兴奋不

已的主人却下令关上大门并且宣布，不到明日早上，一个人也休想离开。马上音乐响了，通大厅的门洞开，舞会开始。主人和他的亲信坐在角落里，一杯杯地喝酒，观赏着年青人寻欢作乐。老太太在打扑克。像一切没有驻扎枪骑兵的地方一样，男舞伴总比女士要少，因而凡是适合此道的男人都被搜罗上阵。法国教师在这伙男人中间，可谓出类拔萃。他跳得比谁都多。小姐们全都爱找他，发觉伴他跳华尔兹舞非常轻松自如。他跟玛丽娅·基里洛芙娜跳了好几轮，小姐们嘲讽地看着他俩。终于，快到半夜了，疲倦的主人中止了跳舞会，下令晚宴开始，他自己却睡觉去了。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不在场了，大伙儿感到更加自由，更加来劲。男舞伴斗胆坐在女士身旁。小姐们则欢笑，跟邻坐窃窃私语；太太们则隔着桌子跟对面的人大声谈笑。男人则开怀畅饮，高谈阔论，大打哈哈——总之：晚宴妙不可言，给每个人留下了许多愉快的记忆。

只有一个人没有参与这共同的欢乐：安东·帕甫奴季伊奇坐在那里，愁眉不展，懒洋洋地喝酒，显得心事重重。关于强盗的谈论把他的头脑搅乱了。往下我们就会知道，害怕强盗，他不无道理。

安东·帕甫奴季伊奇呼吁上帝为他作证，说他那红宝盒是空的，他并非撒谎，也没做不应该的事情。那里确实空了，装的钱都转到了一只包里，现在就放在胸前贴肉的衬衣下。他本来对一切都不放心，怀有没完没了的恐惧，这样他心里才踏实点儿。可今晚他要在别人家里渡过了，他生怕把他弄到单间里一个人去睡，那儿就很可能溜进去贼，因此，他想找个牢靠的同伴，终于选定了德福日，法国人健壮的体格，跟狗熊搏斗时所表现出来的杰出的胆量（一想那头狗熊，可怜的安东·帕夫奴季卡就不禁心惊肉跳），这使他下定了决心选定那个法国人。当大家从餐桌边站起来的时候，安东·帕甫奴季伊奇走到年轻的法国人跟前转来转去，咳嗽几声，终于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意图。

“喂！喂！先生，我想到您的房间里住一晚，行不行？因为您要知道……”

“有何吩咐？”[1] 德福日问道，彬彬有礼地一鞠躬。

“啊！你先生还没有学会俄国话。日维莫阿，舍甫库舍[2]，懂不懂？”

“请赏光，阁下，请您作相应的安排。”[3] 德福日回答。

安东·帕甫奴季伊奇对自己的法语知识非常得意，马上去安排。

宾客互道晚安，每人各自去指定的房间。安东·帕夫奴季伊奇跟着教师去厢房。夜很黑。德福日提着灯笼引路，安东·帕甫奴季伊奇跟着，他走路劲头很足，时不时伸手捏一捏藏在胸口的那个包，为的是证实一下钱是不是还在那里。

进了厢房，教师点燃蜡烛，俩人动手脱衣。这时，安东·帕甫奴季伊奇在房里各处走走，检查门锁和窗户，检查的结果是他的摇头。房门只有一根闩，窗户没有两层框。他本打算向德福日发发牢骚，但他的法语知识实在有限，难以作出如此难懂的解释。法国佬听不懂，因此，安东·帕甫奴季伊奇只得作罢，把牢骚往肚里憋。两张床并排相对，俩人躺下，教师熄了蜡烛。

“普尔库阿—乌—杜舍。”[4] 安东·帕甫奴季伊奇大声说，他生搬硬套，按法语变位法来说“熄灭”这个俄语动词。“黑暗中我不能‘多尔米尔’[5]。”德福日听不懂他的喊叫，便道了一声晚安。

“混蛋的邪教徒！”安东嘟哝着，搂紧被子，“他熄掉蜡烛干吗？对他也没好处。不点灯，我睡不着。喂！先生！先生！”他又说：“热维阿维克—甫—帕尔勒”[6] 但法国人没答腔，立刻打呼噜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法文：我想在您那里睡觉。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法文：您干嘛熄火。

⑤ 法文：睡觉。

⑥ 法文：先生我想和您交谈。

了。

“这法国人打鼾了，”安东·帕甫奴季伊奇暗自思忖，“可我一点睡意也没有。一不小心，贼就从打开的门溜进来，或者从窗口爬进来。可这个人连大炮也轰他不醒。”

他再叫道：“喂！先生！先生！见鬼去！”

安东·帕甫奴季伊奇闭嘴了。劳累和酒精渐渐冲淡了担惊受怕的心理，他开始打瞌睡了，接着便沉沉入睡。

他似醒非醒之间觉得好生古怪。似乎在做梦，有个人悄悄地扯他衬衣的领口。安东·帕甫奴季伊奇睁开眼睛，暗淡的秋天的晨光中，但见德福日站在面前。法国佬一手紧握手枪，一手解开他珍藏的钱包。安东·帕甫奴季伊奇吓得魂不附体。

“盖斯·盖塞，默西唉。”[①] 他说，嗓门直抖。

“轻点，不准叫！”教师这一回说纯粹的俄国话，“不准叫！不然，你就完蛋。我是杜勃罗夫斯基。”

第十一章

现在，敬请读者允许我讲述这部小说适才描述的情节之前的一些情况，我还没来得及交代清楚。

在我们业已提到过的那个驿站的站长室内，有位旅客坐在角落里，看他那老实可怜和耐性十足的样子，不难断定他是个平民或者是个外国人，就是说，是个在驿站上没有发言权的角色。他的马车停在院子里，等待给车轱辘轴上油。放在车上的一口小箱子，足以证明他囊中羞涩。这位旅客没有要茶，也没要咖啡，只是凝望着窗外，不住吹口哨，弄得坐在隔壁的站长太太心烦。

“上帝派来一个爱吹口哨的家伙，”她低声说，“看他吹的！这

① 法文：怎么回事？

该死的邪教徒，见鬼去才好！”

“怎么？”站长说，“有什么大不了！让他去吹好了。”

“有什么大不了？”生气的太太顶嘴道，“你不知道吹口哨不是好兆头吗？”

“什么兆头不兆头？口哨不会把钱吹跑。唉！帕霍莫芙娜！吹也好，不吹也好，反正咱们家要钱没钱。”

“你就打发他快点滚蛋吧，西多雷奇！把他扣在这儿干吗？给他马，让他快滚。”

“那可得等一等，帕霍莫芙娜！马厩里只剩九匹马了，另外三匹要歇歇。说不定会有贵人路过。我可不愿意为了一个法国佬拿自己的脖子去开玩笑。听！说到就到。马车的声音。哎呀！跑得好快。莫不是来了个将军？”

一辆轻便弹簧马车停在台阶下。侍从跳下车台，打开门，一位身披军大衣、头戴白帽的年轻人下了车，走到站长跟前。侍从跟在后，手提一口小箱子，把它搁在窗台上。

“给我弄几匹马。”军官说，用命令的口吻。

“马上就有，”站长回答，“请拿出驿马使用证。”

“我没有使用证。我不走大道……难道你不认得我吗？”

站长慌了，赶忙去催车夫。年青人在房里来回踱步，走进隔壁，悄悄问站长太太：那坐着的旅客是什么人？

“天晓得！”站长太太回答，“一个法国佬。他坐在这儿等马足有五个钟头了，不停地吹口哨，讨厌鬼！”

年青人便用法语跟那旅客交谈。

“请问，您上哪儿去？”他问。

“去附近这个城市，”法国人回答，“从那儿再去一个地主家里。他托人请我当家庭教师。我本想今日该到任了，但站长先生却另有打算。在这个国家要弄到马可难呀！军官先生！”

“您到本地哪一位地主家去教书呢？”军官问。

“去特罗耶库罗夫先生家。”法国人回答。

“特罗耶库罗夫？这个特罗耶库罗夫是个什么人？”

“是的，军官先生，关于他，我很少听到有人说他好话。人家说他是个傲慢的、胡作非为的大老爷，对手下人非常残酷，以至于谁也跟他合不来，大家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发抖，对家庭教师也蛮不讲理，已经把两位老师打得半死。”

“那还了得！可你还愿意到这个怪物家里去教书吗？”

“没得法子呀！军官先生！他给的薪水不少，三千卢布一年，其他的都是现成的。也许，我比前任两位先生幸运些。我上有老母，我得把薪金的一半寄给她维持生活，其余的得积蓄起来，过了五年，就是一笔小小的资本，足够我往后过独立生活了。到了那时，说声‘再见’，我就回巴黎做买卖去了。”

“特罗耶库罗夫家里有人认识您吗？”军官问。

“没有。”教师回答，“他是经过他的一位朋友的引荐从莫斯科请我的，而他那个朋友家的厨师是我的同乡，这个同乡介绍了我。不瞒你说，我本不想当教师，倒是想去做个糕点师傅，但人家告诉我，在贵国当教师吃香……”

军官想了起来。

“请听我说，”军官打断他的话，说道，“假如有人给您一万现款，顶你这个职位，而你马上回巴黎，您干不干？”

法国人望着军官，疑惑不解，笑了笑，摇摇头。

“马备好了！”站长走进来说，侍从也同样说。

“就去！”军官回答，“你们出去，等我一会儿。”站长和侍从出去了。“我不是跟您开玩笑，”他接下去用法国话说：“一万卢布我可以就给你，只需一个交换条件：你马上离开和交出证明文件。”说这话的时候，他打开小箱子，取出几沓钱。

法国人眼睛瞪得大大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要我马上离开……交出证明文件？”他惊诧地重复说，“这就是我的文件……你是说笑吧？你要我的文件干吗？”

“那跟你毫不相干。我只问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法国人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向青年军官递过去自己的文件。军官接了，立刻检查。

“您的护照……好。介绍信，让我来看看。出生证，好得很。好，这是您的钱，请收下。转回程吧！再见……”

法国人站着，呆若木鸡。

军官转回来。

“我差点忘了最要紧的一点。请您发誓，这件事永远只让你我两个人知道。能发誓吗？”

“我发誓，”法国人回答，“不过，我的证明文件呢？缺了它们，我怎么办？”

“您进了附近这个城就去报告，说您被杜勃罗夫斯基抢劫了。他们会相信您的，会开给你必要的证明。再见！求上帝保佑，让您快点到达巴黎，再见到您的老母。”

杜勃罗夫斯基走出房间，坐上车，车飞驰而去了。

站长望着窗外，马车离去，他回转身对妻子叫道：“帕霍莫芙娜！你知道吗？那个人就是杜勃罗夫斯基。”

站长太太慌忙冲到窗口，但已经晚了：杜勃罗夫斯基已经去远了，她大骂老公：

“你这不怕上帝的家伙！西多雷奇！干吗你不早说？也好让我看一眼杜勃罗夫斯基嘛！现在，可得等他下一次再来，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你这坏心肠的家伙！是的，心肠都没有了！”

法国人站着，像是钉死在那儿。跟军官的谈话，还有这些钱，简直像是白日做梦。但是，钱一叠叠搁在衣兜里，足以证实这场离奇的交易确确实实发生过了。

他决心花钱租马进城去。车夫慢吞吞地赶着车，夜里方才到达城边。

还没有到达城门口那个只有倒塌的岗亭而并无岗警的关卡的时候，法国人叫车停下来，下车步行。他打手势告诉车夫，马车和箱子一并送给他作车钱。车夫见他这么慷慨，不禁又惊又喜，

正好跟法国人接受杜勃罗夫斯基的提议时的情形一模一样。不过，他由此得出结论：这个外国佬发疯了。车夫礼貌周全地对他深深一鞠躬。他觉得不进城去为妙，于是去了一个熟悉的娱乐的场所，那儿的老板是他的熟人。他在那里消磨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他赶上三匹马，马车没了，箱子也没了，一脸浮肿，两眼通红。

杜勃罗夫斯基有了法国佬的证件，便大胆去见特罗耶库罗夫（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并在他家住下来教书。不管他的动机如何，（这一点往后我们就会知道），但他毫无形迹可疑。不错，他很少为小萨沙的教育劳神，完全放任小家伙，功课也抓得不紧，只不过装装样子而已。但是，对于女学生音乐上的进步，他却费尽心血，常常坐在钢琴前教她，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大家全都喜爱年青的教师。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喜爱他，因为他打猎时勇敢机灵；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喜爱他，因为他热情体贴，无微不至；萨沙喜欢他，因为他对他的捣蛋非常宽容；佣人们喜欢他，因为他心地善良并且为人慷慨，这一点，跟他的地位是不相符合的。他本人几乎对这一家子也非常依恋，自认是这家庭里的一个成员。

自从他当了老师直到那个值得纪念的节日，差不多过了一个月，谁也不曾怀疑这个文质彬彬的年轻法国人就是令这一带地主恐惧的可怕的强盗。这段时间，杜勃罗夫斯基并未离开波克罗夫斯克村一步，但是，关于他打家劫舍的风声并未止息，这倒是要归功于乡下居民的具有创造性的想像力，同时，也许他的部下当首领不在的时候还继续照样干他们的老行当。

他跟那个自己的仇人同在一间房里过夜，理所当然，他认定此人就是造成自己深重灾难的主要罪人之一，因此，杜勃罗夫斯基不可能抑制报仇的冲动。他知道此人身藏钱包，决定把它拿过来。我们已经看到，他是怎样由教师突然一变而为强盗，吓得可怜的安东·帕甫奴季伊奇魂不附体。

早上九点钟，在波克罗夫斯克村住了一宿的宾客陆续聚集到客厅里，那儿，茶炊已经煮开，茶炊前端坐着玛丽娅·基里洛芙娜。而基里拉·彼得洛维奇身穿厚绒常礼服、脚着便鞋，用漱口缸模样的大杯子喝茶。最后一个到场的安东·帕甫奴季伊奇，一脸惨白，看上去，几乎失了魂，他的神色令大家吃惊，因而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问他是不是病了。安东回答得吞吞吐吐，胆战心惊地瞅着法国教师，而那位教师却坐在那儿若无其事。过了几分钟，佣人进来向安东说马车已经备好。安东·帕甫奴季伊奇慌忙告辞，不听主人的挽留，慌慌张张地走出屋子，立刻坐车走了。大家都搞不清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基里拉·彼得洛维奇断定他是因为撑得太饱了。饮完茶，吃完早餐，别的客人也纷纷离去，波克罗夫斯克不久就走空了，一切又恢复常态。

第十二章

过了几天，并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一提的事儿。波克洛夫斯克村居民的生活一切照旧。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天天去打猎；玛丽娅·基里洛芙娜读书、散步、上课特别是音乐课。她开始了解自己的心，并且怀着情不自禁的苦恼问自己，她对年青的法国人的才华并非不动情。而在他则没有逾越尊敬和严格礼数的界限，这倒冲淡了她的骄傲和疑惧。她对他越来越倾心，一任自己的感情自由发展。德福日不在跟前，她就心烦，他一来，她就不断找他交谈，各方面她都要征求他的意见，并且总是跟他志同道合。也许，她还没有爱上他，但是，如果碰到第一次磨难或命运突然的打击的时候，那么，爱情之火就会在她的心中熊熊燃烧。

有一天，玛丽娅·基里洛芙娜走进厅堂，教师早已在那里等候她了。她吃惊地看出他苍白的脸上露出张皇之色。她打开钢琴盖，唱了几句。但杜勃罗夫斯基说他头疼，请她原谅，中断了上

课，合上乐谱，偷偷塞给她一张纸条。玛丽娅·基里洛芙娜还没有来得及想一想，就收下了，立刻就后悔了，但杜勃罗夫斯基已经不在厅堂里了。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回到自己的房间，打开纸条，内容如下：

今晚七时请到溪边凉亭等候。我必须跟您谈谈。

她的好奇心强烈地被激动。她早就盼望他的表白，又有点害怕。能够听到她的猜想变成事实，心头自然很高兴，但她又觉得，从一个按社会地位来说没有希望向她求婚的人的口里听到这样的表白，那是有失她的身份的。她决定赴约，但在一点上却有些迟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接受他的爱情表白呢？摆出贵族的架子表示愤慨吗？进行劝说吗？快快活活调笑一番吗？抑或是黯然伤神以示同情吗？这时，她不断看钟。天黑了，点灯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坐下来跟几个来访的邻居打波士顿扑克。餐厅里的钟敲响了六点三刻，玛丽娅·基里洛芙娜悄悄地走出房间来到了台阶上，向四下里张望了一番，然后跑进了花园。

夜很黑，天上布满乌云。两步之外便看不清东西。但是，玛丽娅·基里洛芙娜沿着熟悉的小径在黑暗中往前走，一会儿就到了凉亭边。她停下来喘口气，以便和德福日见面时能拿出无动于衷和从容自如的样子来。但德福日已经站在她面前了。

"谢谢您！"他说，声音很低，带些哀伤，"谢谢您没有拒绝我的请求。如果您不来，我会痛苦的。"

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回答他一句早就想好了的话：

"希望您不至于使我对这次赴约后悔。"

他不做声，看样子，他在暗暗鼓气。

"情况紧急，要求我……离开您，"他终于开口说，"很可能，您很快就会听到……但是，在分别以前，我得亲自向您解释……"玛丽娅·基里洛芙娜什么也没回答。这几句话她认为是即将开口的爱情表态的序曲。

"我不是您所设想的那个人，"他低下头，"我不是法国人德

福日，我是杜勃罗夫斯基。”玛丽娅·基里洛芙娜一声惊叫。

“别怕！上帝啊，您不必害怕我的名字。是的，我就是那个可怜的人，您父亲将我最后的生存权也夺走，把我赶出世代居住的屋子，让我在道上抢劫。但是您不必害怕，我不会侵犯你和他。一切全都结束了。我饶恕他了。告诉你，您是他的救命恩人。杀人的第一刀我本来应该对准您父亲。我曾在他的房子四周侦察，看从哪放火，从哪进他的卧室，如何让他没有退路……这时，恰好您在我面前走过，如同仙女降临，我的心软弱了。我明白您住的房子是神圣的，您的任何一个亲属我都不应伤害。我不再想报仇，仿佛那是一个愚蠢的行为。我整天在波克罗夫斯克的花园周围游荡，但愿能远远地看您洁白的衣裙。您散步时没有注意我紧紧跟着您，你在灌木之间跳动，我心里有着一个幸福的想法：我在保护您！有了我秘密的保护，您就安全了。终于有一个意外的机会，我便进了您家。这三个星期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对这时期的回忆，将成为我可怜的一生中的欢乐……今天我得到消息，我不能在这继续呆了。我必须今天就跟您告别……此刻，……但我应该向您说明身份，以免您鄙视和咒骂我。您偶尔也想想杜勃罗夫斯基吧！您要知道，他的灵魂能够爱您是他天生的责任，但是，永远……”

这时有轻轻的一声口哨……杜勃罗夫斯基停下，抓住她的手放在自己火烫的嘴唇边。口哨又响了一声。

“再见！”杜勃罗夫斯基说，“他们在找我，多延误一分钟就意味着死亡。”他走了，玛丽娅·基里洛芙娜站着一动不动。杜勃罗夫斯基又回来抓住她的手。

“如果有一天，”他对她说，声音亲近，“如果有一天，您发生了意外，而又缺乏人保护和帮助，这时你会来找我吗？为了援助您而对我提出不惜一切的要求吗？您同意不拒绝我的效忠吗？”

玛丽娅·基里洛芙娜默默地哭。口哨第三次响起。

“您会害了我！”杜勃罗夫斯基叫道。“您不回答我就不走！到

底怎么样呢？”

“我答应。”可怜的美人悄悄地说。

跟杜勃罗夫斯基的会面把她弄得情绪混乱，玛丽娅·基里洛芙娜从花园里走出家。她觉得大家都在乱跑，房子里也很乱，院子里挤满了人，台阶下有一部马车。她老远就听到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声音，急忙走进屋，生怕她不在会让别人注意到。厅堂里她见到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客人们围着我们已经认识的那位警察局长，对他提出一大堆问题。局长穿着出门的打扮，从头到脚都武装了，他回答别人提问时显出高深莫测和焦急的样子。

“你到哪去了，玛莎？”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问，“你看见德福日先生吗？”玛莎费了好大的力才说没看见。

“你想想，”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局长来抓他，硬要我相信他就是杜勃罗夫斯基。”“大人！相貌特征全相符。”局长郑重回答。

“哎！老弟！”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打断他的话，“别提你那相貌特征，在我没有搞清以前，我不会把法国人交给你。安东·帕甫奴季奇的话根本不可信！他是个胆小鬼和骗子。简直是说梦话，说老师抢他。那天早上为什么他什么也不对我提？”

“法国人威胁他，大人！”局长说，“让他发誓不说……”

“胡说！”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断然否认，“让我把事情马上搞清楚。”“老师在哪？”他问进来的仆人。

“找遍了也没找到，大人！”仆人回答。

“那么就搜查，”特罗耶库罗夫高声说，他也有点疑心了，“把你那了不起的相貌说明书给我，”他对局长说，局长立刻把说明书给他。“二十三岁……这倒没错，但什么也说明不了，老师怎么样了？”

“没找到，大人！”还是那句话。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有点不安了，玛丽娅·基里洛芙娜脸色苍白。

“你的脸惨白，玛莎！”父亲对她说，“吓坏了吧？”

“没有，爸爸！”玛莎说，“我头疼。”

“玛莎回自己房间去，别操心。”玛莎亲吻了他的手，飞快地跑回房。她一下倒在床上嚎啕大哭。女仆们跑进来给她脱衣洒冷水，费了好大工夫才让她安静下来，扶她躺下。她便朦胧睡去。

这时还是没有找到那个法国人。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在厅堂里来回走，严肃地吹着歌曲《轰鸣吧！胜利的雷霆》。客人们悄声说话，警察局长好像被捉弄了一顿。看来杜勃罗夫斯基事先知道，早已开溜。但是是谁用什么办法通知他的，他仍然不知道。

时钟响了十一下，谁也不想睡。终于，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对警察局长说。

“怎么？你想在这等天亮吗？这里可不是旅店。如果他是杜勃罗夫斯基，那你们的手脚就太迟钝了。回家吧，往后要聪明些。”他又对客人们说：“你们也该回家了。吩咐套车吧！我要睡了。”

特罗耶库罗夫就这样粗鲁地跟客人告别了。

第十三章

又过了一段平淡无奇的日子。次年夏初，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家庭生活中发生了许多变化。距离他的田庄三十俄里的地方，是威列伊斯基公爵富裕的田庄。公爵本人长期居住在国外，他的田庄由一个退伍少校经管，因此，波克罗夫斯克和阿尔巴托沃两村之间从来没有任何往来。五月末，公爵从国外回来，回到出娘胎以来还没见过的自己的田庄上。他逍遥自在惯了，忍受不了孤寂的生活，回来后第三天他就上特罗耶库罗夫家去吃午饭，他们曾经有过交往。公爵大约五十岁，但样子还要老得多。放纵无度的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并在他身上打下了磨不掉的烙印。

虽然如此，他的外貌也还令人愉快，由于他出入社交界，使他养成了讨人喜欢的亲切风度，特别对女人而言。他不断需要找寻快活，同时又不断感到厌倦。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对他的来访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对他尊敬的表示。他照老习惯请客人参观各项设施，把客人带进了狗舍。可是，狗的腥臭差点把公爵给呛死。他拿条洒满香水的手绢捂住鼻子，快步走出来。古老的花园里菩提树剪得整齐，池塘四正四方，林荫道修得笔直，这都不合他的味口；他喜爱英国式的花园和所谓的自然美，但他还是赞不绝口。

仆人跑来说宴席已经摆好。他们便去吃饭。公爵走路一拐一拐，他累了，心下已经后悔这次拜访了。

但是，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在餐厅里迎接他们。老风流为她的美色所倾倒。特罗耶库罗夫让他坐在她身旁。有她在座，他未免浑身是劲。他谈笑风生，说的故事居然有好几次吸引了她的注意。饭后，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提议骑马，但公爵表示歉意，指指自己天鹅绒靴子，拿自己的关节炎打趣一番。他想坐敞篷马车兜兜风，其实是想趁此机会陪伴美人儿坐。敞篷马车套好了。两个老头跟一个美女三人上了车，车子开动，谈话没有间断。玛丽娅·基里洛芙娜欣然听着这个上流社会人士侃侃而谈，不时他还恭维她几句。突然，威列伊斯基转过脸问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那边遭了火烧的建筑物是不是属于他的？……基里拉·彼得洛维奇皱眉，庄园的废墟引起他不愉快的回忆。他回答，这块土地现在归他了，原先是杜勃罗夫斯基的。

“杜勃罗夫斯基！怎么，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强盗吗？”威列伊斯基问。

“是他父亲，”特罗耶库罗夫回答，“他父亲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强盗。”

“我们这位里纳尔多[1]如今上哪儿去了？他是不是还活着？抓住他没有？”

“他还活着，并且逍遥法外，只要我们的警察局长们跟盗贼们还在狼狈为奸，那么，他是不会被抓到的。公爵，顺便请问，杜勃罗夫斯基光顾过您的阿尔巴托沃村吗？”“来过，是去年，他好像放火烧过或抢过一些什么东西……玛丽娅·基里洛芙娜要是能够跟这位罗曼蒂克英雄结识一下，那倒挺有意思，您说对不对呢？”

“有什么意思！”特罗耶库罗夫说，“她认识他。他整整三个礼拜教她音乐，但上帝保佑，他没有要一文钱的学费。”于是，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便讲述关于法国家庭教师的事。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如坐针毡，威列伊斯基非常专心地听着，认为这件事有些蹊跷，赶忙换了话题。回来后，他吩咐立刻套马，虽然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极力挽留他宿夜，但他还是饮完茶就走了。不过，他预先邀请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携同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到他家去做客……高傲的特罗耶库罗夫接受了邀请，因为，他看重公爵的爵位、两枚星星勋章和世袭庄园的三千名农奴，他认为威列伊斯基公爵在某种程度上是个跟自己平等的人。

他拜访两天以后，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便带着女儿到威列伊斯基家做客去了。快到阿尔巴托沃村的时候，他看见一栋栋清洁而悦目的农舍，又看见按照英国城堡的风格用石头建造的主人的府邸。正屋前有绿草如茵的草地，几头瑞士奶牛在吃草，脖子上挂着悦耳的小铃铛。房子四周是宽敞的大花园。主人在台阶下迎接客人，把手臂伸给年轻的美人儿。他们走进一间金碧辉煌的大厅，那儿的餐桌上已经摆好了三副餐具。公爵把两位客人领到窗前，一眼望去，风景如画。伏尔加河在窗前流过，满载的货

---

① 里纳尔多：德国作家乌尔庇乌斯（1762—1827）的绿林小说《里纳尔多·里纳尔第尼》中的主人公。

船拉满帆泛波中流，打鱼划子在浪里出没，这种划子有个惟妙惟肖的雅号，叫做“风骚的母夜叉”。河对岸是一派丘陵和田野，几处村舍点缀。然后，他们三人又去观赏画廊，那些画是公爵在国外购置的。公爵向玛丽娅·基里洛芙娜讲解这些画幅各自的含意以及画家们，……指出画上的长处和毛病，他谈论画，不用懂行的学究的专业术语，倒是说得有声有色，想像丰富、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听得入神。然后三人就餐。特罗耶库罗夫对阿姆特里昂和大师傅的手艺发表了极为公正的评论，而玛丽娅·基里洛芙娜跟一生只见过两回的人交谈，却丝毫没有感到拘束或惶惑。吃完饭，主人请客人去花园看看。他们坐在一个凉亭里喝着咖啡，脚下是一汪开阔的大湖，两三个小岛罗列中间。突然，响起了吹奏乐，一条六叶桨的小船靠拢凉亭。三人上船，泛舟湖心，出没于岛屿之间，登上了两三个岛屿。一个岛上有座石雕像，另一个岛上别有洞天，第三个岛上有一块石碑，上有神秘的铭文，这引发了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少女的好奇心，但公爵进行解释又故意推辞，令她听了不得要领。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天擦黑了。公爵借口说天凉和打露水了，便急忙回去。茶炊已在等候他们。公爵请求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在此老光棍家里权行主妇之职。她筛着茶，静听着可爱的饶舌大师层出不穷的故事。突然，一声炮响，火箭腾空。公爵给玛丽娅·基里洛芙娜披上披肩，请她和特罗耶库罗夫上阳台去观看。在屋子前，各色礼花于黑暗中一枝枝引爆冲天。有的飞快打旋子；有的金光闪闪如麦穗般纷披下来；有的如喷泉飞溅，如棕榈横空；有的如阵阵火雨，明明灭灭，银光泄地。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快活得像个娃娃。威列伊斯基公爵见她陶醉了，心下着实乐开了花，而特罗耶库罗夫对公爵非常满意，因为他以为公爵的一切开销只不过是为了尊敬他和讨他欢心的表示。

晚宴的精美一点也不逊于午宴。客人回到特为他们准备的房子里歇息。第二天早上他们跟可爱的主人道别，互相许诺不久

以后相见。

第十四章

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坐在自己房间里开着的窗前，伏在绣花架上刺绣。她没有用错丝线，不是像康拉德的情妇那样，由于恋爱而晕头转向，结果用绿丝线绣出一朵红玫瑰。她行针走线，绣布上描摹出底本的图案，两者毫无二致，虽然她的思想早已开了小差，离开此地已有十万八千里了。突然，一只手悄悄地伸进窗里，不知是谁把一封信放在绣花架上，玛丽娅·基里洛芙娜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那人就不见了。恰好这时，进来一个人叫她到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那儿去。她一阵哆嗦，把那封信藏进围巾里，便慌忙去父亲的书房。书房里不只是基里拉·彼得洛维奇一个人。威列伊斯基公爵也在座。玛丽娅·基里洛芙娜一出现，公爵便站起身，默默向她鞠躬，异乎寻常，他窘态毕露。

“过来，玛莎！”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有一个好消息，你听了，我想一定会高兴的。他就是你的未婚夫。公爵向你求婚来了。”

玛莎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公爵走上前，抓住她的手，神情激动地问她同意还是不同意给他这个幸福。玛莎说不出话。

“同意，当然同意！”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公爵！可你要知道：这个话姑娘家很难说出口。好了，孩子们！你们接吻吧！祝你们白头偕老！”

玛莎站着发呆了，老公爵吻了吻他的手，突然，她一腔热泪夺眶而出，顺着惨白的脸往下滴。公爵稍稍皱皱眉头。

“去吧！去吧！去吧！”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擦干眼泪再快快活活到我们这儿来。她们这些姑娘家一到订婚的时节总得要哭。”他转过脸对威列伊斯基公爵说：“这是她们的老套套……

公爵！现在咱们来谈正经，谈谈嫁妆吧！”

玛丽娅·基里洛芙娜赶忙趁此允许她离开的机会走了。

她跑回自己的房间，闩上门，一想到自己要做老公爵的妻子，泪水止不住尽情地流。她突然觉得那老家伙令人作呕、可憎……跟他结婚，比砍脑袋、比活埋都令人可怕……“不行！不行！”她绝望地自言自语，“宁可去死，还不如进修道院，还不如嫁给杜勃罗夫斯基。”这时她想到那封信，如获至宝，拿出来就读，心里晓得肯定是他写来的，实际上，信就是他写的，只有一句话：

晚上十点钟。老地方。

第十五章

皓月当空。月夜静悄悄。阵阵和风吹拂，花园里树叶簌簌。年轻的美人儿好似一团轻影，浮到了幽会的地点。那儿还没有一丝人影，陡然间，杜勃罗夫斯基从凉亭后钻出来，站到她面前。

“我全都知道了，”他轻轻地说，“您记住您的许诺。”

“您提出过要保护我，”玛莎回答，“但请您别生气，您的效劳使我害怕。您用什么办法帮助我呢？”

“我能够把您从那个可恶的家伙手里抢救出来。”

“看在上帝的面上，别碰他。如果您爱我，您就别碰他……我不想成为谋杀的原因。”

“那我就不碰他，您的意志对我来说至神至圣。他能留下一条命，多亏了您！我永远不会以您的名义杀人流血。我虽犯下累累罪行，您却出污泥而不染，永远是纯洁的。但是，有什么办法把您从您父亲手里救出来呢？”

“还有一线希望。我指望，我的眼泪和绝境会打动他的心。他很固执，但他却疼我。”

“别痴心妄想了！尽管你眼泪流得再多，但在他看来，那只不过是年轻姑娘的厌恶和胆怯的表现，如果她们嫁人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利害打算，那么，她们总会是那样的。如果他要违反您的意愿，安排您的幸福，如果他要你举行婚礼，硬要把您交给老朽的丈夫手里，您打算怎么办？”

“那就，那就没有办法。那您就来接我去吧！我做您的妻子。”

杜勃罗夫斯基浑身哆嗦，血涌上来，苍白的脸上泛起红晕，但又立刻变得比原先更惨白。他久久说不出话来，低垂着头。

“抖擞精神，鼓起勇气来吧！去哀求您父亲，跪倒在他脚下，开导他，让他知道您来日万难忍受的困境，您的青春将在一个腐朽发臭和荒淫无度的老头子的怀里凋谢。您得下定决心跟他摊牌：如果他顽固到底，那么……那么，您会找到一个可怕的人来保护您……百万家私不能给您造成一分钟的幸福，奢侈的生活只能安抚穷人，而那也只不过由于少见多怪，会立刻变成过眼云烟。别怕他生气，别怕他大发雷霆，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您就要缠住他不放，看在上帝的面上，求求他吧！万一找不到别的办法……”这时，杜勃罗夫斯基抬手捧住面孔，看来，他在恸哭吞声。玛莎也哭……

“可怜！时运不济呀！”他说，痛心地长叹一声，“只要远远地看见您，我恨不得献出自己的生命，碰一下您的手对我是无上的欢乐。当我可能把您搂进我火热的怀抱并且说：‘我的心肝！我们一道去死吧！’的时候，我这苦命的人却不得不拒绝这幸福，不得不下狠心离开您远走高飞……我不敢倒在您脚下，不敢感谢这不可理解，不配享有这天赐洪福。哦！我要切齿憎恨那个人！……但我又觉得，此刻我的心里已经容不下‘仇恨’二字了。”

他悄悄地搂过她轻盈的身子，悄悄地抱进自己的怀里。她信任他，脑袋靠在年轻的强盗的肩膀上。他俩不说话了。

时间飞逝。“时候到了。”玛莎终于开口说。杜勃罗夫斯基一惊，大梦方醒。他抓住她的手，给指头套上一只戒指。

"万一您决心要我援助，"他说，"那么，请把这枚戒指拿到这里来，丢进这株橡树的窟窿里，我就会知道该怎么办了。"

杜勃罗夫斯基吻了吻她的手，一下子就溜进树丛中不见了。

第十六章

威列伊斯基公爵的求婚对于邻居们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基里拉·彼得洛维奇接受祝贺。正筹办婚礼。玛莎本想坚决抗拒，但拖了一天又一天。她对待年老的未婚夫态度冷淡而且拘谨。公爵对此倒不在意。他无所求于爱情，对于她的默许已经心满意足了。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玛莎终于下定了决心立刻行动……写了一封信给威列伊斯基公爵。在信中，她极力想激发他内心里的宽厚仁慈的感情，她开诚布公，承认自己对他没有丝毫的爱情，恳求他解除婚约并挺身而出把她从父亲的权威下解救出来。她悄悄地把这封信递给了威列伊斯基公爵。他独自一人的时候读了这封信，对未婚妻的肝胆相照无动于衷。相反，他看出，必须提早结婚，因此，他认为应该把这封信交给未来的岳父过目。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气得暴跳如雷。公爵好不容易才劝阻他不要让玛莎知道他看过这封信。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同意不对她提这件事，但当即决定别再浪费时间，打算第二天就举行婚礼。公爵觉得这是个明智的办法。他来到自己的未婚妻子跟前，说那封信使他很难过，他指望日后会逐渐赢得她的爱情；说是一想到会失去她，他就心情沉重，说是要他同意对自己死刑的判决，他实在是无能为力。说了这话，他毕恭毕敬地吻了吻她的手，然后走开，关于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决定，他只字未提。

他的马车刚刚驶出院子，她父亲就进来，干脆命令她明日准备妥当。玛丽娅·基里洛芙娜适才听了威列伊斯基公爵的一番

辩解，早已心乱如麻，这时不禁热泪汪汪，一头跪在父亲的脚下。

“爸爸！”她喊道，声音撕肝裂胆，“爸爸！别毁了我吧！我不爱公爵，我不愿做他的妻子……”

“这是怎么回事？”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声色俱厉地说，“你一直不吭声，都同意了，到如今，一切都准备好了，你又来瞎胡闹，又想反悔，办不到！你给我放清醒点！跟我作对，看你斗得过！”

“别毁了我！”可怜的玛莎又说，“您干吗要把我从您身边赶开，把我嫁给一个我不爱的人呢？难道您讨厌我了吗？我情愿跟您一生，像过去一样。亲爱的爸爸！没有我在身边，您会难过的，如果您再想到我非常不幸，您就会更加难过。爸爸！别逼我，我不愿嫁人……”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被感动了，但他掩饰了自己内心的慌乱，推开她，狠狠地说：

“胡说！你听见没有？你应该有怎样的幸福，我比你更清楚。你的眼泪无济于事，你后天结婚。”

“后天！”玛莎叫了，“天呀！不！不行！不可能！不能那么办！爸爸！听我说，如果您硬要害死我，那我自己去找保护人，您想像不到的一个保护人，到那时，您会心惊肉跳的。看您把我逼到了什么地步。”

“什么？什么？”特罗耶库罗夫说，“威胁吗？你胆敢对我进行威胁！不孝的畜牲！你得明白，对付你，老子会干出连你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来的。你胆敢搬出保护人来恐吓老子。走着瞧，看看你的保护人是谁？”

“弗拉基米尔·杜勃罗夫斯基。”玛莎绝望地回答。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想，她发疯了，吃惊地看着她。“好！”他沉思后对她说，“你找谁来做保护人都可以，可眼下你得乖乖地坐在这儿，直到举行婚礼，不准出去！”说了这话，他拔腿就出去了，倒闩门。

可怜的姑娘哭了好久，设想着等待她的一切，但是，适才经过一场暴风雨般的辩解，她的心境反倒轻松了些，因而她方能比较冷静地思考自己的处境和她应该怎么办。摆在她面前的主要任务在于挣脱可憎的婚姻。做强盗的妻子，她觉得，跟那个业已安排好了的命运相比较，简直是天堂。她看了看杜勃罗夫斯基给她的戒指。她渴望再见到他，在这关键的时刻再跟他单独从长商议。她有一个预感：今晚她可以在花园里的凉亭旁找到杜勃罗夫斯基，她决定，只等天黑，她就到那里去等他。天擦黑了。玛莎准备出去，但房门已经上锁。使女在门外回话，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下了命令，不准放她出去。她被监禁了。她深深感到被凌辱了，她在窗前坐下，一直坐到深夜，不脱衣裳，一动不动，凝望黑沉沉的夜空。天亮前，她开始打瞌睡，但依稀的梦境里她却惊魂不定，幻象阴森。朝日的光芒早已将她惊醒。

第十七章

她醒了，立刻想到她的处境的可怕。她摇铃，丫头走进来，对她的问题回答道：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昨晚到阿尔巴托沃村去了一趟，很晚才回来，他下了严格的命令，不准放她出房门，并且命令监视她，不让任何人跟她说话。此外，看不出对婚礼有特殊的准备，只吩咐神父不得寻找任何借口离开村子。报导了这些消息后，丫头便离开了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再把门锁上。

听了丫头的话，这位年轻的女囚犯便横下了一条心——脑袋发热，血往上涌，毅然决定向杜勃罗夫斯基和盘托出，她开始寻思怎样把戒指投进那约定好的橡树的窟窿里去。这时，一颗小石子打在窗户上，玻璃呼的一响。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向院子里一望，原来是小萨莎，正对她暗暗打手势。她深知他爱她，见到了他，她喜出望外。她开窗。

“你好哇！萨莎！”她说，“你叫我干吗？”

“姐姐！我是来问您，要不要我帮忙。爸爸生气了，要大家都别理您，不过，您可以叫我做事，您怎么吩咐，我都能给您办到。”

“谢谢你，亲爱的小萨莎！听着：你知道凉亭旁边那株有个洞的老橡树吗？”

“知道，姐姐。”

“那好，如果你爱我，那就赶快跑到那里去，把这只戒指丢进树洞里，可得小心，别让任何人看见。”

说了这话她把戒指扔给他，立刻关上窗户。

小孩拾了戒指，拔腿就拼命跑……三分钟就跑到了那株令姐姐牵肠挂肚的橡树旁。他停住，喘喘气，向四方瞭望一番，然后把戒指放进树洞里。事情顺利办妥，他想立刻向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去报告，这时，突然从亭子后闪出一个小孩，一身破烂，斜眼睛，红头发，这小孩直奔橡树，伸手就掏树洞。萨莎向他走过去，比松鼠还快，两只手一下揪住了他。

“你在这儿干什么？”萨莎狠狠地说。

“关你啥事？”那小孩回答，使劲想挣脱。

“放回这只戒指，红毛兔崽子！”萨莎大叫，“要不，看我教训你！”

那小孩对准他的脸猛击一拳，但萨莎没有松开手，放开嗓门大叫：“抓小偷！抓小偷呀！来人呀！来人……”那小孩使劲想挣脱。看样子，他比萨莎大两岁，力气大得多，但萨莎比较灵活。他们扭打了几分钟，终于红头发小孩占了上风。他把萨莎摔倒在地上，一把抓住他喉咙。

但这时一只有力的手揪住他又粗又硬的红头发，花匠斯捷潘把他提起来，离地一尺来高……

“啊哈！你这红头发小鬼！”花匠说，“你怎么敢打少爷……”

萨莎赶忙爬起来，拍拍衣裳。

“你抱住我胳肢窝，”他说，“不然，你永远也别想摔倒我。快

把戒指给我，快滚蛋！”“想得倒好！”红头发回答，突然，他的头使劲一扭，硬头发从斯捷潘手里挣脱。他拨腿就跑，但萨莎赶上了他，给他背上击了一拳，他倒在地，花匠又抓住他，解下腰带将他捆绑。“戒指拿来！”萨莎叫道。

“等一下，少爷！”斯捷潘说，“让我们把他交给管家去处置！”

花匠带着俘虏去主人的院子，萨莎紧跟着，他心神不安地瞅着自己的裤子，因为那裤子已经扯破并且沾染了斑斑点点的草绿色。三人突然碰上了基里拉·彼得洛维奇，他正巡视马厩。

“这是干什么？”他问斯捷潘。

斯捷潘三言两语叙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用心地听他说。“你这捣蛋鬼，”他冲着萨莎说，“你干吗跟他纠缠？”

“他从树洞里偷了戒指，爸爸！命令他交出来。”

“什么戒指？什么树洞？”

“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叫我……就是那只戒指……”

萨莎慌了，说话吞吞吐吐。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皱紧眉头，摇摇头说：

“这里头跟玛丽娅·基里洛芙娜有牵连。彻底坦白，不然，看我拿桦树条子狠狠地抽你一顿，叫你晓得厉害！”

“爸爸，我，爸爸！……实在的，玛丽娅·基里洛芙娜什么事也没叫我干，爸爸！”

“斯捷潘！快去砍些桦树条子给我，要新鲜顶用的……”

“等一下，爸爸！我都说。今日我跑到院子里，正好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姐姐打开窗户，我就跑过去，姐姐不小心掉了一只戒指，我把他藏到树洞里，可是……这个红发小家伙想偷去这只戒指。”

“不小心掉下戒指，你又想把它藏起来……斯捷潘！去砍桦树条。”

“爸爸！慢点，我都说。玛丽娅·基里洛芙娜姐姐叫我跑到

橡树那儿，把这只戒指放进树洞里，我跑到那里把戒指放进去了，但是这个可耻的小家伙……”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转过脸对着可耻的小家伙厌声问道：“你是谁家的？”

“我是杜勃罗夫斯基老爷家里的。”红头发小孩回答。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脸沉了下来。

“看来，你不承认我是主人，好！”他回答。“那你到我花园里来干什么？”

“来偷果子。”小孩大大方方地回答。

“好家伙！仆人学主人，难道果子长在我园里的橡树上吗？”

小孩什么也不回答。

“爸爸！叫他还给我戒指。”萨莎说。

“闭嘴！亚历山大！”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你别忘了，我还没有跟你算账。快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而你这只斜眼睛家伙，我看你倒是个机灵鬼。把戒指交给我，回家去吧！”

小孩松开拳头，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

“要是你把一切说了，我就不打你，还要偿你五个戈比买核桃吃。不然，看我怎样收拾你，你会想也想不到的。怎么样？”

那小孩一个字也不回答，低头站着，俨然像个十足的傻瓜蛋。“好！”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找个地方把他关起来，好好看住别让他给跑了，不然，看我剥掉你一层皮。”

斯捷潘把小孩带到鸽子棚，把他关起来，派了养鸽子的老太婆当看守。

“马上进城去叫警察局长，”眼看送走了小孩，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要趁早赶快！”

“现在已经毫无疑问了。她跟那个该死的杜勃罗夫斯基有往来。可是，莫非她向他求援吗？”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心想，在房里来回踱步，用口哨吹奏《轰鸣吧！胜利的雷霆》。“很可能，这一下我找到了他的踪迹，那他就休想逃脱。机不可失，我们得赶快

下手。听！铃铛响，谢天谢地，警察局长来了。”

“喂！把那个抓住的小孩带上来。”

这时，马车驶进院了，那位我们早已认识的警察局长风尘仆仆地走进房来。

“好消息！”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对他说，“我抓住了杜勃罗夫斯基。”

“谢天谢地！大人！”局长喜形于色说，“他在哪儿？”

“还不是杜勃罗夫斯基本人，不过，抓住了他的一个党羽。马上就把他带上来。他会协助我们捉住他们的头头。看！他来了。”

警察局长满以为会见到一个剽悍的强人，可是，看到的却是个瘦弱的十三岁的小孩，他不禁大失所望。他困惑不解，瞅着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看他怎么说。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当即讲述早上发生的事情，但没有提玛丽娅·基里洛芙娜。

警察局长用心听他说，不时看看那个小坏蛋，而小坏蛋佯装傻瓜倒挺像，对周围的一切满不在乎。

“大人！请允许我跟您单独谈谈。”局长终于说。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把局长带到另一个房间里，然后闩上门。过了半个钟头，他们又走进厅堂，那儿小囚犯正在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判决。

“老爷本想把你送进城里去坐牢，抽你一顿鞭子，然后再把你永远流放，”局长对小孩说，“可是，我可怜你，求老爷开恩。……给他松绑。”

有人给小孩松了绑。

“你得谢谢老爷。”局长说。小孩走到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跟前，吻了他的手。

“回家去吧！”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对他说，“往后可别再到树洞里偷悬钩子了。”小孩走出去，高高兴兴跳下台阶，头也不回，啥也不顾，穿过田野朝基斯杰涅夫卡村跑去。到了村里，他在村边上一间快要倒塌的茅屋旁停下来，敲敲窗子。窗户开了，露

出一个老太婆的头。

“奶奶！我要面包，”小孩说，“从早上就没吃过东西了，要饿死了。”

“唉！是你呀！米佳。你上哪儿去了，小鬼头！”老太婆回答。

“以后再说，奶奶！看在上帝的面上，给我面包。”

“进屋子里来吧！”

“没有工夫了，奶奶，我还得跑一个地方。给块面包，看在上帝的面上！”

“你这坐不住的！”老太婆絮絮叨叨地说，“拿着，给你一块。”她从窗口递出来一块黑面包。小孩狼吞虎咽，大嚼着飞跑赶路。天擦黑了。他溜过谷物干燥房和菜园，向基斯杰涅夫卡森林走去。走到宛如森林前沿哨兵的两株松树跟前，他停住脚步，环顾四周，然后吹一声短促的口哨，接着倾听。他听到一声细微而拖长的口哨响应他。有个人从密林里走出来，向他靠拢。

第十八章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在厅堂里来回踱步，吹奏他那支歌，吹得比往常更响。全家都惊恐不安，人们穿梭来去，使女们手忙脚乱，棚子里车夫在套车，院子里聚满了一堆人。小姐的梳妆室里，玻璃大镜前，被一群使女拥簇着的一位太太正在给一脸惨白、举止痴呆的玛丽娅·基里洛芙娜描容打扮。她的头在沉甸甸的钻石的重压下懒洋洋的低垂着，当别人的手一不小心刺痛了她的时候，她轻轻战栗了一下，但不作声，傻乎乎地瞅着镜子。

“快了吗？”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声音从门外传进来。

“马上就好。”那位太太答应道，“玛丽娅·基里洛芙娜！请站起来，您自己看看好了没有？”

玛丽娅·基里洛芙娜什么也没回答。两扇门打开了。

“新娘打扮好了。”那位太太向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请吩咐上车吧！”

“上帝保佑，”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回答，从桌上捧起圣像，“走过来，玛莎！”他对她说，音容慈爱动人：“我祝福你……”可怜的姑娘跪倒在他膝下，失声恸哭。“爸爸！……爸爸！……”她热泪汪汪，话到喉头梗塞了。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慌忙给她祝福，别人搀着她，几乎是架着她上了车。跟她一道坐上车的有伴娘，还有一个使女。车子去教堂。新郎早已在那里等候她们了。他走出来迎接新娘，见到她一脸惨白，神情古怪，他吃惊了。新郎和新娘并肩走进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的教堂里。他们一进门，大门就落锁。

神父从祭坛上走下来，仪式马上开始。玛丽娅·基里洛芙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想着一件事，从一清早他就等着杜勃罗夫斯基，她没有一分钟放弃希望，但是，当神父例行公事向她提问的时候，她一阵哆嗦，茫然若失，但她还是拖延不答，还在等待。神父不等她回答，便吐出那不可追悔的誓词。

议式完毕。她感到了她不爱的丈夫冷冰冰的一吻，她听到了参加婚礼的人快快活活的道喜，总之她还是不能够相信，她的一生从此便铁板钉钉，一劳永逸地给钉死了，杜勃罗夫斯基没有赶来搭救她。公爵对她说了几句亲切的话，她没听懂。他们步出教堂，大门口聚集了一群波克罗夫斯克村的农民。她飞快看了他们一眼，又恢复原先麻木不仁的神色。新郎和新娘一同坐上马车去阿尔巴托沃村。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早已在那边等候，以便迎接新人。跟年轻的妻子单独在一起时，公爵丝毫不为她的冷冰冰的态度而惶惑。他不说甜言蜜语、不搞虚情假意，以免惹得她讨厌，他的话简单明了，并且不需要她回答。就这样，他们一路行车将近十俄里，马在坎坷不平的道上飞奔。而马车一点也不颠簸，因为安装了英国弹簧。猛然间，传来声响，有人追赶。马车停住。一群手执武器的人包围了他们。一个脸上戴着半截面罩的人从年

轻的公爵夫人坐的那边打开了车门。对她说：

“您自由了，请下车吧！”

“这是怎么回事？”公爵叫起来，“你是什么人？……”

“他就是杜勃罗夫斯基。”公爵夫人说。

公爵没有泄气，从兜里掏出旅行用手枪，对准戴面罩的强盗开了一枪。公爵夫人一声惊叫，两手蒙住面孔。杜勃罗夫斯基肩膀受伤，流血了。公爵没耽误，掏出另一支手枪，但他来不及射击，车门打开，几双有力的手，把他拖下车，夺了他的手枪。几把明晃晃的尖刀对着他。

“不要碰他！”杜勃罗夫斯基喊道，那群阴沉的党羽住手了。

“您自由了。”杜勃罗夫斯基转过脸来对惨白的公爵夫人说。

“不！”她回答，“已经晚了。我已经结婚了，我是威列伊斯基公爵的妻子。”

“您说什么？”杜勃罗夫斯基绝望地叫起来，“不！您不是他的妻子，您是被逼的，您永远不可能同意……”

“我同意了，我宣过誓，”她斩钉截铁地说，“公爵是我丈夫，请您命令放开他，让我跟他。我没有辜负您。我等你一直等到最后一分钟……但现在晚了，现在晚了。放了我们吧！”但是，杜勃罗夫斯基已经听不见了，伤口的剧痛和猛烈的精神震撼使他失去了气力。他倒在车轮子边，那伙强人围着他。他挣扎着还说了几句话，他们把他搀上马，两个人扶住他，另一个抓住马笼头，他们全都向道路的一旁离去了，让马车留在路当中。公爵的人全都被绑了，马卸了。但那伙强人并没有抢去任何东西，也没有动刀以报复他们的首领所受的伤。

第十九章

茂密的森林中一处狭小的空地，土墙和壕沟构成的小堡垒

挺立其中，后面有几处草棚和土房子。

院子里有很多光着头在灶旁吃饭的人，从他们混乱的衣服和相同的武器来看，这是一群强人。土墙上放着一门小炮，边上坐着个瞭望哨；他在补衣服的时候还四处观察，从他娴熟的技巧上可以看出来他原来是个好裁缝。

尽管一个勺子在人群中传了很久，但他们仍显得特别沉闷。强人们吃完饭起身做祷告，然后有的回棚子，有的到树林里去，安心照俄罗斯的传统，伏在地上睡觉。

哨兵干完活，抖动自己的衣裳，看看自己的手艺，然后把针别在袖口上，倚在炮筒大声唱着一支忧伤的民歌：

别吵嚷，绿色的森林母亲，
别干扰我绵绵的思绪。

这时有间窝棚打开了，一个头顶白包布，身穿整洁而传统的衣服的老妇人出来。“别唱了，斯焦普卡，”她气愤地说，“老爷在瞌睡，你就会嚷，没良心的家伙，没有同情心。”“是我不对，叶戈罗芙娜，”斯焦普卡说，“好，我不会唱了，让老爷睡好，早点恢复身体。”老妇人走了，斯焦普卡在墙上来回走动。

老婆婆出来的草棚后面，杜勃罗夫斯基就躺在一张行军床上。他的手枪摆在床前的桌面上，床头上挂着军刀。房间里挂着、铺着名贵的毯子，角落中有一个镜子和梳妆台。杜勃罗夫斯基手里翻着一本书，合着眼。这样，在那边看她的老妇人就不知道他是睡还是在想事情。

突然，杜勃罗夫斯基一惊：有报警声，斯焦普卡伸进头来。“老爷，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他喊道，“我的哨兵报警，有人来搜山了。”杜勃罗夫斯基跳起来，拿着枪走了出去。强人们叫嚷嚷的集合在院中，他的到来使大家都平静下来。“全到齐了吗？”杜勃罗夫斯基问，“除了放哨的，全齐了。”大家说。杜勃罗夫

斯基叫道:“准备战斗。”强人们每人都占了个地方。有三个哨兵急奔过来,杜勃罗夫斯基迎上去问:“什么事?”“森林里面有官军,”他们叫道,“正从四面围上来。”杜勃罗夫斯基让关上土堡垒的大门,自己就去看那门炮。树林中有人声响,并且越来越近。强人们默默地等着。忽然,林中跑出来三四个官军,又退了回去,然后开枪示警。“准备好,”杜勃罗夫斯基说,强人们动了一阵,又平静下来。这时,一支军队的声响越来越近,刀枪在闪光,有差不多一百五十人的队伍冲出树林,高叫着向堡垒冲锋。杜勃罗夫斯基点燃引线,把一个敌人的脑袋打破,又打伤了其它两个。官兵起了一阵骚动,但军官冲锋在前,士兵们也尾随于他。强人的长短枪一齐开火,斧头也派上用场,勇猛的士兵在壕沟里伤了二十多个,但仍向土墙攀越。于是短兵相接,士兵上了土墙,强人往后退。这时,杜勃罗夫斯基开枪打中了军官,他仰面倒下。几个士兵扶着他退回到树林中去,别的人见没有指挥就停止了进攻。强人振作起来,趁敌人茫然之时把他们赶到壕沟,于是士兵败了,强人大叫着尾随,胜利在望。杜勃罗夫斯基估摸敌人已溃败,就命令停止追击,照顾伤员,派遣双哨,严禁离开,接着回到堡垒,关上大门。

这件事情引起政府对杜勃罗夫斯基的重视。正在收罗他常出现的地方的情况。并派了一连士兵,不管死活都要抓住他。他们逮住几个强人盘问,结果发现杜勃罗夫斯基已经离去。那次战斗后不久,他就集中大家,宣布他将离开,并劝他们重新生活。“现在你们都发财了,又有身份证,这样你们能够顺利地到一个远一些的地方去劳动、去生活。但你们都是无赖,肯定不想放弃老勾当。”说完他就带着××一个人离开了,无人知道他到何处去。开始别人对此招供还有疑惑:强人都以忠心于首领而著称,可能出于保护他的目的而说这些。但结果表明这是事实:可怕的光顾、放火抢劫,全没有了。大路上又恢复了平静。从别的消息知道,杜勃罗夫斯基已经到外国去了。